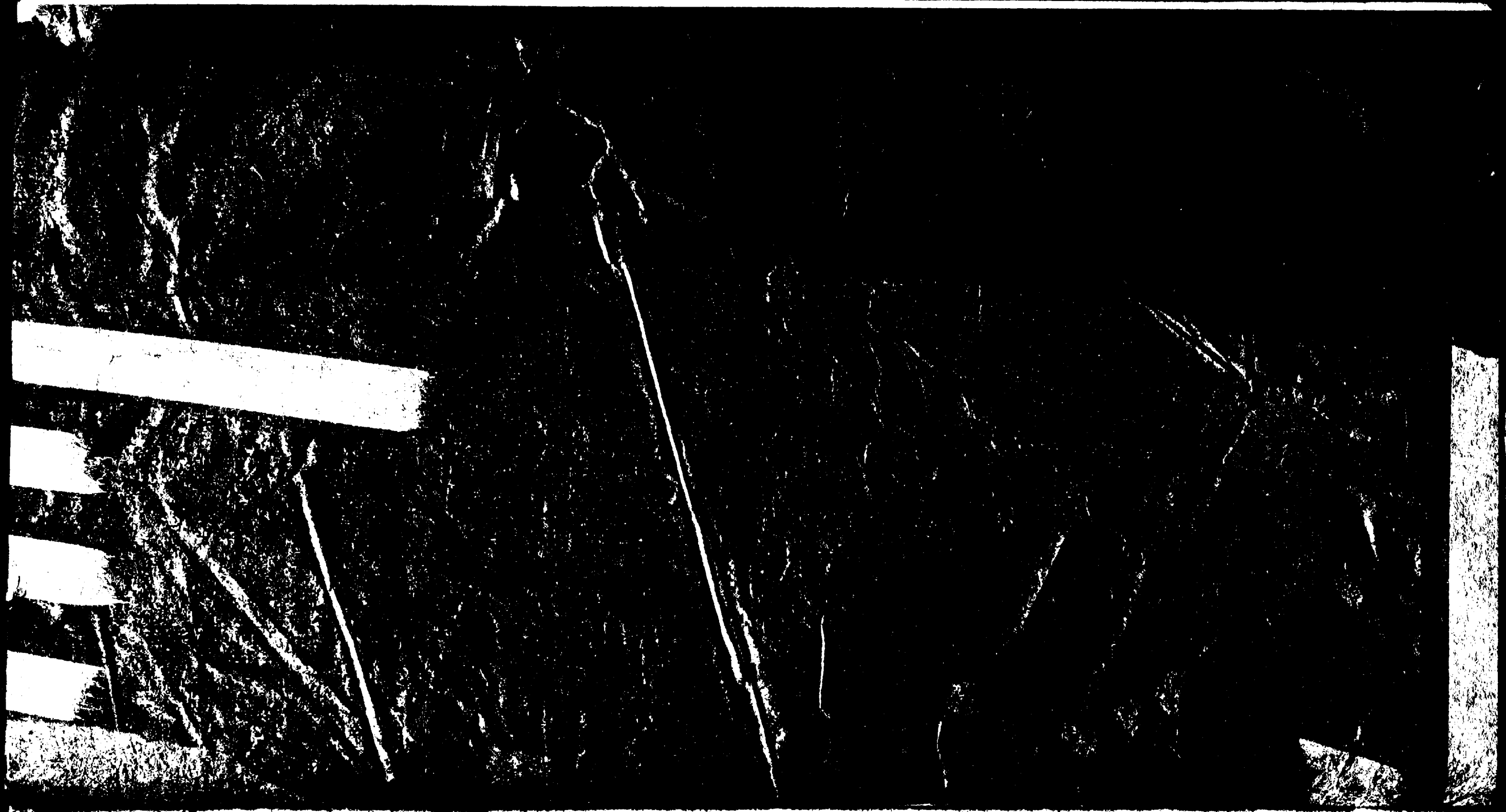
登录号218941



羣經宮室圖序

焦君里堂作羣經宮室圖二卷凡九類曰城曰宮曰門曰屋曰社稷曰宗廟曰明堂曰壇曰學爲圖五十篇皆于衆說紛賾羣言岨峿之際尋繹經文而折衷之圖所不能詳者復因圖爲說以附于後其所見似拗而適得夫經之意也其所解似新而適符乎古之制也嗚呼用力可謂勤矣顧其書往往異于先儒之舊學侶或致疑焉余以爲儒者之于經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從注可違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賈義疏之例也歙程易田孝廉近之善說經者也其說考工戈戟鐘磬等篇率皆

與鄭注相違而證之于古器之僅存者乖旹不合通儒
碩學咸以爲不刊之論未聞以違注見譏葢株守傳注
曲爲附會其弊與不信傳注憑臆空談者等夫不信傳
注憑臆空談之弊近人類能言之而株守傳注曲爲附
會之弊非心知其意者未必能言之也元向旹考工記
車制圖解其說亦頗異于鄭君今得里堂此書而鄙見
爲不孤矣圖中新定路寢之制吾友凌仲子嘗移書爭
之元謂里堂所抒者心得也仲子所持者舊說也咎許
氏爲又經異義而鄭君駁之何氏爲公羊畏守而鄭君
發之究之各成其是于叔重郤公乖損也里堂以槀本

寄都示元元學殖甚荒落兼以諡里堂聊書平昔之所見者而歸之里堂其以余說爲然乎否耶乾隆五十八年五月阮元拜序

羣經宮室圖上

城圖一
城圖二
城圖三
城圖四　附板圖　堵圖　雉圖
城圖又
城圖六
城圖七
宮圖一

揚州焦循學

半九書塾

宮圖二
宮圖三
宮圖四
宮圖五
宮圖六
宮圖七
宮圖八
宮圖九
宮圖十
門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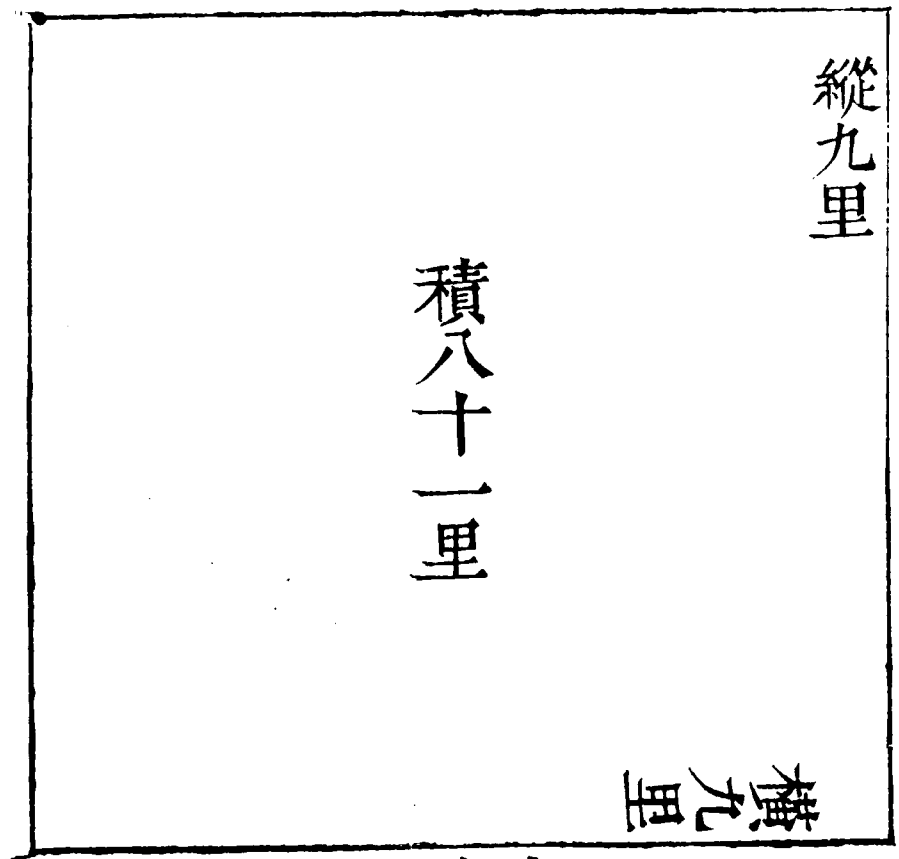
門圖二
門圖三
屋圖一
屋圖二
屋圖三　附蔡邕通天屋圖
屋圖四
屋圖五
屋圖六
屋圖七
屋圖八

屋圖九

屋圖十

屋圖十一　附堂涂道孫逆檣帘逆檣圖

凡三十一篇附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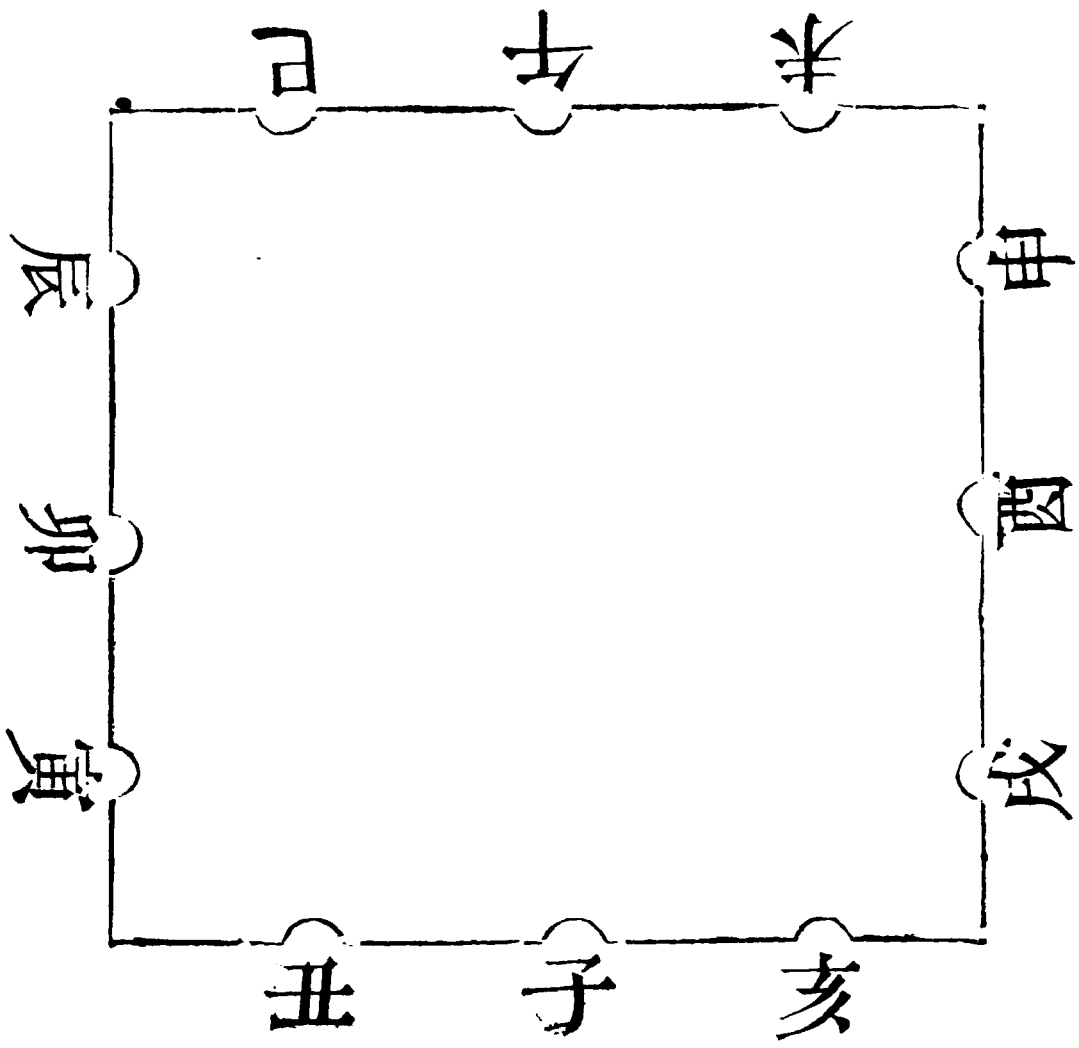

圍三十六里
縱九里
積八十一里
橫九里
方九里

右城圖一

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以開方計之徑九里圍三十六里積八十一里也尚書大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注云元或疑爲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九里與之同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又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爲近又其駁異義云公七里侯又里子男三里準此天子之城九里也及註春官典命則疑公之城方九里侯伯之城方七里子男之城方又里而坊記註大雅文王脊聲箋竝用此說今按周書作雒篇云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

六百二十丈計每五步得三丈每百八十丈得一里以九乘之千六百二十丈與考工記九里正合則謂天子之城九里者是也春秋左氏傳祭仲諫鄭莊公云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百雉方一里三分里之二五百步三乘之爲方五里在鄭言鄭侯伯之城方五里也中五之一方一里小九之一方百六十六步脊奇定公十二年公羊傳註云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疏云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者春秋說文說文亶部亦云𣪘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𣪘竊謂此蓋謂

王宮之制天子周城故有皐門諸侯外朝南無門卽
無垣墉故曰闕其南方然今據顧命不用天子五門
之說（說見後宮圖第二）則諸侯之宮亦同周城何休等說未可
爲據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右城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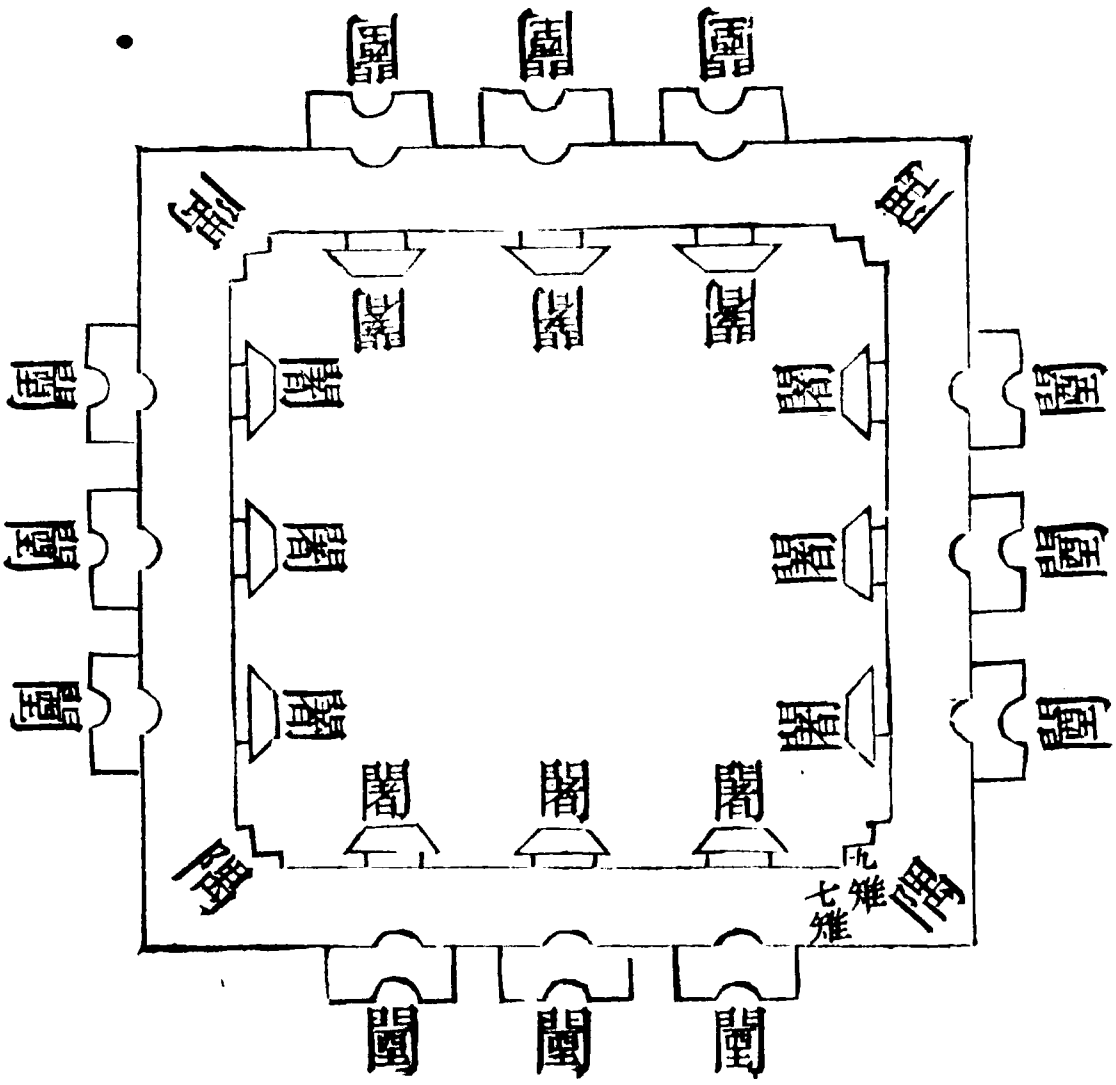
考工記云匠人營國方三門註云天子十二門通十二子疏云子丑寅卯十二辰爲子諸侯城門之數未聞春秋傳

于魯著其六雩門莊公二十三年上東門定公八年爭門吏門並閔公元年公羊傳于齊著其四雍門揚門

鄟門師之梁北門倉門並襄公十年舊北門襄公三十年于宋著其九曹門成公十八年鬼門襄公二十九年澤門襄公十七年孟子謂之埒澤之門蒙門襄公二十七年桑

林門揚門盧門並昭公二十一年南門桐門襄公二十六年于衛著其又閱門昭公二十年南門東門並定公六年鬼門定公十年北門襄公二十六年于邾著

其一魚門僖公二十二年于晉著其一翼東門成公十八年于陳著其一栗門宣公十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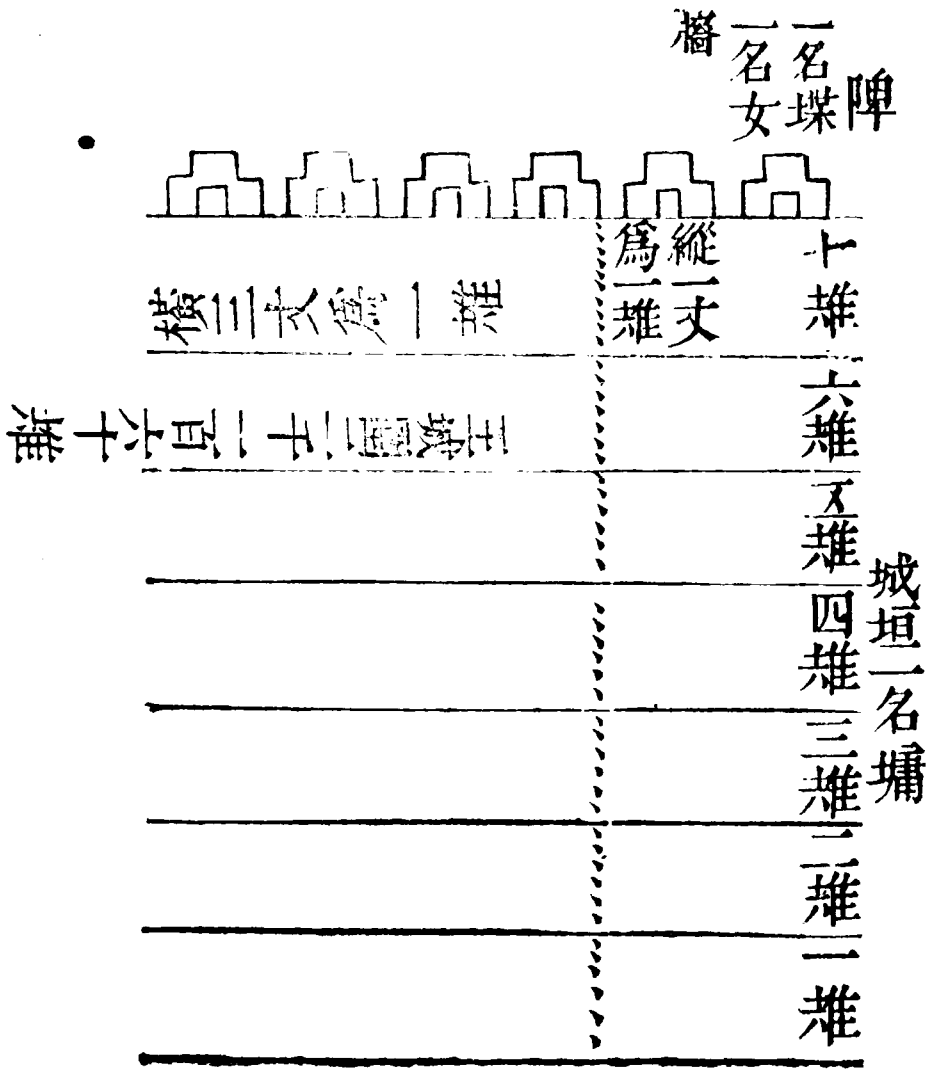

九雉
七雉

右城圖三

闉毛詩傳謂之曲城鄭箋云國外曲城之中說文云城內重門言城內者曲城之內也曲城一門正城一門故曰重門闍爾雅釋宮云闍謂之臺毛詩傳云城臺鄭氏註禮器云闍者謂之臺是門上之臺城上之臺均曰闍也城隅考工記云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異義古周禮說云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直稱隅若曰城之隅也隅即卤南隅曰奧之隅鄭註考工記云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角字下疑闕上字角鄭

四隅之謂浮思者廣雅釋名古今註皆訓爲門外之
屏角浮思者城之四角爲屏以障城高于城二丈蓋
城角隱僻恐奸宄踰越故加高耳詩邶風靜女篇云
俟我于城隅傳云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箋云自防
如城隅皆明白可証疏者據漢時學思灾以城隅爲
小樓非也古今註謂學思合板爲之則屏自可灾也
說者又以考工記云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註
引禮器天子諸侯臺門因謂宮隅卽臺門城隅卽城
臺不知鄭此註因自以天子諸侯宮隅門阿同制故
引一天子諸侯同制之証非以臺門釋宮隅也如以

臺門釋宮隅則上文之宮隅城隅何不取禮器之臺門鄭風之闍以爲釋舍經典可據之訓而訓以漢制豈理也哉且朙曰角釋隅字也擬以浮思朙其高二丈于城也臺門城臺俱在正面何以言隅臺與屏之狀相異甚遠鄭註朙堂位疏屏云浮思也鄭之以浮思爲屏固無差于廣雅釋名古今註也屏不可以名臺闍不聞其在角夫人而知之矣



陴
一名堞
一名女牆
十雉
縱一丈爲一雉
橫三丈爲一雉
六雉
五雉
四雉
三雉
二雉
一雉
城垣一名墉

右城圖四

陴者左氏傳云守陴皆哭說文云陴城上女牆俾倪也又云堞女牆也釋名云城上垣曰睥睨言於其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陴陴裨也言裨助城之高也亦曰女牆言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墉亦作庸城垣之名皇矣篇云崇墉仡仡毛傳云墉城也又崧高篇云以作爾庸王制註云小城曰附庸是也雉之說諸家不同左傳疏引異義古周禮及左氏說云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鄭氏註考工

記云雉長三丈高一丈此定數也詩小雅百堵皆作
傳云一丈爲板五板爲堵正義云五板爲堵累五板
也板長二尺然則毛公說板以長言說堵以高言與
周禮左氏說同箋引春秋傳云五板爲堵五堵爲雉
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所引乃定公十二年公羊傳其
言五堵爲雉與三堵爲雉之說不同詩正義引王愆期註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爲三鄭云則板六尺者蓋雉爲高一丈廣三丈之定名今曰五堵則由一雉而五之毋堵得高一丈廣六尺又由一堵而五之毋板得高二尺廣六尺毛以一丈爲板則三堵爲雉鄭以六尺爲板則五堵爲

雉說板脊不同而雉之數則一也左傳疏云賈逵馬融鄭元王肅之徒爲古學者皆云雉長三丈何休註公羊傳云八尺爲板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毛詩疏以爲取韓詩傳按左傳疏引戴禮及韓詩說云八尺爲板五板爲堵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此但板長八尺爲異五板爲堵仍累二尺而五與毛鄭同也何休則以累八尺者五之故以堵爲四丈又累四丈者五之而爲雉故雉長二十丈百雉長二千丈二千丈得十一里三分里之二一制且大於王城非公羊傳義書傳云雉長三丈度高以高度長以長其說近古鄭所取也毛詩疏引鄭駁異義云鄭伯之

城方又里積千又百步大都三國之一則又百步也又百步爲百雉則知雉又步又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據此

天子之城徑又百四十雉周二千一百六十雉公之

城徑四百二十雉周一千六百八十雉侯伯之城徑

三百雉周一千二百雉子男之城徑一百八十雉周

七百二十雉每里爲雉六十爲步三百爲丈一百八十若何休以百雉二萬尺凡

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爲公侯之制又引禮天子

千雉伯七十雉子男又十雉如是則千雉爲二十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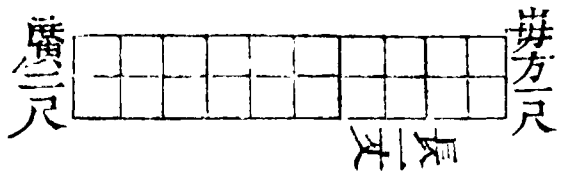
尺凡周一百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方徑得二十七

里一百二十步又尺城不應如是之大子男又十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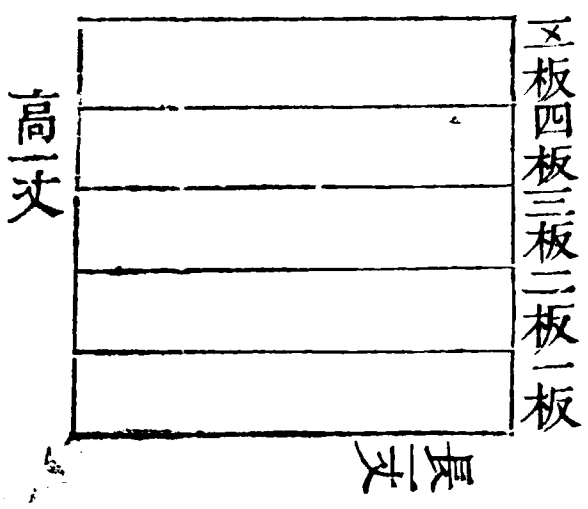
周又里一百六十六步三尺有奇方徑一里一百十

六步十五尺肴奇於地又太狹何氏本春秋說與鄭不合存其異說可也

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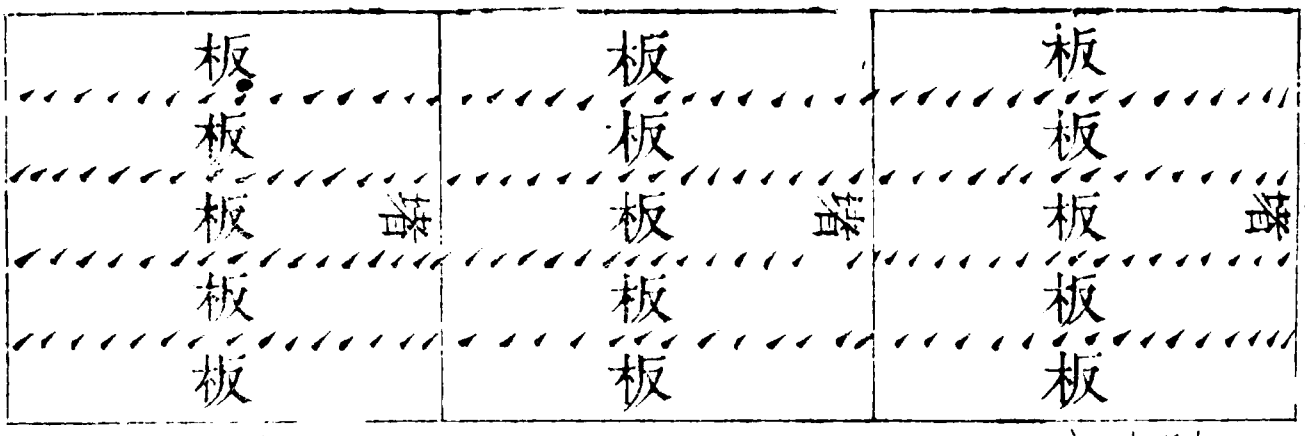


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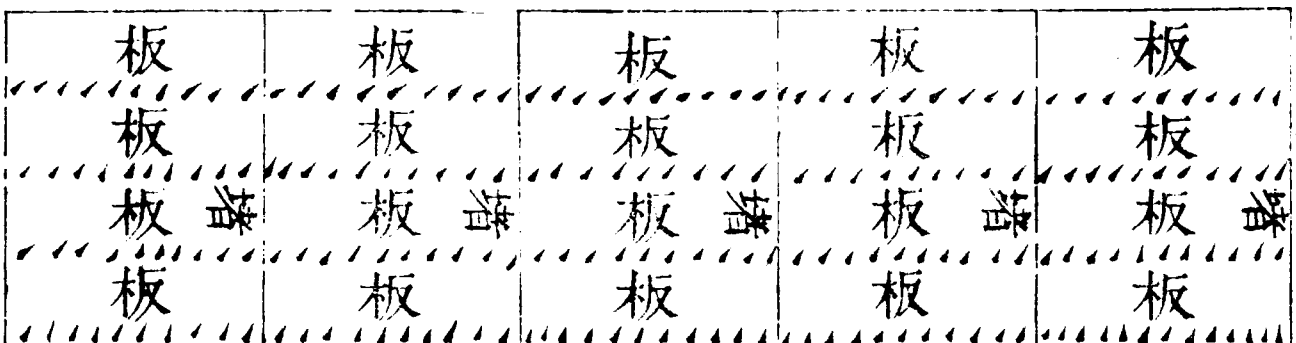


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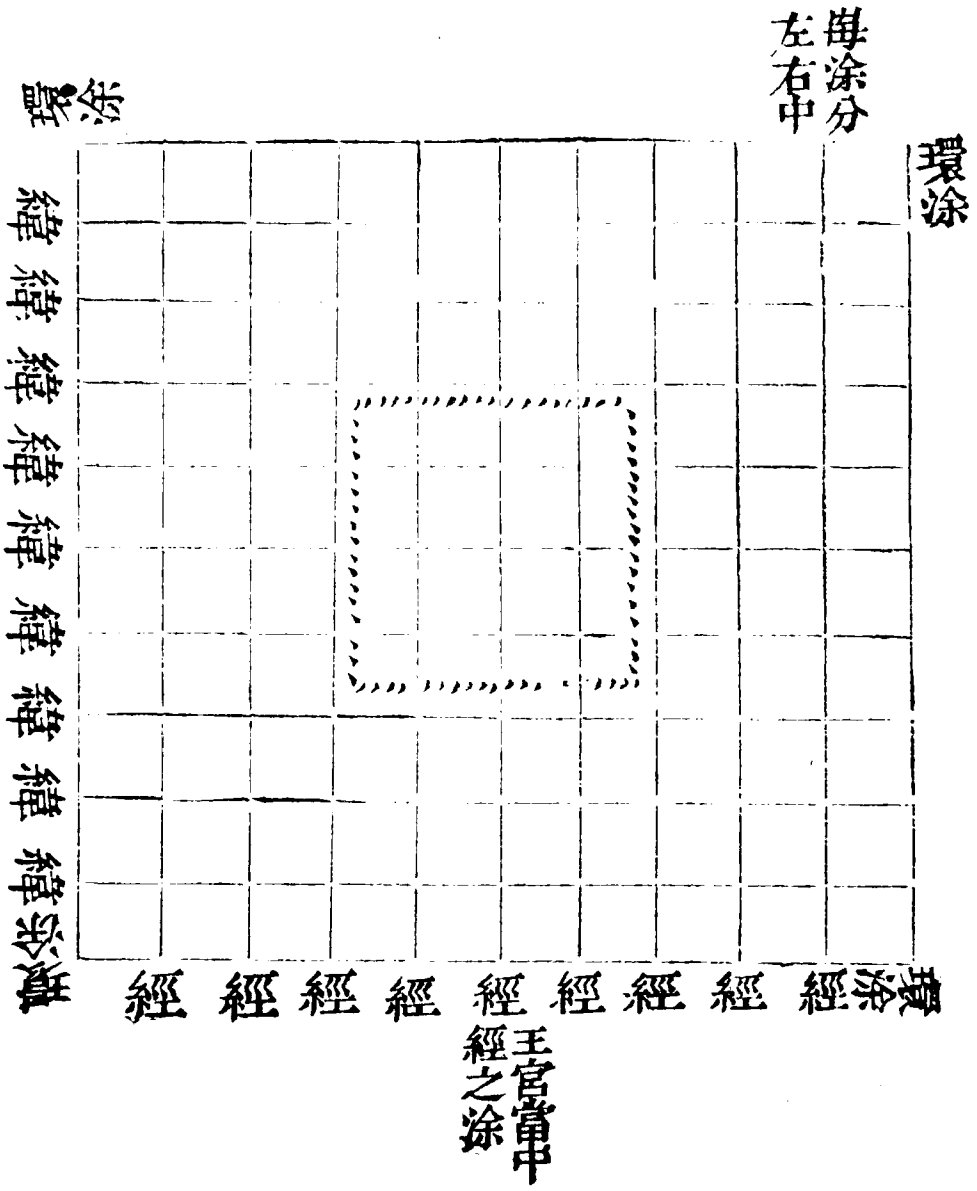




此古周禮及左氏說



此鄭氏引公羊傳義


環涂
每涂分左右中
緯緯緯緯緯緯緯緯緯緯緯
經經經經經經經經經
王宮當中經之涂
環涂

右城圖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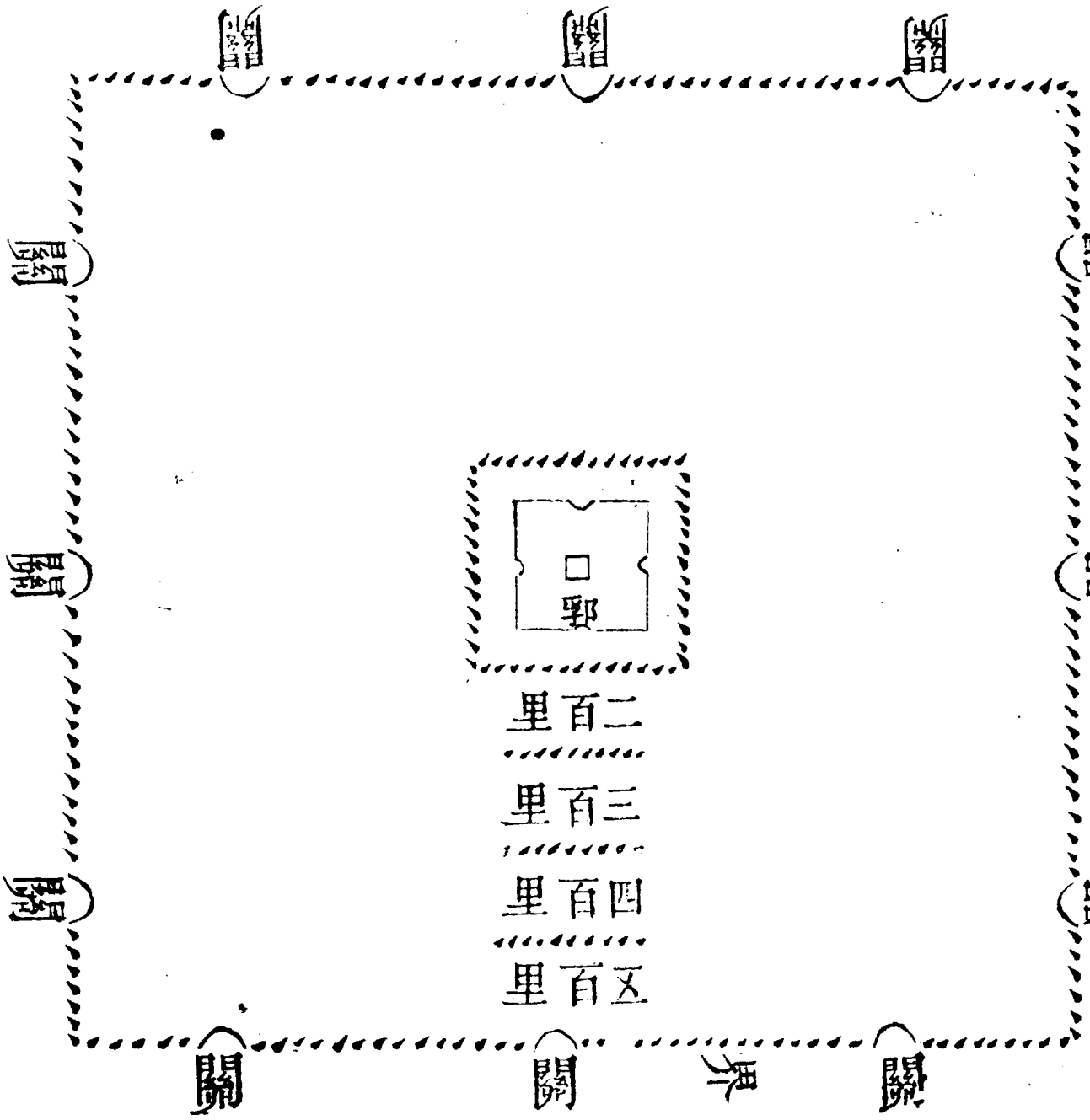
考工記云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註云國中城內
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謂轍廣乘
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九軌積七十
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記又云經涂九軌環涂七軌
野涂又軌註云廣狹之差也杜子春云環涂謂環城
之道云容方九軌者容廣九軌也每涂容方九軌者
累二百二十又推城中爲方一里者八十一每方一
里中積九萬步（經百步積萬步）經緯各三千六百步減中互百
四十四步共得經緯積七千一百五十六步餘八萬

二千八百四十四步就方一里言一城之中九經九緯共積五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六步餘積六百七十一萬口口三百六十四步又環涂減五萬八千九百七十步口四尺環涂積三十六萬八千三百三十六尺減互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五尺得此數餘六百六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三步三分步之一凡朝市苑囿學校皆奪涂之地涂之於城蓋不足十之一也疏云門肴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此所引禮記王制文彼註云道中三涂蓋謂一道之中分而爲三疏以此三涂卽九經九緯之三而男女與車各行一涂也若然則涂雖肴九道止肴三每涂九軌則每道

二十七軌爲步三十有六其度爲大廣或三涂分爲三處則三涂卽是三道不得爲一道三涂且毋涂皆以軌度斷非僅以車中涂行車若左右之涂止行男女又何用此九軌之廣哉經文曰九經九緯又曰經涂九軌其制是明王制所云道路與涂爲通稱鄭氏所云一道三涂猶云一涂中分爲三涂一之爲三以男女車而別非眞界畫爲三如毋門之三涂也（不可云一道三道一涂三涂故云一道三涂此屬文之法）知涂與道爲通稱者地官遂人職云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註云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

三軌是涂爲容一軌之名夏官司險職云設國中五溝五涂註云五涂徑畛涂道路也是則徑畛道路皆通爲涂矣考工記云大川之上必脊涂焉記又云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註云諸侯環涂五軌其野涂及都環涂野涂皆三軌在川上者爲路廣三軌者亦爲路今皆曰涂則路亦通稱涂也爾雅釋宮云堂涂謂之陳路旅涂也鄭註云涂卽道也論語遇諸涂集解引孔曰涂道也於道路與相逢孟子涂脊餓莩趙註云涂道也道路之旁脊餓死者漢書禮樂志云大朱涂廣師古註云涂道路也或作塗途並非此皆

涂道通稱之證豈肯合三涂而爲道之理哉左傳隱十一年及逵市宣十二年至於逵路杜氏竝以九軌釋逵疏稱李巡亦如此訓乃逵爲九達之名謂九軌非也左氏云逵路公羊云路衢當亦道路通稱不必泥於九達矣


關
關
關

右城圖六

城之外有亭有關關者周禮地官司關每關下士二人註云關界上之門疏云王畿千里王城在中面有五百里界首面置三關則亦十二關按儀禮聘禮賓及竟乃謁關人是關在界上也亭之狀先儒所未詳以今考之管子度地篇云歸地之利內爲之城外爲之亭是亭在城之外也故春秋僖二年城楚邱十二年城衛楚邱之郛哀十七年晉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皆亭在城外之證說文云郛亭也是郛卽亭也其所在亦可指矣隱公五年傳云鄭人伐宋入其郛公聞

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按公聞其入郛而使者對以未及國公以其紿已而怒則當時謂郛內爲國也公羊昭三十一年傳云邑不言潰此言潰何郛之也曷爲郛之君存焉爾何休註云國曰潰邑曰叛昭公居之故言國不言國之言郛之者公失國也亦國稱郛之證也齊語參其國而伍其鄙韋昭註云國郊以內也鄙郊以外也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鄉大夫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註云國中城亭中也國中對野言與孟子同周禮遂人掌邦之野註云郊外曰野此野爲甸稍縣都準此則近郊遠郊爲

國中矣公羊桓十一年傳云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於鄙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何休註云野鄙也鄭氏註大司徒引此作遷鄭焉而鄙留是野卽鄙孟子言野猶管子言國以郊內言也

拔經典國有三解其一大曰邦小曰國如惟王建國以佐王治邦國是也其一郊內曰國國語孟子所云是也其一城中曰國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質人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鄉士掌國是也蓋合天下言之則每一封爲一國而就一國言之則郊以內爲國外爲野就郊以內言之又城內爲國城外爲郊猶之郊以外旣統名爲野如遂人掌野直達於畿鄭氏注謂此野爲甸稍縣鄙而遺人掌郊里之委積野鄙之委積縣都之委積則野止六遂之名又質人野三旬都三月又縣士掌野方士掌鄙家蓋單舉之則相統竝舉之則各屬也

尙書粢誓序云東郊不開疏云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魯竟故東郊之門不開孟子臣

聞郊關之內趙岐註云齊四境之郊皆有關疏云蓋
四郊之門也郊既稱國中國又稱郭則郊門卽亶門
也鄭氏註月令九門云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
也皐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言郊
門而不言亶門則鄭固以郊門爲亶門但謂郊門有
二矣左氏莊公二十八年傳云子元以車六百乘伐
鄭入於桔柣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
楚言而出杜預註云桔柣鄭遠郊之門也純門外亶
門也此蓋以近郊門爲亶門也竊謂郊之名分遠近
而郛處其中謂之郊門郊非另有門也管子八觀篇

云大城不可以不完亶周不可以外通蓋亶周必依山川爲之使其不可踰越別兼遠郊門也然則入桔柣之門矣又入純門何二者皆亶門也僖三十三年傳楚伐鄭門於桔柣之門瑕覆於周氏之汪周氏之汪祭仲殺雍糾之地鄭突載其尸而出蓋城內之地由桔柣至此不聞經純門褻十八年傳楚子庚伐鄭門於純門信於城下而還又不聞其往來於桔柣哀二十七年傳云晉圍鄭入南里門於桔柣之門則南里在桔柣外也褻二十六年傳云楚伐鄭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於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

汜而歸師之梁者鄭之城門褻元年荀偃韓起門於
師之梁三十年盟國人於師之梁之外昭七年公如
楚鄭伯勞於師之梁是也入南里涉樂氏卽至城下
不由純門亟不由桔柣之門矣蓋純門桔柣之門皆
鄭南鄙門於楚爲近故楚之伐鄭或入純門或入桔
柣之門子元欲蠱文夫人以六百乘之盛伐鄭已建
旆入桔柣之門衆車入純門亟入二門以示師衆傳
文畏明杜預自不審也鄭之郛依水而城故涉樂氏
則至城下鄙非四百肴垣如城然也褻元年晉伐鄭
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鄭城在洧之東洧出陽城

山其圅之郛蓋依湑水爲之也其餘亭之見於經文者文十年獲長狄僑如埋其首於子駒之門魯亭門襄十八年晉伐齊己亥焚雍門及圅亭南亭壬寅焚東亭北亭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昭二十年公孟胥事於蓋獲之門外衛亭門齊氏殺公孟公聞亂棄驅自閱門入及公宮載寶以出過齊氏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亭門踰而從公哀六年陽生駕見南亭且亍出萊門而告之故魯亭門闞止知之先待諸外戒之遂行十四年司馬牛卒於魯亭門之外阬氏葬諸邱輿七年伐邾及范門邾亭門猶聞鍾聲師遂入邾處其公宮

凡此言亶言亶門甚明無所爲遠郊之門也郊門爲郛郛外爲鄙故春秋之例其曰侵某鄙伐某鄙者皆未入亶也入亶則曰入某郛入城則直曰入不聞胥入遠郊門之例也且王畿列國既以郊爲郛矣而卿大夫采地亦胥郛周禮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是公卿大夫之邑王子弟所食邑皆在郊外野鄙之中其邑亦各爲郊鄙褻二十六年衛人侵戚東鄙晉戍茅氏是大夫采地胥鄙也褻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於是城成郛昭二十五年楚子使熊

相禖亶巢季然亶卷定八年公侵齊攻廩邱之郛哀三年趙鞅圍朝歌荀寅伐其郛四年城𨛫郛七年晉伐齊取犁及轅毀高唐之亶此皆野鄙中采邑之亶也知依山川爲之非如城四面爲垣者周書作雒解云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郛方七十二里南繫於雒水北因於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制郊甸方六百里國𨛫土爲方千里千六百二十丈方九里也每里一百八十丈甸六百里國𨛫土方千里者王畿千里但周合豫雍二州東𨛫長南北短在豫者方六百里在雍者方八百里也八八六十四六六三十六郛方七十二里者

若依司馬法之說百里爲郊則郊方二百里此七十二里者未及其半按服虔云近郊三十里則遠郊六十里方百二十里矣茲既畫爲六百里則以六百里計之遠郊三十六里方七十二里也古文尚書傳云紂近郊三十里與服合蓋胥所本或譏爲妄言非也班固白虎通杜子春周禮注皆以司馬法爲據鄭氏所不易者蓋其說通也周禮載師以牧田任遠郊之地爾疋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是自郊至野其中胥牧尚書牧誓云王朝至於商郊牧野說文作坶云朝歌南七十里地蓋郊百里以三十里爲近郊三十里爲遠郊此方百二十里周以郛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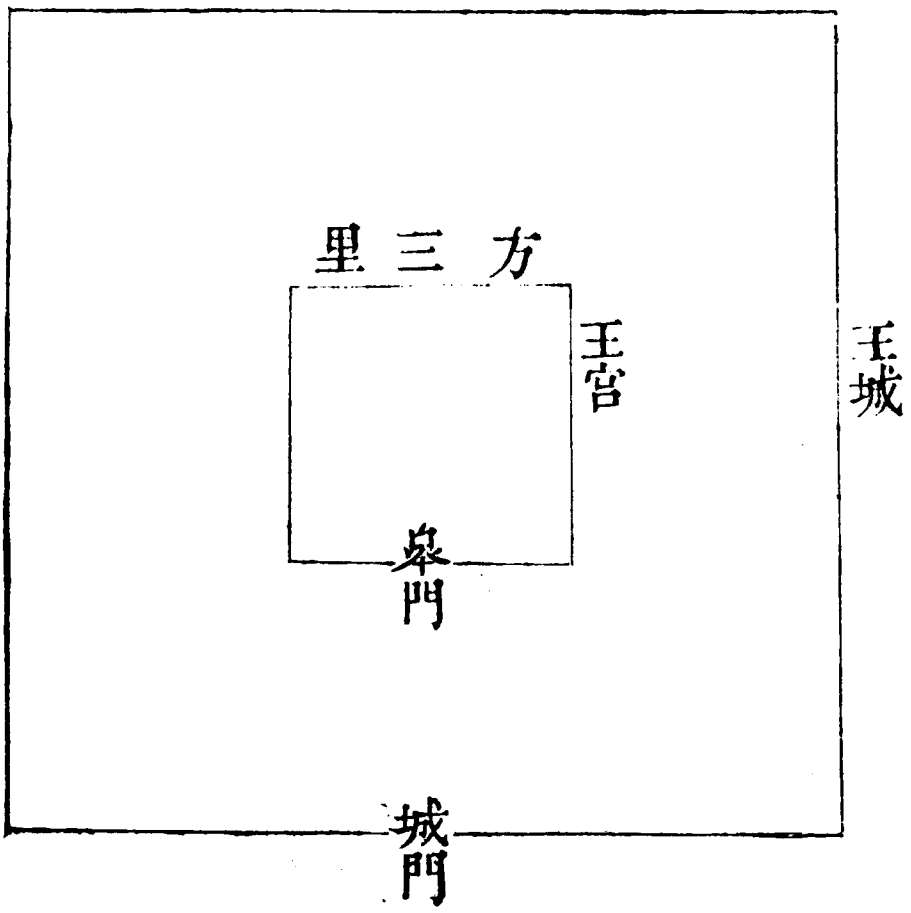
外四十里爲牧田所謂牧也小雅出車篇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次章云我出我車于彼郊矣郊與牧竝言則牧別於郊牧之外乃爲野也但分於郊謂之牧統於遠郊亦謂之郊故司馬法云百里爲郊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旣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註云牧室牧野之室也古者郊關皆有館焉牧室而鄭以爲郊關之館是牧統於郊也謂又十里爲近郊者推之者之未審也鄭氏依其說郊半遠郊亦國又十里東郊周之近郊也蓋又十里

案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循謂此以洛陽去王城五十里推之地道記云去雒城四十里古度短今度長當有五十故謂近郊五十里乃以王畿考之在外方太華之間相去近千里王城在河南洛北澗東瀍局其界上之關可考者局去桃林之塞約五百餘里文十三年晉使詹嘉守桃林之塞即潼關也自秦適周所由之路局南至武關約七百餘里在商縣哀三年楚子云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即此局北至函谷約三百餘里東至虎牢約二百餘里此東局爲長若轘轅之在南止五六十里襄二十一年欒盈犇楚過周王使候出諸轘轅元和郡縣志載某氏註云緱氏縣東南有轘轅關道路險隘顧氏棟高云在今鞏縣局南七十里闕塞止五十里昭二十六年晉使女寬守闕塞服虔云南山伊闕是也土地名云在洛陽局南五十里三塗山約二百里史記所謂南望三塗山名也蓋周城南境之界也其北則

大河相去不足三十里若依每百里制之南地既不足而北必踰河温絺之邑皆在郊內其後以河內予晉不將割郊內之地予之邪周書於郛方七十二里之下明云南因洛北繫郟孔晁於此下註云郛亭也繫因皆連接也是固以郟洛爲郛所依也自郟至洛約三十里元和郡縣志云洛水在洛陽縣南三里顧氏棟高云郟山在洛陽縣北十里約城方九里爲二十二里是也蓋郛之形亦東圜長南北狹地之圜長於東則郛亦必圜長於東短長相覆爲七十二里故成周在東郊之內其地脊五十里非南北亦如是也鄭氏載師註亦云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

褒十四年蘧伯玉從近關出二十六年蘧伯從近關出又大叔文子從近關出註云欲速出竟疏云衛都不當竟中其界旁遠旁近王風譜疏云周禮每言王畿千里者制禮設法據方圓而言其實地形不可如圖皆達論也故曰依山川爲之非如城四面爲垣也惟關亦然非必依界之所在而爲之如伊闕兩山之間爲地險隘故設關謂之闕塞塞隔也卽關鮑昭樂府註云雒陽四關東成皐南伊闕轘轅函谷北孟津而塞外尚有前城關外諸邑昭二十二年王敗績於前城服虔云卽泉戎地在伊闕南定六年鄭伐闕外杜預註云闕外周邑蓋卽伊闕外之邑也成二年傳戰於鞌二周華不注齊侯入齊關十七年高弱帥盧慶克圍之國佐殺克以穀帥齊侯與之盟於徐關盧爲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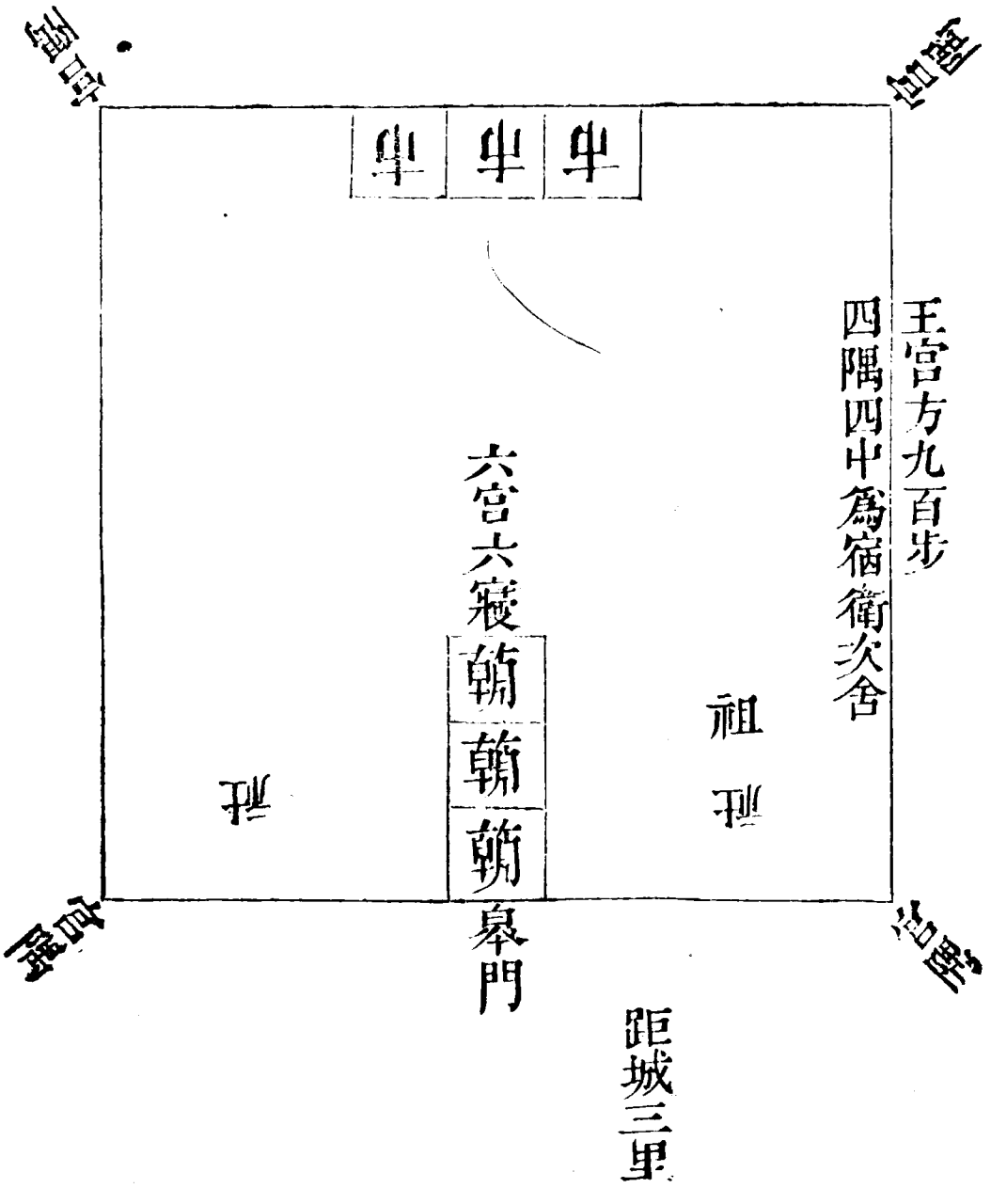
邑在華不注鬲是齊之關外尙有盧穀等邑昭元年孟仲之子殺豎牛於塞關之外此齊魯分界之關關外卽齊若襄十七年齊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於防師自陽關迎臧孫至於旅松則桃與防皆在陽關之外也哀十四年傳豐邱人執子我殺諸亶關亶關猶言郊關卽郊門也


方三里
王宮
王城
皋門
城門

右城圖七

鄭氏典命註云公之城葢方九里宮方九百步賈氏疏推得天子之宮千二百步今據匠人方九里擬爲宮方三里即九百步三里者九分方九里之一也皋門者大雅迺立皋門皋門肴伉傳云王之𩫖門曰皋門芺大王作𩫖門以致皋門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正義合而通之云𩫖門宮之外𩫖之門以應門不言宮明與𩫖門皆爲宮門也以明堂位庫門天子皋門言之爲宮外門兼疑謂宮爲𩫖者葢宮門在朝門外如𩫖門在城門外故箋明之非傳指城外之𩫖而箋易

之也正義又引褱十七年宋人稱皋門之晳謂諸侯自胥皋門今杜預左傳作澤門註云澤門宋東城南門也釋文斥澤門作皋門爲誤循謂皋澤古音義通毛詩傳訓九皋爲澤水經註潁水東南逕澤城北卽古城皋亭又史記天官書黃澤卽黃澤是也左傳皋門作澤門亦猶是但宋之澤門卽孟子所云垤澤之門杜氏所云東城南門商邱縣志云東南門曰垤澤門卽孟子魯君所呼門也括地志宋東城南門曰澤門偶與天子宮外門名同非可證諸侯亦胥皋門也



宮門
宮門
宮門
宮門
市
市
市
王宮方九百步
四隅四中爲宿衛次舍
六宮六寢
朝
朝
朝
祖
社
社
皋門
距城三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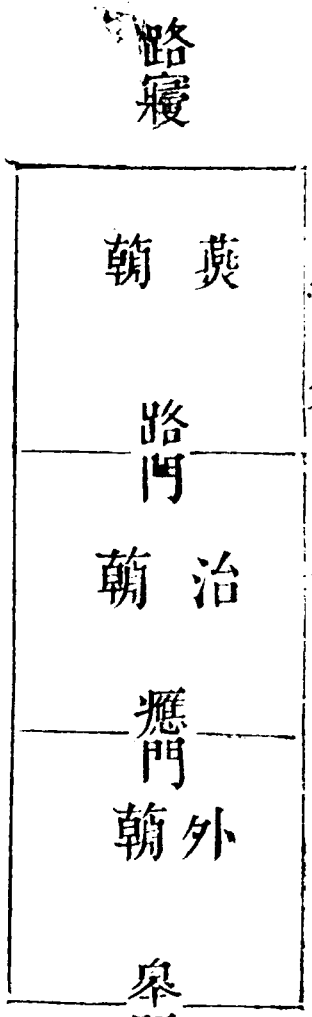
右宮圖一

考工記云左祖右社面朝後市註云王宮所居也王宮當中經之涂祖社朝市統云王宮所居則皆在宮中也記又云市朝一夫註云方各百步考聘禮註擯與賓相去公七十步侯又十步大夫三十步推此則天子之外朝自皋門至應門（天子亦三門）當有百步矣射禮言大侯九十參七十干又十設乏各去其侯扇十北十賓射在路門之外（詳見射人疏）扇射在大寢之廷于此張九十步之侯則自應門至路門自路門至路寢之階各百步可見是三朝各方一夫之地也伏生書大傳

云路寢之制南北七雉東局九雉七雉得三十五步田曹云六尺爲步廷深三倍聘禮註云中庭者南北之中也設碑近如堂深士昏禮疏云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在北當得百口五步亦合也匠人云內脊九室九嬪居之外脊九室九卿朝焉註云內路寢之裏也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又宮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註云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玉府內宰內史之屬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又宮伯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註云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于徼候便也次謂宿衛所在舍休沐之處又宮人掌王六寢之修內宰上春詔王后帥

六宮之人又分其人民以居之註云人民吏子弟分之使衆者就寡均宿衛宮伯所掌宿衛王宮此衛后宮詳見賈疏又校人職云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則廪在宮中也地官圃人掌圃游之獸禁註云圃游圃之離宮小苑觀處也左氏襄公十四年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是時二子應召至朝久待不召乃知公在圃故往見是圃在宮中也月令正義云路門內雖是宮室所在亦育林苑司市職云大市日仄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爲市販夫販婦爲主據此則市育三郊特牲云朝市之于嗣方失之矣

註云䩭市宜于市之東偏據此則大市居中䩭市居東夕市居𠧪前胥三䩭王立之後胥三市后立之三䩭䩭方一夫三市市方一夫也賈氏于體國經野疏亦云三䩭三市內宰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註云次司次也敘介次也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是則市在宮中而司市賈師等次舍在市中也凡此宮中所可指者



社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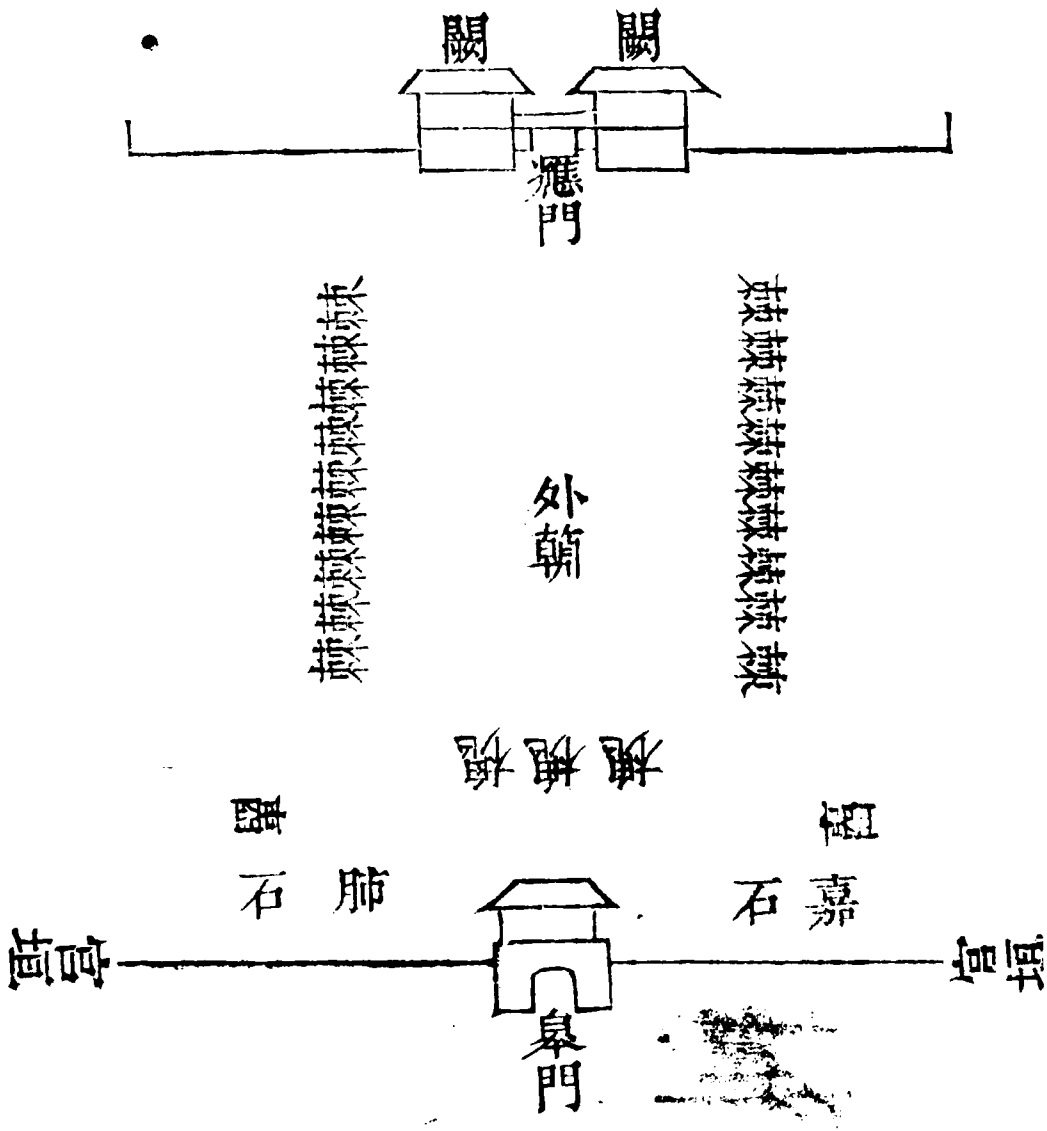
皐門諸侯謂之庫門
應門諸侯謂之雉門

右宮圖二

先儒謂天子五門戴氏震謂三門是也顧命康王出路門立應門內諸侯入應門則應門內路門外肜朝兼疑應門內爲燕朝此應門外爲治朝而皋門內應門外爲外朝亦兼疑周禮閽人掌中門之禁中門天子應門諸侯雉門爾雅云正門謂之應門名曰正門者以皋門之內外朝之左右肜宿衛之次舍通達之衢涂官府之宮室可通民庶出入而應門之內廟社所在至此方爲正門以夾于皋路之中謂之中以自此之內爲人君所居謂之正故閽人守之禁之也皋

門得通出入應門不得通出入兩闕在應門之外外
鞹之北縣政令于此平訟獄于此正門之內豈容百
姓至哉明堂位云雉門天子應門庫門天子皋門是
天子乘庫雉諸侯乘皋應也惟郊特牲獻命庫門之
內說者據此爲王胥庫門之證按註云庫或作廐當
鄭時字已譌誤爲庫爲廐已不可辨況禮文多雜不
如顧命之可證也又月令九門磔禳鄭氏以路應雉
庫皋合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爲九按王居明堂
禮季春出疫于郊以此準之止于郊則于亶門關門
不磔禳矣高誘註呂氏春秋云九門三方九門也嫌

非王氣所在故磔犬芊以禳又餧獸之藥母出國門
高誘註云一作九天子城門十二東方一行王氣所
在處尚生育明餧獸之藥所不得出也嫌餘三方九
門得出故特戒之考季冬大難旁磔蓋季春止磔三
方至此四方之門皆磔也若合通國之門則城門關
門已有二十四不可云九矣


闕
闕
應門
外朝
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
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
槐槐槐
嘉石
肺石
宮垣
宮垣
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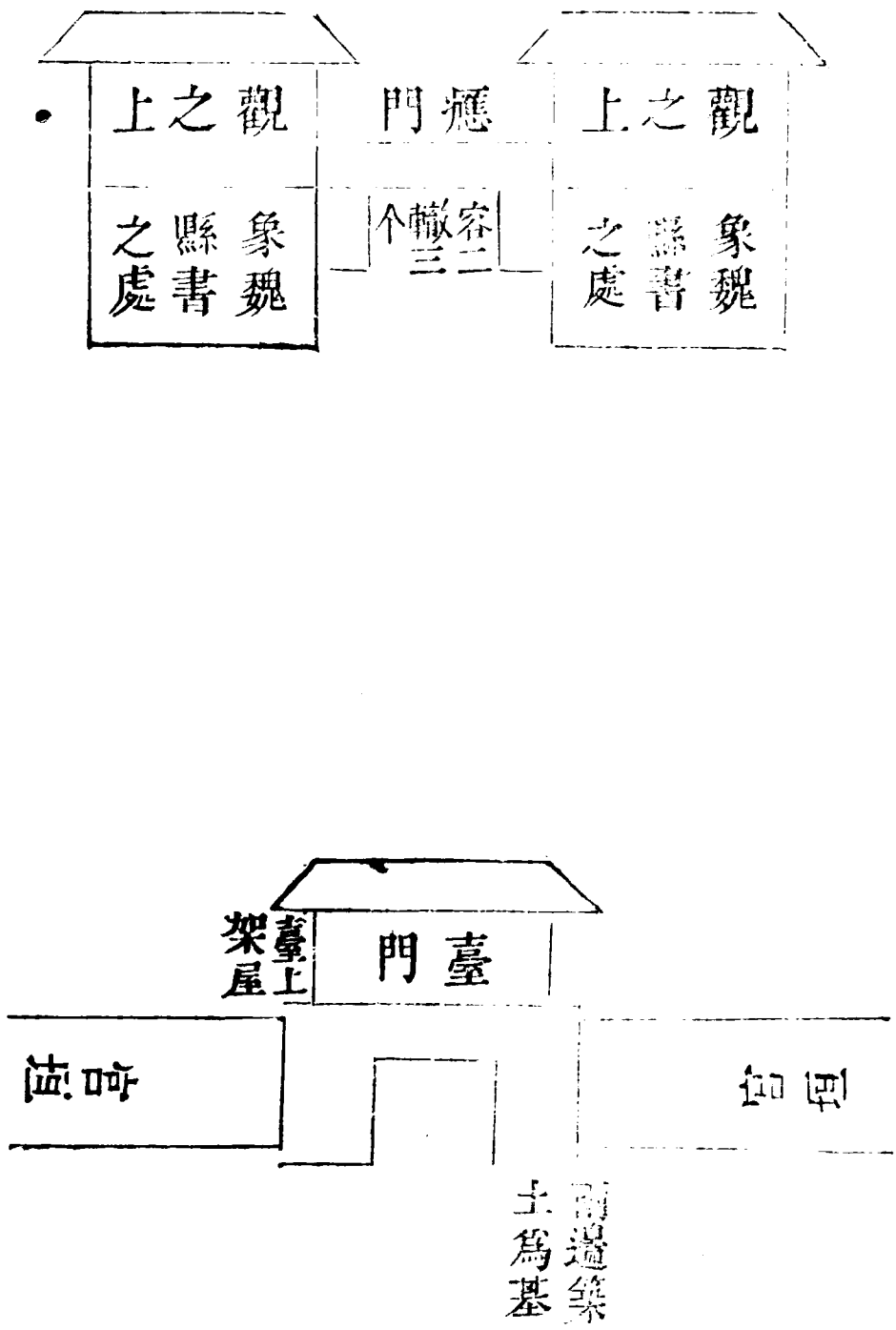
右宮圖三

皋門內應門外爲外朝諸侯則庫門內雉門外也聘禮賓皮弁聘至于朝入庫門天子皋門至外朝也擯者出請事是時君在雉門內故擯者出傳命出者出雉門也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旣傳命公乃出雉門迎賓于外朝也賓入門左賓入雉門也公揖入公入雉門也毋門總言入廟諸門也及廟門公揖入公入廟門也賓立接𠧪塾賓立廟門外也擯者出請命出廟門也納賓賓入門賓入廟門也入雉門則賓先入廟門則賓後也以賓在大門內故迎于大門之內使在門外

而迎于門內豈禮也哉聘禮又云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烋官司儀職云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避二文互同中門外卽大門內外𩫖之地也葢送至此仍用擯傳命而賓出大門也始之請命在未迎之先則公在雉門內此旣送之後則公在雉門外送至外𩫖不送出大門也若謂外𩫖在大門外則此庫門內雉門外不知更爲何地而問君問大夫勞賓勞介皆于此行之而始之承擯紹擯竟閒

立門外先王之禮不如是之苟且疎率也惟問君問大夫勞賓仍用三擯傳之賓不顧之後已乘命可傳孔子必復命于公以見聖人之敬事若于此不行擯禮何以言復命註者因謂君命上擯送賓其說于經文無考未足信也且記云大夫訝大夫未傳命之前訝賓自館至外朝皆非上擯不顧之後禮云賓請脊事于大夫不曰上擯而曰大夫則送賓自外朝至館者明非上擯仍訝賓之大夫也周禮掌訝之職賓客至逆賓于畺爲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及歸送亦如之又云凡賓客

諸侯胥卿訝卿胥大夫訝大夫胥士訝士皆胥訝以是推之則送迎皆訝無疑也擯者傳命訝者迎送何可混哉又按皋門內卽外朝宮之左右皆官府次舍則外朝嘉石肺石之北三槐之南必胥道可通于左右而達于後市所謂鬲也朝士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晉語云絳之富商韋藩木楗而過于朝蓋縣書之地萬民可至其鬲則車馬可通行者也


觀之上
象魏縣書之處
應門
容二轍三个
觀之上
象魏縣書之處
臺門
臺上架屋
宮垣
宮垣
兩邊築土爲基

右宮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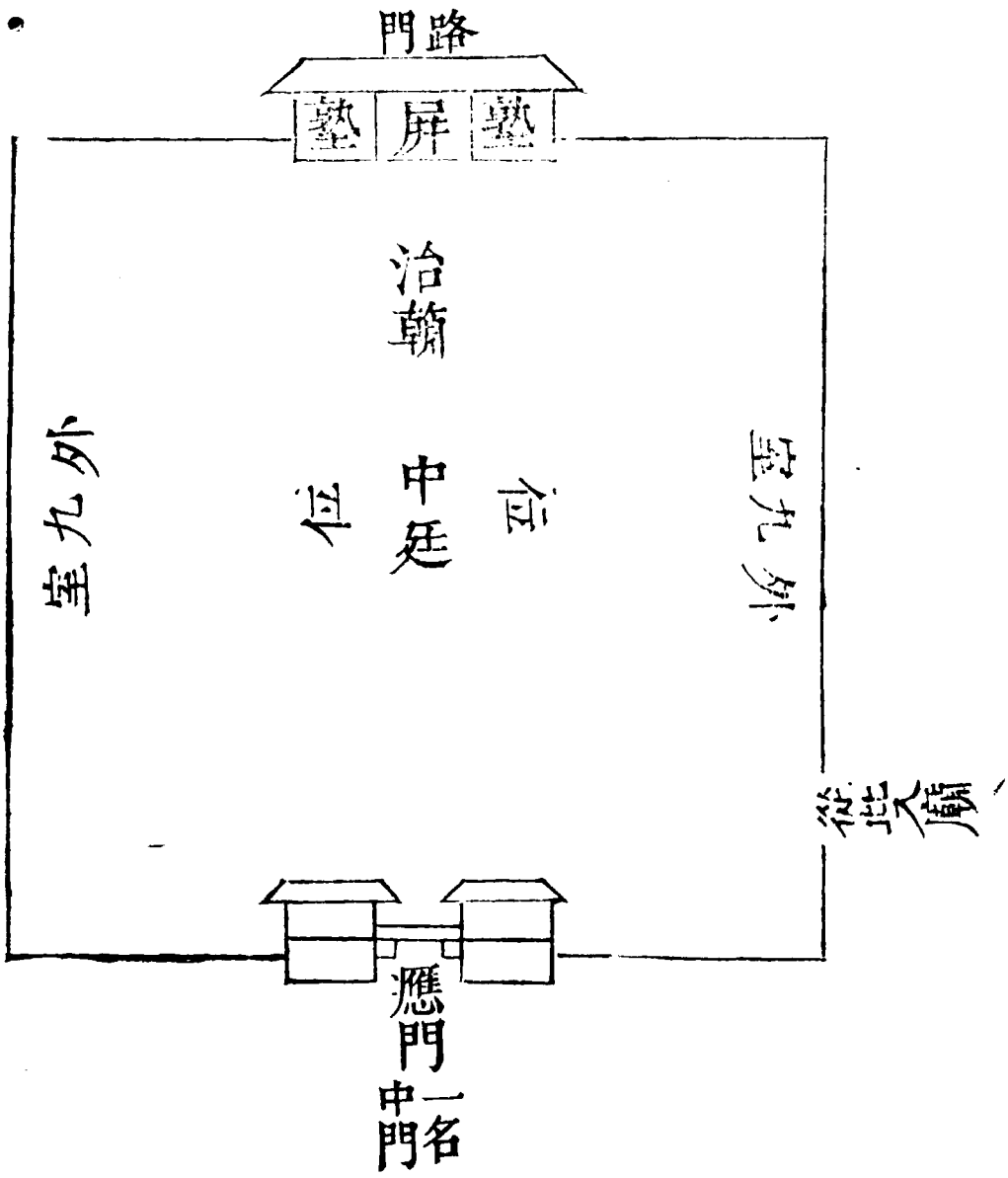
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說文云闕門觀也是觀也闕也一物也禮運云昔者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月令可以居高明註云高明樓觀之屬然則觀卽樓類可登者也舊唐書禮儀志載孔穎達云基上曰堂樓上曰觀　春秞定公二年夏五月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此兩觀在雉門天子則在應門之兩旁也公羊傳載子家駒之言云設兩觀棄大路天子之禮也何休註云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又云家不臺門註云閣者謂

之臺正義云兩邊築閣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大夫之僭禮也正義亦云兩邊起土爲臺臺上架屋曰臺門據此則大夫不臺門諸侯不兩觀兩觀者天子也乃云天子諸侯臺門者闕亦是臺上起屋但列在兩旁中央反卑如闕然故曰闕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禮器于以高爲貴而舉臺門詩言皋門肴伉傳云伉高皃是皋門爲臺門之制春秋定公三年左傳云邾子在門臺臨廷廷卽指治朝韓詩外傳云吾君肴治事之臺是路門亦肴臺蓋天子皋路爲臺門應門爲兩觀諸侯則三門皆臺門大夫士則門

乘臺也夫闕與臺門止一與兩之分兩曰闕門一曰臺門故何休以一觀兩觀言之闕爲專名臺觀爲通名魯之僭在于兩不在于觀也而或亦肴通謂之闕者春秋穀梁傳云禮諸母昆弟不出闕門天子中門肴闕謂之闕門因亦通稱于諸侯之中門鄭風子衿之詩云佻兮達兮在城闕兮城闕蓋卽城臺稱城臺爲闕猶稱夾室爲个也毛傳謂乘城而見闕乃鄭乘兩觀將所見爲何闕或謂卽見臺門而僭名爲闕則與其曲爲所見之門臺何如直指所在之城臺正義謂城上別肴高闕亦迂曲惟僭闕之名以名臺故肴稱兩觀爲雙闕者其實惟兩斯名闕不必繫闕以雙也易象艮爲門闕虞氏云乾爲門艮陽在外故爲門

闕兩小山闕之象也元和郡縣志云伊闕山在伊闕縣北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流其間故名山名易象傳之自古闕以兩得名决矣穎容以爲上脊所失下得書之于闕故謂之闕非取名之義也天官冢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哀公三年左傳云桓僖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蓋以積土言之曰臺其上可觀望曰觀其外縣法象高魏魏然曰象魏兩旁高中央闕曰闕莊公二十一年左傳云鄭伯亯王于闕鬲辟服虔註云鬲辟鬲偏也卽觀之在鬲者蓋

言于其上也


路門
塾
屏
塾
治
朝
外九室
位
中廷
位
外九室
從北入廟
應門
一名中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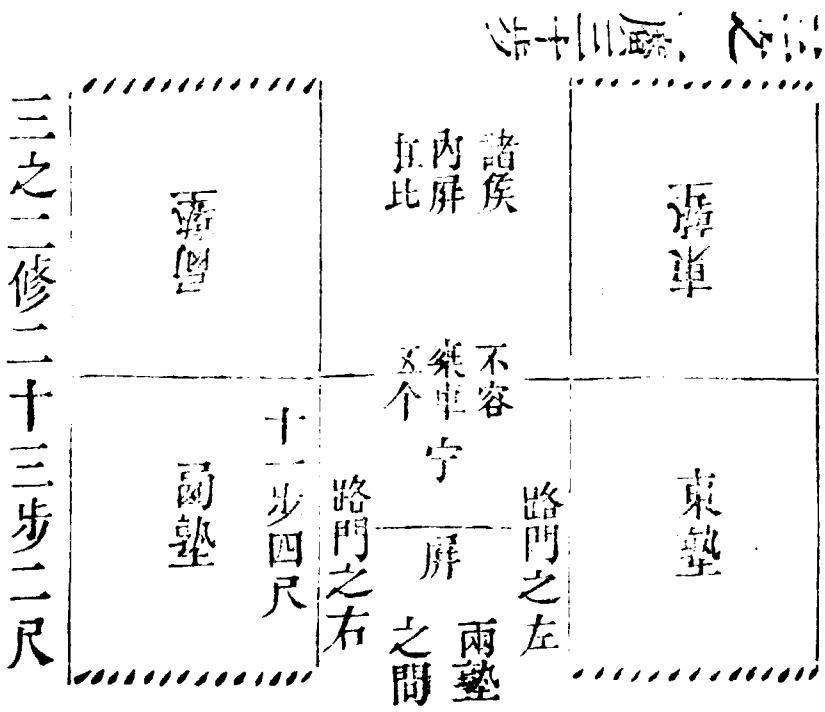
右宮圖五

陳氏禮書云穀梁傳曰女嫁父送之不下堂母不出
祭門諸母不出闕門諸侯之廟在闕門內則天子可
知鄭氏釋閭人謂廟在中門之外其說乖據據此則
廟在中門內也宁者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李巡
云正門內兩塾間爲宁應門內之兩塾卽路門外之
兩塾若諸侯內屏在路門內之兩塾間天子宁在
路門外屏內諸侯宁在路門內屏外乖可疑者說者
謂蔈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路門內不見脊
屏不知屏可設可不設春官樂師註云登車于大寢闔

階之前反降于阼階之前是車直至燕朝門屏門閾皆可設可去也治朝乘堂之說始自萬氏斯大考鄭氏註夏官太僕云燕朝朝于路寢之廷注文王世子云外朝路寢門之外廷也于燕朝言路寢之廷于治朝治朝亦謂外朝言路寢門之外則路寢門外卽廷是乘堂之說鄭氏明言之矣其見于經文者聘禮夕幣于朝管人布冪于寢門外秌官司士正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雨霑服失容則廢皆足爲乘堂證也惟論語之過位乘辨之者包氏云君之虛位

邢昺以門屏之間疏之是以宁混位矣爾雅釋宮朙辨之云門屏之間謂之宁中廷之左右謂之位說文亦云位列中廷之左右謂之位則位乃朝中實育之地爲羣臣立處不可混于宁也論語所過卽此由治朝蔟朝而升堂皆行過此位故曰過位舍爾雅之訓而以爲虛位竊所未敢信且虛位之說包氏說也下復其位註引孔安國云來時所過位經言其位則非君位也孔氏言其位卽所過位則所過非君位也據孔以駁包可矣

塾即門閘之學



右宮圖六

門堂之制顧命云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鄭氏注云先路在路門內之𨷂北面次路在門內之東北面士冠禮云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𨷂塾注云𨷂塾門外𨷂堂也又擯者元端負東塾注云東塾門內東堂是東𨷂內外皆有塾無𨷂也其制度考工記云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注云門堂門側之堂取數于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𨷂十一步四尺爾疋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又注室三之一云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云九步二尺十一步四尺

者以夏世室而言也若殷重屋則脩三丈七尺脊奇廣二丈四尺也周明堂則脩七步廣九步也今依書大傳路寢之制言之堂脩七雉則門堂脩二十三步二尺堂廣九雉則門堂廣三十步也記于世室重屋明堂凡言堂脩皆合諸室而總計之以此爲例則所謂三之二者合兩塾及中門之數也使爲每間三之二則得九十步治朝廣百步除左九十步餘十步碍于左右之九室既非制度若在廟門何脊九十步之廣耶云兩室與門各居一分者各廣十步也明堂四堂一室而記統謂之又室以此爲例則室即兩塾即

所謂門側之堂非塾之中另有室也士虞禮云匕俎在鬲塾之鬲注云塾有鬲者是室南向是稱塾爲室也若謂三之一爲視正堂而言則在世室者當脩四步四尺廣五步五尺在重屋者當脩一丈八尺有奇廣二丈四尺在明堂者當脩三步三尺廣四步三尺在路寢者當脩十一步四尺廣十五步或謂卽三之二中之三之一則在世室者修三步六寸有奇廣三步五尺有奇在重屋者脩一丈二尺三寸有奇廣八尺在明堂者脩二丈一尺廣二丈七尺在路寢者脩七步四尺廣十步其置均非所宜則注所云與門各

一分者其說不可易也以三十步之門堂而兩室與門各居其一則中亦十步也記又云路門不容棨車之又个棨車廣六尺六寸又个得三丈三尺云不容者視三丈三尺爲狹也鄭注云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又寸循謂廟門容大扃七个得二丈一尺應門容二徹參个得二丈四尺路門爲人君視朝之地宜廣于諸門不應小至一丈六尺視應門止三之二也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蓋治朝兼堂不可不有以壯觀故夾門爲堂臬夾門爲堂則中央自不得不如左右之廣臬如左右之廣則門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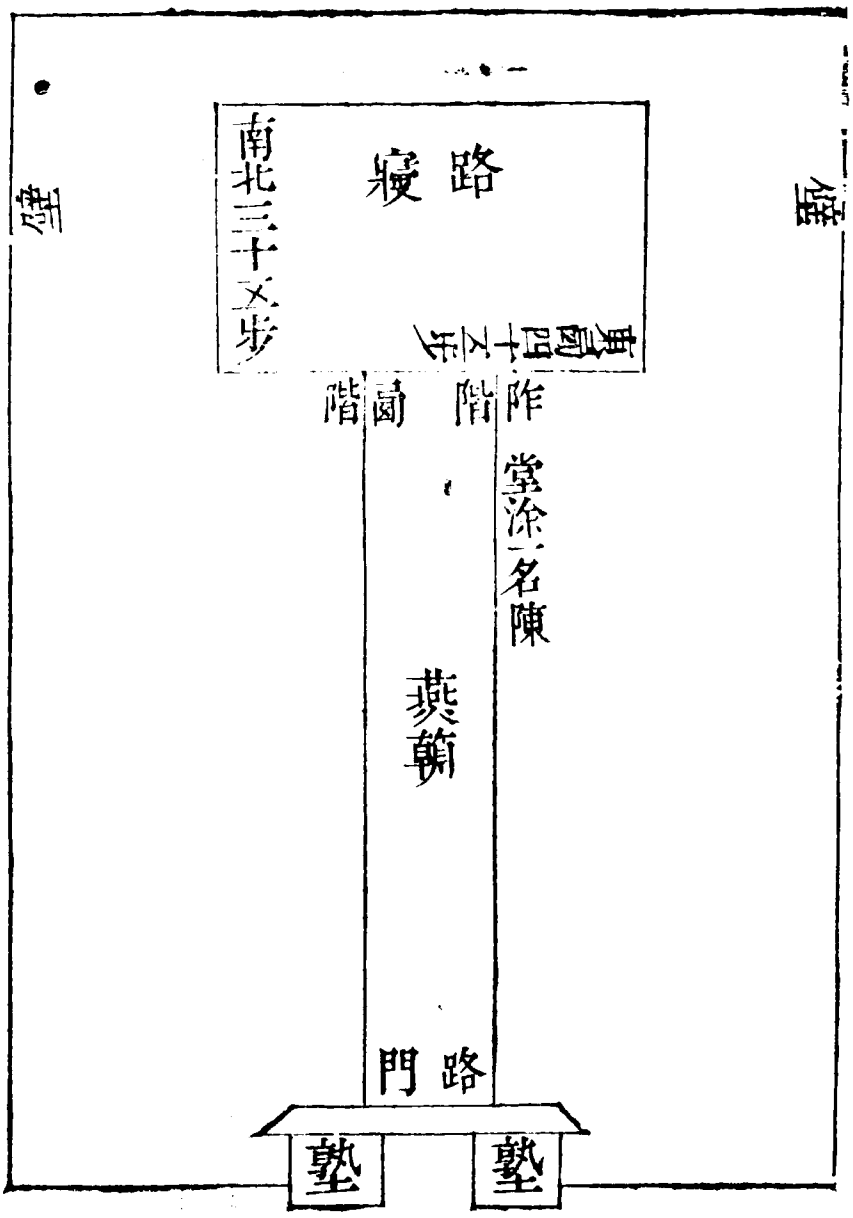
不得狹矣十步得六丈此三丈三尺不足者得其半餘其半葢左右棖外脊壁毋側得丈四五尺也在左曰路門之左在右曰路門之右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又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小宗伯縣衰冠之式于路門此閾外兩旁也顧命二人爵弁執惠立畢門之內此閾內兩旁也亦謂之門東門局士冠禮筮于廟門主人卽位于門東局面士喪禮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局東面南上是也此地以東局言爲兩塾之間以南

北言爲門屏之間所謂宁也因細審屏之所在司士之王族等旣在門右大僕等旣在門左其出視朝也則云王還揖門左揖門右云還揖者王族大僕輩在其後兩旁也使君負屏而立還則面屏何以相揖蓋自閾至壁端十一步四尺得深七丈屏設于其中王族大僕等立于屏外之左右君始蔽于屏內旣出視朝司士注云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揖于雷下故王族等在其後君立于屋內臣立于廷間非屏在廷而君亦揖于廷也亦非君立屏外王族等立于屏內也覲禮侯氏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天子辤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

鬲遂入門左蓋自門東繞屏南至門鬲而入出入皆以閾言非出門宇之外也鄭氏註郊特牲引禮緯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使屏在廷將簾帷亦在廷乎楚語屏攝之位韋註云屏風也論語邦君樹塞門集解引鄭云人君別內外于門樹屏蔽之明曰于門非在廷矣其謂之塾者說文作墫云射臬也讀若準近世講六書者謂說文无塾字止當作孰江鄭堂云後漢書齊王縯傳使長安中宮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注云蕭該音義亦作塾引字林塾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竝作墫案說文云墫射臬也廣疋墫的也墫音之允反然則墫卽塾字非無之也又云垛堂塾也蓋塾爲築土成埒之名玉篇云垛射垛廣韻云墫射的周禮或作準集韻云墫射堋又云堋射埒也山海經墫于四海郭璞云墫猶隄也路門車路所出入不可爲階兩塾築土高于中

央故謂之塾絲衣之詩云自堂徂基箋云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于基告濯具凡四方而高者曰堂兩塾高謂之堂中央平地謂之基往塾視之至門間而告也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正義云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恆就教于塾此塾在里門之左右與在路門廟門者同故同名爲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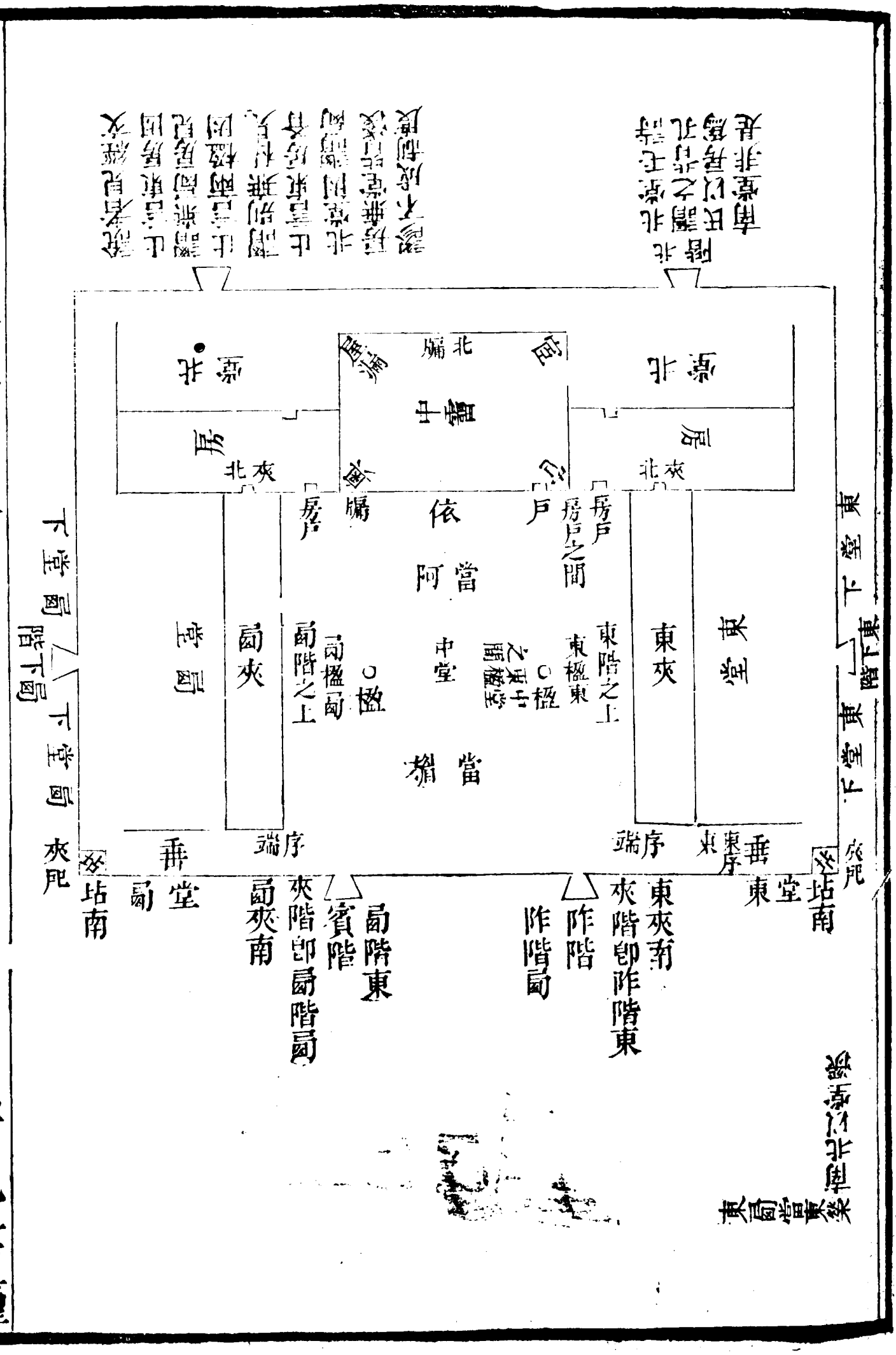
奉經宮室圖



壁
壁
路寢
南北三十五步
東西四十五步
阼階
阼階
堂涂一名陳
燕朝
路門
塾
塾

右宮圖七

凡朝皆廷也其堂爲燕朝大僕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註云朝于路寢之廷是也又曰內朝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註云內朝路寢廷是也又曰寢廷成公六年左氏傳獻子從公立于寢廷註云路寢之廷是也路寢詳見下


北堂
北堂
北牖
屋牖
牖
牖
中霤
房
房
夾北
夾北
房戶
房戶之間
戶
依
當阿
東階之上
東楹東
東夾
東堂
東下階
東堂下
東序
東序
垂
東
夾戶
坫南
東夾南
夾階即阼階東
阼階
阼階闑
闑階東
賓階
夾階即闑階闑
闑夾南
堂闑
垂
序端
序端
闑夾
堂闑
闑楹闑
闑階之上
楹
中堂
東楹東之東中堂間楹
楹
當楣
下堂闑
下堂闑
下堂闑
夾戶
坫南

右宮圖八

此路寢也以顧命考之參諸儀禮燕射諸制其狀可見顧命胥東房𠧪房東堂𠧪堂𠧪夾南鄉諸所說者說夾在房南堂在夾南東堂東夾之東𠧪堂𠧪夾之𠧪皆樹以牆此本鄭氏爲說者若楊信齋儀禮圖以夾室居房之東𠧪黃元鎮尚書通考以阼階之上爲東堂𠧪階之上爲𠧪堂信齋蓋据僞孔尚書傳𠧪房在𠧪夾之東故以𠧪夾在𠧪房之𠧪也僞傳又以東堂𠧪堂爲東𠧪箱之肯堂黃氏以楹內爲箱之肯故以是爲東堂𠧪堂也明郝仲輿則謂夾室在庭之兩旁與堂不屬近世學者說之云雜記釁廟禮刲羊釁中廟畢乃降而釁夾室是夾室在廟旁必降階而後釁之今考雜記本文云雍人舉羊升屋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肯乃降熊氏云謂抗舉其羊升于屋而南面刲割其羊使血流于肯雍人乃降雜記又云門夾室皆用雞大戴記諸侯釁廟禮文同是降乃降屋非降階也凡此皆妄陋不足辨乃反復思之于義不合東𠧪側之胥階經文甚明雜記諸侯夫人奔父母喪入自闈門升自側階註云宮中之門曰闈門側階亦旁階也奔喪禮婦人升自東階

顧命一人執銳立于側階註云側階東下階也階必當堂而設肴東堂𠧪堂乃肴東側階𠧪側階亦猶肴北堂乃肴北階也既夕禮設棜于𠧪堂下南順齊于坫特牲饋食禮主婦眡爨饎于𠧪堂下記云饎爨在𠧪壁註引舊說云南北直屋梠𠧪壁爲堂下𠧪牆士冠禮冠者降自𠧪階適東壁鄉飲酒記俎由東壁自𠧪階升南齊于坫設于坫以北也屋梠卽屋檐南檐之北北檐之南爲𠧪堂下也以經文例之凡言堂下皆指正堂之下又肴𠧪階下阼階下𠧪序下東序下皆以當階與序而得名其當𠧪壁則曰𠧪牆下且詳悉其地肴曰室內北墉下房中𠧪墉下未肴不當其地而曰某某下者經

文明胥東堂𠧪堂又明胥東堂下𠧪堂下則其下爲𠧪堂下者其上必𠧪堂也特牲饋食又云几席兩敦在𠧪堂又云盛兩敦陳于𠧪堂藉用萑註云盛黍稷者宗婦也蓋是時爨在𠧪堂下兩敦盛黍稷之器宗婦爨黍稷孰則盛于𠧪堂之兩敦也鄭氏旣以堂爲南鄉而𠧪堂下之名兼以解說因訓曰堂之𠧪下夫顯爲𠧪堂之下乃曰堂之𠧪下于經文爲不合矣且鄭氏固曰夾之肯爲堂也特牲饋食禮註𠧪堂𠧪夾室之肯近南耳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𠧪面北上小臣東堂下南面𠧪上宰東夾北𠧪面南上依鄭說則夾南已是東堂大夫

所太宜曰東堂下不得仍東夾而胥夾南之稱經文于𠧪堂下明曰南順齊于坫而南鄉之下明曰夾南則其制可考矣蓋東夾即東堂之室東堂東鄉而室在其𠧪𠧪堂𠧪鄉而室在其東室面南仡東鄉夾室面東𠧪仡南鄉故顧命𠧪夾之坐南鄉也由是推之東𠧪堂之左右亦胥牆其北則房之南墉其南當序端曲而指于東𠧪其外爲東垂𠧪垂堂下直夾室之牆謂之夾南自此稍中近于階目可視堂上當東楹之東𠧪楹之𠧪謂之阼階東𠧪階𠧪顧命二人夾階太此地也直序端則曰當東序當𠧪序兩階之中曰

階間偏于阿曰阿階之東偏于東曰阼階之阿當東
垂阿垂之下東夾南以東阿夾南以阿謂之堂東堂
阿猶曰東于堂阿于堂也（鄭氏註東夾南云取節于夾明東于堂）直坫下爲坫
南折而旁則謂之東堂下阿堂下矣垂之上又曰宇
阿階上序端之南曰序南正堂近序之處曰東序阿
序亦曰序內近房曰房外少東則曰房户之東少阿
則曰房户之間東房與室户之間直房內阿壝也再
阿謂之户東越户謂之户阿正中曰户牖之間牖以
阿曰牖阿堂基之廉爲阼一太阿堂下之坫阿一太
東堂下之坫東謂之夾阼再折而北當北階爲北堂

下大射儀註云宮人士梓人司宮佐在北堂下升階則至北堂由北堂至房出房户則至中堂兩楹之間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卒畫自北階下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是由北階可至于堂也特牲饋食記云尊兩壺于房中㔷墉下南上內賓太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房與北堂明屬兩地其中蓋有隔牆以户相通也房中直夾室北謂之夾北此地亦宜有户相通內則云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諸侯伯于房中五註云達夾室正義引崔氏云天子尊遠庖廚諸侯卑庖廚宜稍近謂之達者正以外達于東堂內

達于房由房至中堂爲近由夾室至中堂爲稍遠故天子諸侯以房達爲等左氏昭公四年傳寘食于个而退註云个東圅廂廂卽夾也凡食皆薦自房至房必由于个豎牛不欲進食者及叔孫肯故方至个卽命置于此故特牲饋食記云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此衆賓兄弟薦自東堂者亦由東堂至東房而薦也荀子宥坐篇云子貢觀于魯廟之北堂出而問于孔子曰鄉也賜觀于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被肴說耶匠過絕耶蓋與闔古字通卽門扇也北堂肴闔則北堂肴户可知所

謂九葢者東𠧪堂至東𠧪夾各一東𠧪夾至東𠧪房各一東𠧪房至東𠧪北堂各一東𠧪房至中堂各一正室至中堂一荀子九葢之一語尤足爲此圖位置之證也知𠧪堂下非堂𠧪者大射之禮射器皆入君之弓去適東堂賓之弓去皆止于𠧪堂下及射賓降取弓去于堂𠧪小射正取公之決拾于東坫上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于東堂旣射大射正以公弓授胥司于東堂見註賓降釋弓于堂𠧪卿大夫皆卒射小臣以公之去授去人于東堂下見註卒正以賓之去授去人于𠧪堂下𠧪堂下爲南北直梠無可疑者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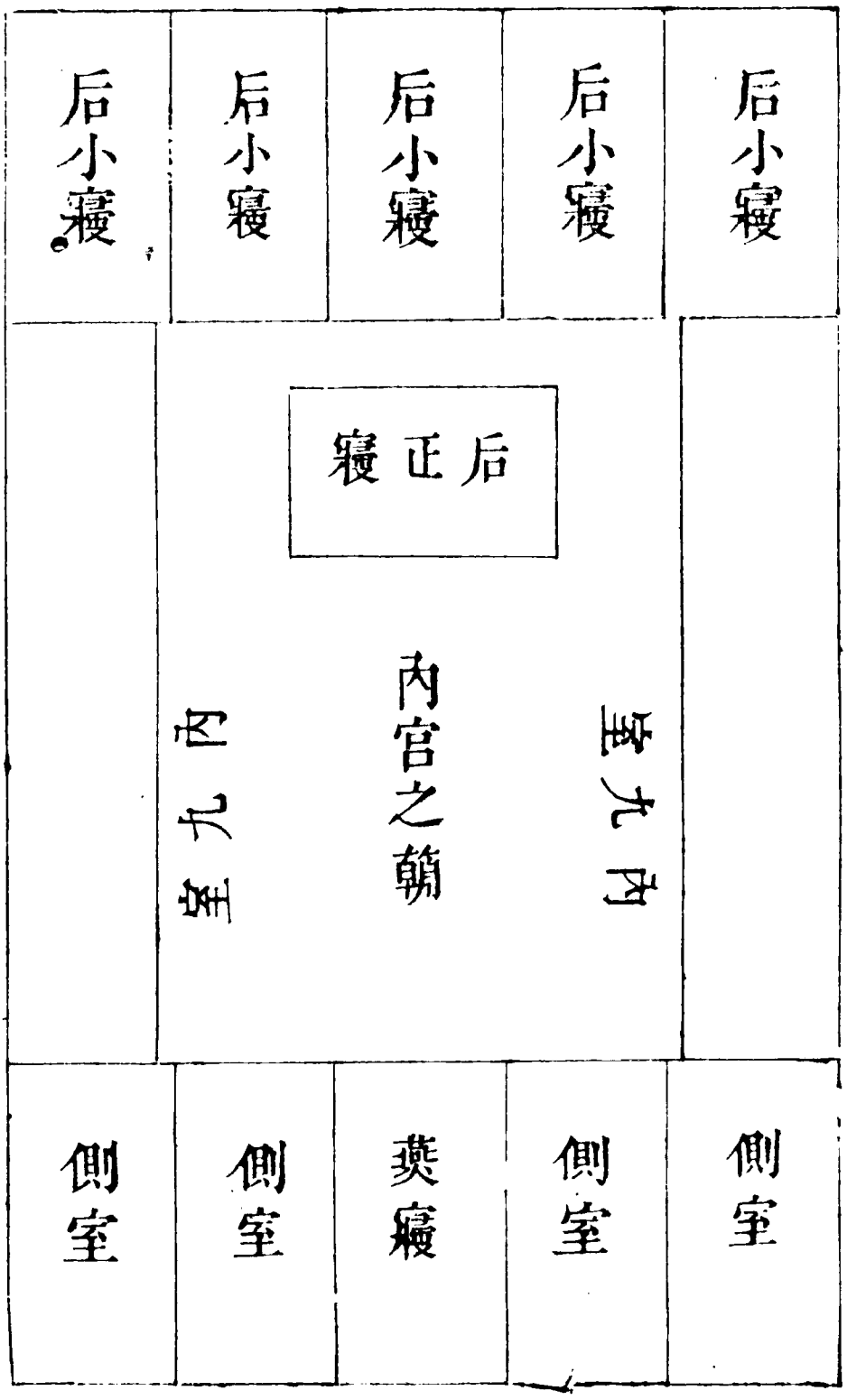
禮之文精詳于一字之顚倒以繪其狀旣曰堂阿又曰阿堂下二地不同明甚曰適于阿堂下授于阿堂下而不言堂阿曰取于堂阿釋于堂阿而不言阿堂下其適與授皆肴司也其取與釋皆賓也蓋賓之取也肴授之者也賓之釋也肴受之者也公之弓矢射正自東堂取之直送于堂上賓之矢則牽正取于阿堂下至堂阿以授賓文雖不具可推而知也若鄉射之禮則賓之弓倚于阿序衆弓倚于堂阿主人之弓矢倚于東序東阿序堂上阿牆也東序東東堂之南墉外也阿序敖氏集說準下文東序東以爲序下脫一阿字賓主人大夫之弓旣倚于

東序圅序而下云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賓于堂圅亦如之執之之地必當倚之之地于倚言圅序東序于執言堂東堂圅則自上言之爲東序東圅序圅自下言之爲堂東堂圅且于執言堂東堂圅矣而其下言釋弓則曰賓序圅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其下言大夫釋弓去亦曰大夫遂適序圅又司射誘射適堂圅注引今文作適序圅其或言堂或言序者以人在堂東堂圅則言堂以弓去在序東序圅則言序稱可相通地實相邇非東堂下圅堂下之所可混也土喪禮主人降自圅

階襲經于序東注云東夾肯疏云鄉堂東東嗣當序牆之東又當東夾之肯非謂就堂上東夾肯也是堂下亦通稱序東坫者說文曰屏也鄭氏曰堂角蓋堂上每角爲小屏言于堂㠯如城隅宮隅之設浮思也大射取決拾于坫上則坫必卑于人以圭坫土坫例之其狀可見孔鼂以爲外向室謬矣

王后六宮

后小寢



后小寢

后小寢

后小寢

后小寢

后正寢

內宮之朝

內九室

內九室

王燕寢五

側室

側室

燕寢

側室

側室

天官內宰註云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燕息焉

右宮圖九

路寢之內其詳不可聞今以可考者言之天宮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註云六寢者路寢一小寢又內宰以陰禮教六宮鄭司農云後又肯一元謂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居之亦正寢一燕寢又內則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註云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正義云夫正寢之室在肯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之旁又妻以子見于父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階閽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註云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正義云側室在

燕寢之旁亦南鄉故肴阼階鬲階又適子庶子見于外寢註云外寢君燕寢也正義云側室在旁處內故謂燕寢爲外又妾生子三日見于內寢註云內寢適妻寢也正義云宮室之制肯肴路寢次肴君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肯肴適室次肴燕寢次肴適妻之寢據此側室卽燕寢以其列于旁故得側名葢六宮者后夫人九嬪等所分居燕寢之在中者君之所居妻妾當夕則就之其在旁一名側室者生子及月辰所居路寢者聽政之所在其后夫人治事之朝曰內宮之朝見成公十八年左傳其君燕寢之廷曰少寢之廷見哀公二

十五年左傳 內宮卽內寢也少寢卽小寢也父所居又有高寢何休云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夫人居小寢是也子所居又有南宮東宮冢宮儀禮喪服傳所云是也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日出而退而文王世子雞初鳴之朝問于寢門外士昏禮夙興侯見註云待見舅姑寢門之外卽是子所居之宮在寢門之外也諸侯與夫人各正寢一小寢二夫人居中宮在南左媵居東宮右媵居冢宮在後春秋僖公二十年冢宮災莊公十二年傳云遇大宰督于

東宮之𠧪褱公十年傳云晨攻執政于𠧪宮之𩫖是也九嬪敎女御之所𠬝九室考工記云內𠬝九室九嬪居之以外九室在治𩫖推之此或在內宮之𩫖左右也他如公慕楚而作楚宮衛君于北宮望昆吾之觀此則常制之外另建者矣爾雅釋宮云室𠬝東𠧪箱曰廟乘東𠧪箱𠬝室曰寢以箱考之公食大夫禮賓將食公退于箱覲禮記凡俟于東箱大戴記君就東箱𠧪面祝就𠧪箱東面皆言箱堂上舍東𠧪堂之外別乘所謂箱者蓋統夾室及東堂謂之東箱統夾室及𠧪堂謂之𠧪箱實指其地則必分之曰東夾𠧪

夾東堂𠧪堂且辨之曰東堂下𠧪堂下東夾南東夾北此不必實指其地故渾曰箱也乘箱爲寢則此六宮五寢雖𦣻楹𦣻楣𦣻房𦣻階𦣻室而東𠧪乘堂與夾室也廟後寢同此𦣻箱爲廟則不獨宗廟可稱廟故顧命云諸侯出廟門俟正義云廟門謂路寢門是路寢𦣻東𠧪箱而得稱廟也月令青陽大廟明堂大廟總章大廟元堂大廟是明堂𦣻東𠧪箱而得稱廟也詩小雅斯干篇𠧪南其戶箋以爲燕寢之制乃房室之戶皆在南何得𦣻𠧪若謂東房之戶在𠧪則𠧪房及室戶皆宜云在東而不可言在南據云𠧪其戶者異于

一房之室戶南其戶者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毎室四戶是室一南戶耳竊謂卽以大夫士爲一房（辨見第十圖）其戶亦在扃非必兩房始扃其戶然則何爲扃南其戶也傳曰扃鄉戶南鄉戶不可易也路寢制如明堂（詩正義云周公建國土中以洛邑爲正都其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爲之其鎬京則別都耳先王宮室尚新周公不復改作及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宣王別更修造自然依天子之法不復如諸侯也）其大室之扃則扃鄉戶大室之南則南鄉戶也不言東北者文不具也詩言扃南其戶固不謂奠寢矣

奉經宮室圖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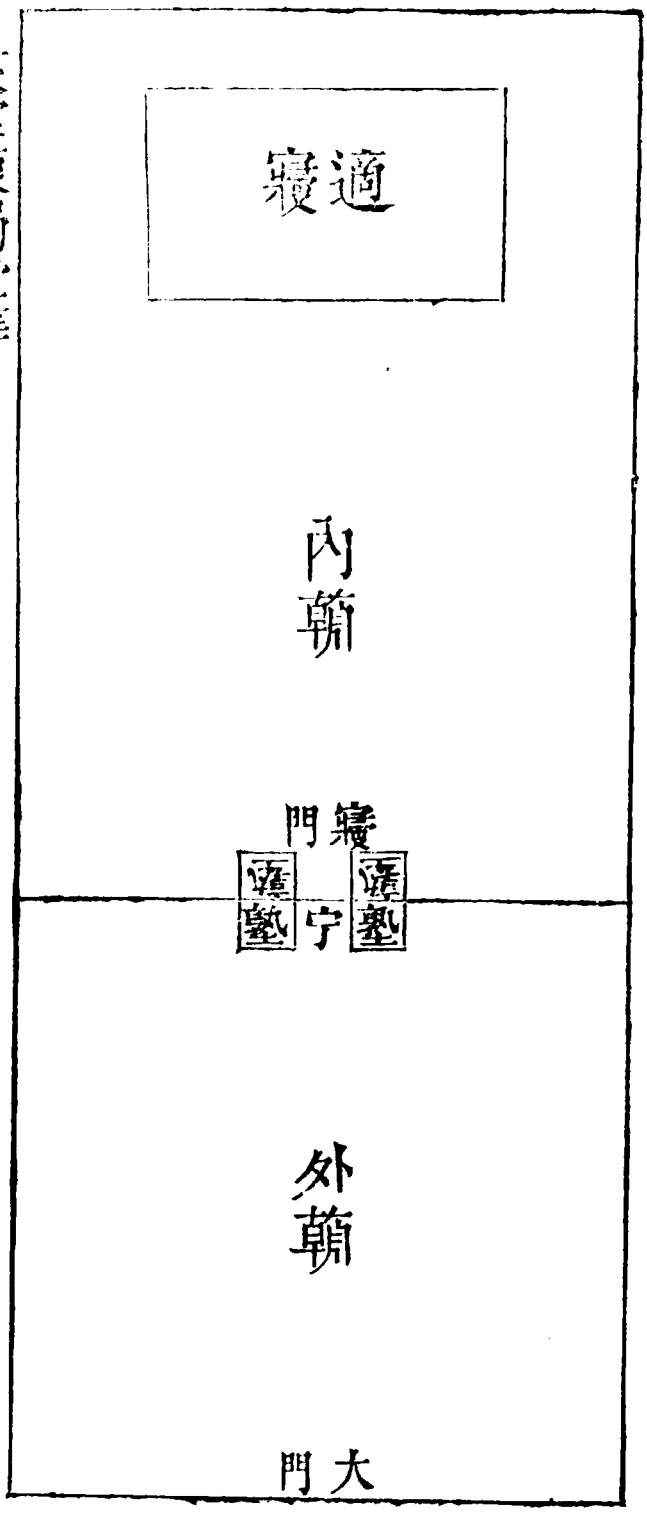
夾室東廚堂等
與第八圖同

適寢

內朝

寢門

[illegible]塾 宁 [illegible]塾



外朝

大門

右宮圖十

天子三朝諸侯亦三朝其制同陳氏禮書謂大夫二朝當因其說而考之禮記玉藻云揖私朝煇如也春秋襄公三十年左傳云伯有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蟄谷皆自朝路布而罷此大夫有朝之證也魯語記文伯之母對季康子云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二朝之說蓋據此也韋昭以外朝爲諸侯之內朝窮按以天子諸侯內朝外朝爲例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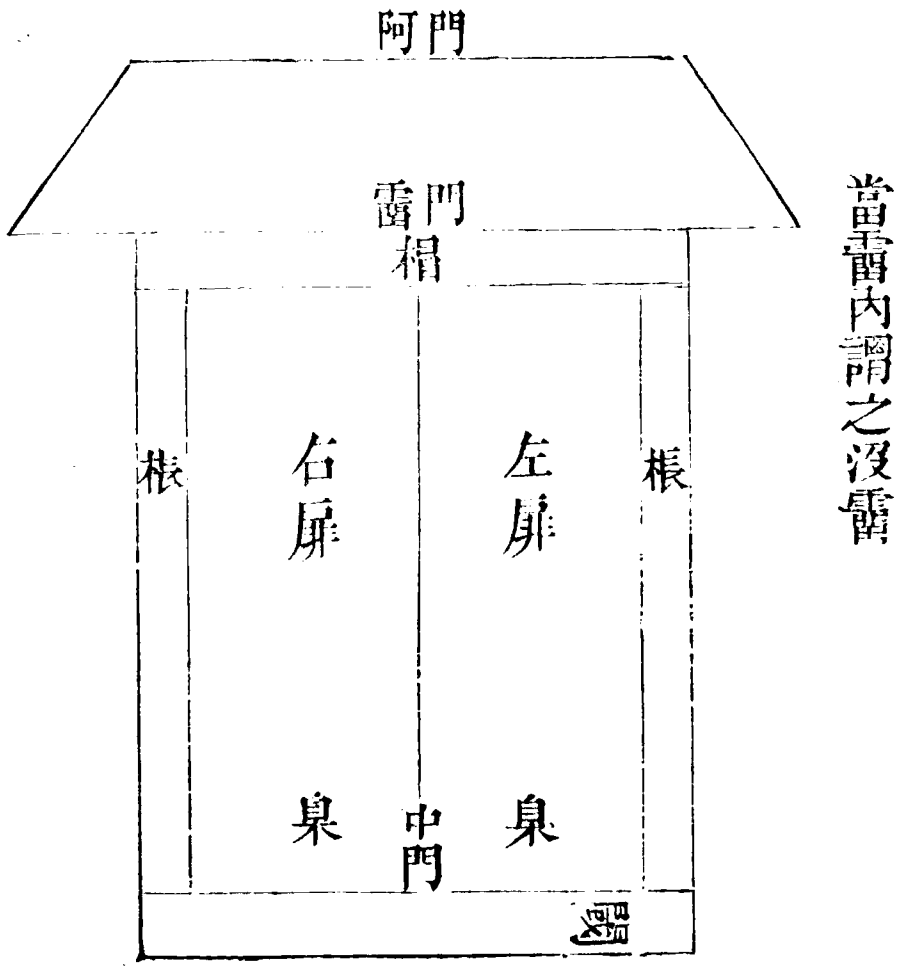
二𩕳自屬大夫齊風俟我于著乎而次章俟于庭三章俟于堂正義云毛以首章爲士親迎鄭以爲三章共述人臣之禮則是士大夫胥著矣著卽宁兩塾之間也胥宁則胥兩塾胥兩塾則胥兩𩕳此可驗者公芊宣四年傳云使諸大夫皆內𩕳趙盾已𩕳而出與諸大夫立于𩕳胥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註云從內𩕳出立于外𩕳見出閨者知外𩕳在閨外內𩕳在閨內是閨爲內𩕳達外𩕳之門此傳又云勇士入其大門則乘人門焉者入其閨則乘人閨焉者上其堂則乘人焉俯而窺其戶方食魚飧此由大門而閨由閨而

堂而戶歷歷可指大門之內閨之外非外朝而何入閨乃云堂則二門之內始脊正寢不得謂大門之內即正寢正寢之外乘私朝也士虞禮及大門內踊如初注云從尸不出大門者由廟門外乘事尸之禮也然則士大夫廟在大門內猶諸侯廟在雉門內天子廟在應門內天子諸侯脊皋門庫門故脊三朝大夫正門之外乘門乘故二朝也適寢一名適室士喪禮死于適室記云士處適寢是也喪大記云君夫人卒于路寢大夫世婦卒于適寢內子未命則死于下室準此適寢當君之路寢下室則大夫之燕寢也適

寢之制與路寢同東扇堂東扇階兩序兩楹北堂正
室見儀禮叔孫家斉个是斉夾室也鄉飲酒記言左
房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言東房必斉右而乃曰
左必斉扇而乃曰東以行禮不及扇故經文不言右
房扇房非大夫止斉東房也鄭氏謂天子諸侯左右房大夫士
東房扇室無右房陳氏禮書駁之
云諸侯路寢與士大夫之室皆東扇房士喪禮男子髽髮于房婦人髽于室在
男子之扇則諸侯之禮婦人髽于房爲扇房矣士亦斉扇房而婦不于此髽者
尊卑之別然也鄉飲記云薦出自左房鄉射記云出自東與大射諸侯擇士云
宮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其言相類蓋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斉扇則大夫之房與
天子諸侯同可知萬氏斯大云鄉射禮曰賓南面衆賓之席繼而扇鄭注鄉飲
酒禮云賓席牖前南面衆賓席于賓席之扇若謂大夫士無右房則賓席牖前
實逼扇序席扇餘地無幾何能容衆賓之席陳用之云大夫士房室與天子諸侯同乃得其解矣
還玉于館賓受圭退負右房而立敖氏說云記曰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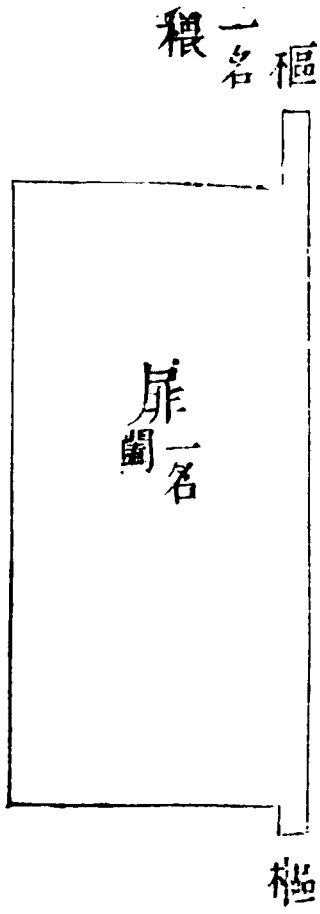
館于大夫而此云負右房則大夫之家亦有左右房

明矣


門阿
門霤
相
棖
左扉
右扉
棖
臬
中門
臬
閾
當霤內謂之沒霤

右門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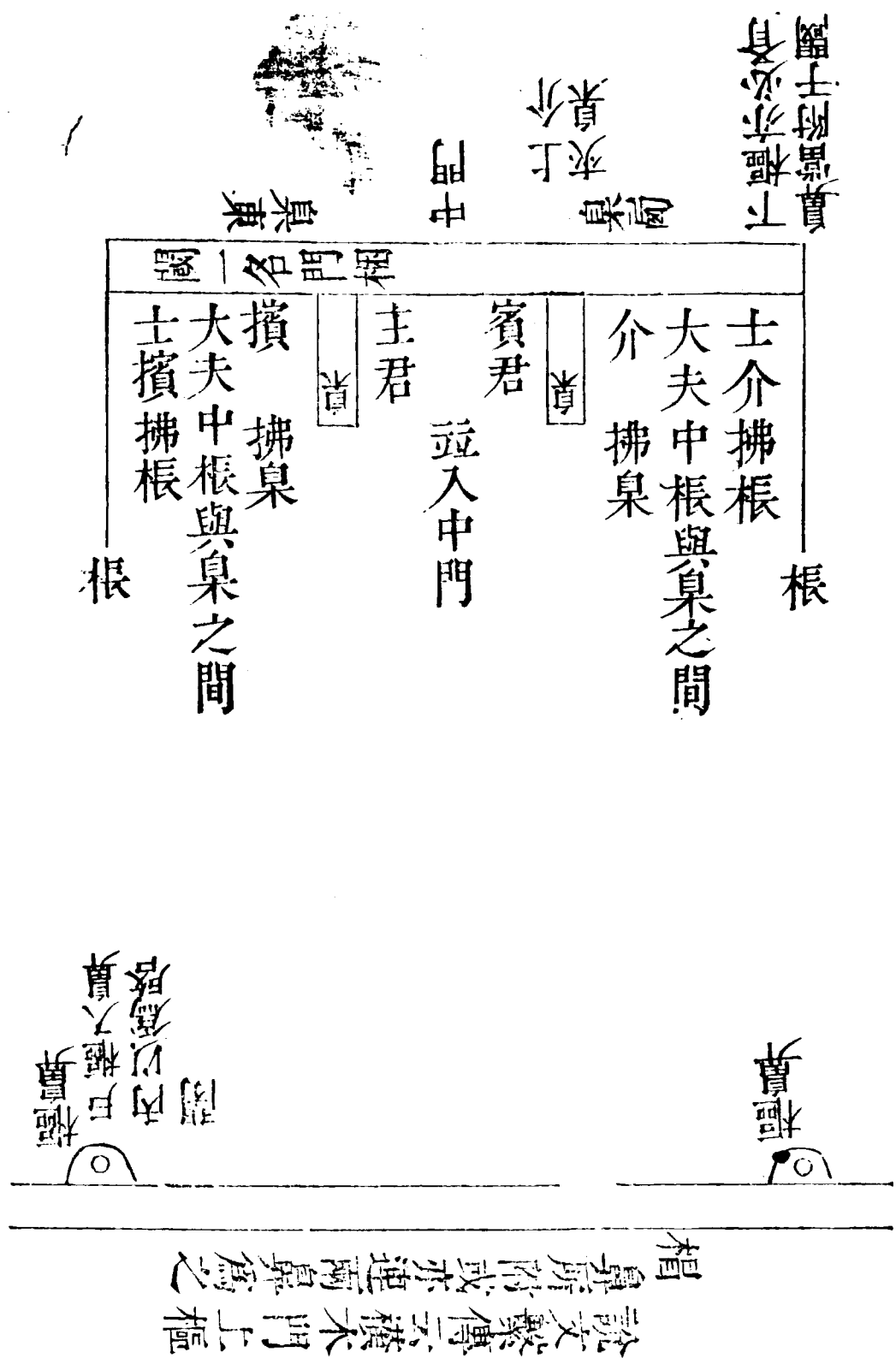
考工記王宮門阿之制又雉註云阿棟也燕禮賓所執脯以賜鐘人于門內雷遂出門雷者門之南北檐也鄉北者爲內雷棟梁楣閾等詳見下



樞
一名
稂
扉
一名
闔
樞

右門圖二

門曰闔曰椳戶曰扉曰樞又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散文則通對言則別也爾雅釋宮云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扈註云門持樞者或達北檼以爲固北檼蓋北庪也按明堂太室之東鬲戶在正中乘所爲達北方此達北方者蓋夾室之戶向東鬲而近南故持樞之木達于北方也



士介拂棖
大夫中棖與臬之間
介拂臬
賓君
主君
竝入中門
擯拂臬
大夫中棖與臬之間
士擯拂棖
棖
臬
臬
臬東
中門
臬南
上介次臬
下樞亦必有臬當附于閾
閾一名門梱
樞臬
樞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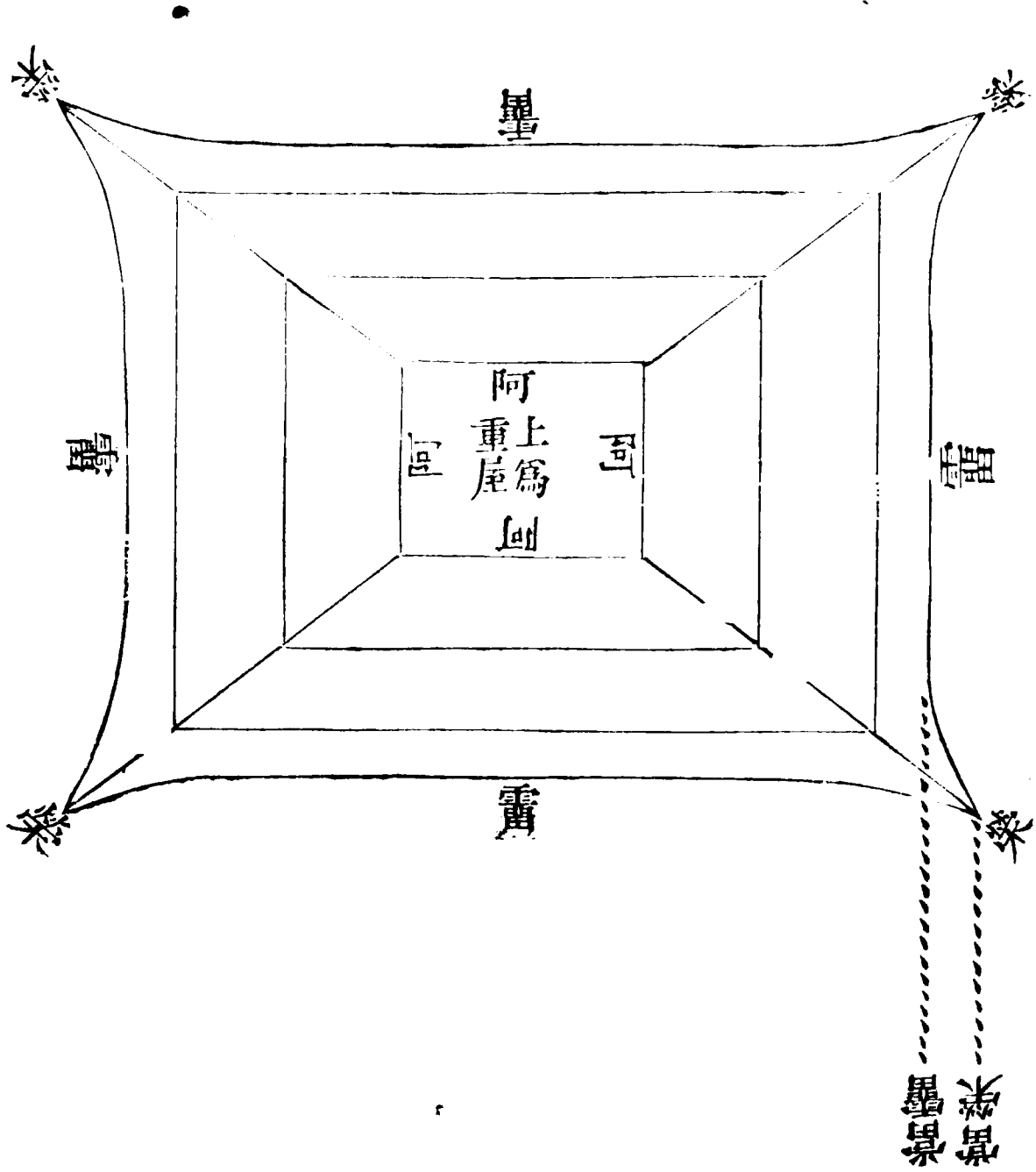
右門圖三

爾雅釋宮云柣謂之閾檿謂之闑士冠禮註云闑檿也閾梱也二者迥別葢閾爲橫木東扇合棖門下樞所附也闑則非門之所用康誥陳臬爲法制之義古止一門必分三處故以兩臬限之中爲中門東爲闑東扇爲闑扇此所以謂之門臬也臬立而梱臥儼然兩物鄭氏註曲禮梱爲門限說文訓闑爲門梱訓閾爲門楣與鄭異鄭爲是也賈氏云二闑其說自當而孔穎達則以爲一闑而以棖闑之間爲中門按棖闑之間大夫所行卿則近闑是近闑處尊于棖闑之間

矣謂棖闑之間爲中門可乎且賓不中門大夫中棖闑之間豈大夫轉中門邪以偏爲中斷乖此理且鄭氏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言君與介夾臬之左右若止一臬是介與君竝行矣孔氏非也楣爾雅作楣審釋文知爾雅本作楣與說文合

奉經宮室圖

屋圖一



右屋圖一

宮與門之制旣明更考以屋考工記云殷人重屋四阿若今四注屋士冠禮云設洗直于東榮註云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鄉飲酒禮云設洗當東榮註云榮屋翼少牢鄉射禮特牲饋食記皆同惟燕禮云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註云當東霤者人君爲殿屋也鄭蓋以鄉射等皆大夫士之禮而皆云榮燕禮乃諸侯之禮而獨云霤因以二者爲胥異謂霤屬四阿榮爲夏屋其解夏屋也則曰今之門廉門廉者說文云廉堂下周屋則如今之廊房也故疏者

云殷人始肴四阿夏時兩下屋而已于是說者謂儀
禮之東榮可以證大夫士之屋兼四霤而吾則謂肴
四榮必肴四霤肴四霤始肴四榮正可據儀禮之東
榮而決其非兼四霤也說文云榮屋桷之兩頭起者屋肭卷起之謂也偕非四方
桷即檐檐之兩頭起者屋肭卷起之謂也偕非四方
皆肴檐何以肴此南檐至東而喬起東檐至南而喬
起兩檐喬起之端會于東南隅而謂之榮其三隅之
榮亦然若惟南北肴檐東扇兼檐喬起之南檐將何
所附而謂肴東榮兼東霤可乎屋之肴榮不獨士大
夫矣賈氏鄉飲酒禮疏引斯干之詩云如鳥斯革如

翬斯飛與屋爲榮故云榮也考是詩傳云革翼也與鄭云屋翼正同則詩云斯革正指榮言若然是天子之屋肴榮矣乃此尙非經之明文喪大記云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元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降自鬲北榮此冒君與夫人而曰皆于榮矣且曰鬲北榮矣曰皆則不獨大夫肴之曰鬲北則四方皆肴檐可知經文明白可證可據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偓全之倫暴于南榮榮旣爲諸侯大夫所共肴諸侯四霤而肴榮自不得以肴榮而斷大夫之不四霤也乃鄭氏以泥榮霤之故因曲解喪大記之

東榮爲獨言卿大夫竟使君以卷夫人以屈狄二語文爲虛設而說文兩頭起之訓竟不知爲何形學者舍經而從傳置義而泥文竊所不敢也然則自天子至于大夫士皆四阿矣又非也鄭註考工記門阿云阿棟也註士昏禮當阿云阿棟也入室深示親親又註鄉射禮記云正中曰棟次曰楣肯曰庪彼記文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此當棟與昏禮當阿義同棟處極高其象如阿故曰阿阿之爲棟斷非霤之所能奪阿旣爲棟之定名則曰四阿者四棟也非四霤之謂也四阿之屋脊四霤兩下之屋亦脊四霤也且

以東霤爲四阿之制是諸侯之屋四阿矣明堂位言複廟重檐爲天子廟制必有複屋始有四阿說見下諸侯不重屋阿何有四左氏成公二年傳云宋文公卒始厚葬椁有四阿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乎不臣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于惡也宋公爲諸侯用四阿而傳譏之椁之四阿不必重屋以度小上可爲尖頂屋之四阿則必重屋故杜預註云皆王禮疏引禮云天子椁題湊諸侯不題湊不題湊則乘四阿按儀禮既夕禮既窆藏器于旁加見藏包筲于旁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實土三此士禮也喪大記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註云椁周棺者也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禮器云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五重八翣諸侯三重六翣大夫再重四翣註云謂抗木與茵也皇氏云下棺之後先加折于壙上以承抗席折猶廄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縮者三橫者五乘簀于上加抗木抗木之上加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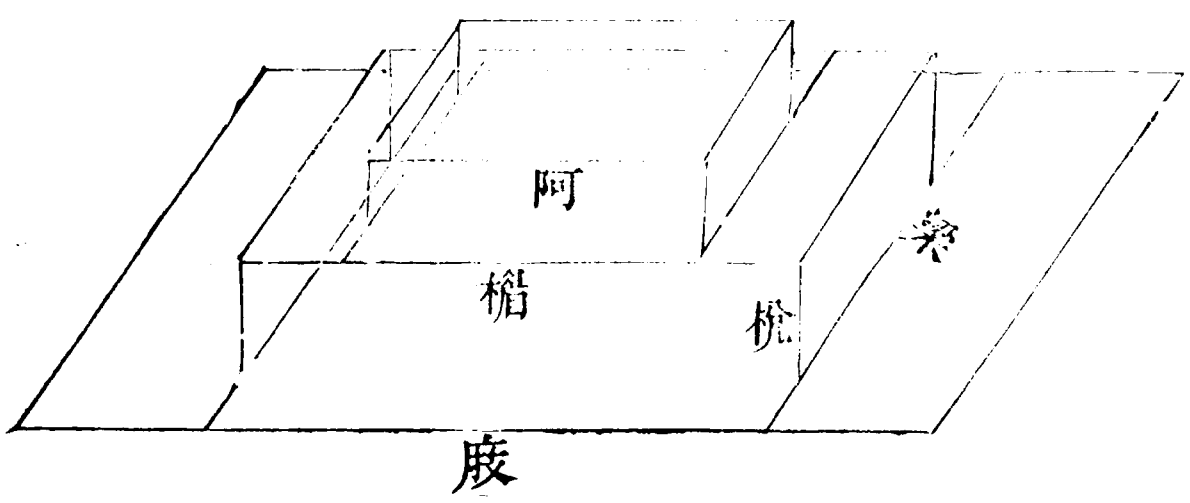
席三此爲一重如是者五則爲五重然則天子諸侯大夫士其折木抗木同惟重數異耳抗木平列無所謂四阿也其方蓋一尺疏云椁材並皆從下壘至上始爲顓湊湊向也言木之頭相向而作四阿也檀弓又云天子之殯也菨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注云菨木以周龍輴加椁而塗之斧黑白文也刺繡于繆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疏云先菨四面爲椁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也以棺衣從椁上入覆于棺斧覆既竟又四注爲屋四面盡塗之也然則殯宮之菨木亦謂之椁所云柏椁以端者此椁指殯宮之菨木與室內之椁名同殯宮椁上爲四阿形室內之椁上唯以抗木重數多寡分貴賤不爲四阿形也左傳與棺並言蓋謂殯宮之椁故云四阿疏者泥于上文厚葬二字謂椁爲壙內之椁與又重之說不通矣　然則四阿之制不獨卿大夫乘之即諸侯亦乘之四雷之制不獨諸侯脊之卿大夫亦脊之也其于大夫言榮諸侯言雷者或以榮視雷稍遠大夫之洗稍遠于諸侯或爲文之相通猶雷圅亦言宇圅未可知也竊又思之殷始四阿夏時爲兩下屋固

也然經之言夏屋者亦非夏時屋之謂詩秦風權輿篇云于我乎夏屋渠渠傳云夏大也不解屋爲何物則是謂屋宇之大者耳崔駰七依言宮室之美引此詩則詩之夏屋不必別求解也自鄭氏以門廉爲夏屋旣似門廉不可言大旣爲卿大夫之屋不可以屬秦君故易傳爲大具疏云下文言飲食之事不言屋宅知爲禮物大具按爾雅屋具也乃幄字之省釋名云幄屋也以帛衣被施之形如屋也使如此說亦乖以見其合于飲食蓋臣之見君皆于朝惟燕食乃于寢朝乖屋寢胥屋也秦君棄其舊臣不與燕食毎日

之見止于治朝不于寢屋云夏屋燕食之地也四簋
燕食之物也如是而屋之與食正屬相通若徒云大
具轉恐于飲食不合而文尤不順也詩之夏屋毓爲
屋宅則檀弓夏屋亦言大屋非夏代之屋其文云見
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
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
板而已封註謂堂言其四方而高坊言其旁殺上平
而長夏屋旁卑而廣斧旁殺刃上而長以是考之葢
坊爲堂之半屋爲堂之殺斧爲坊之殺斧之高與屋
等但下狹得其半故上成刃形屋下廣故若卑註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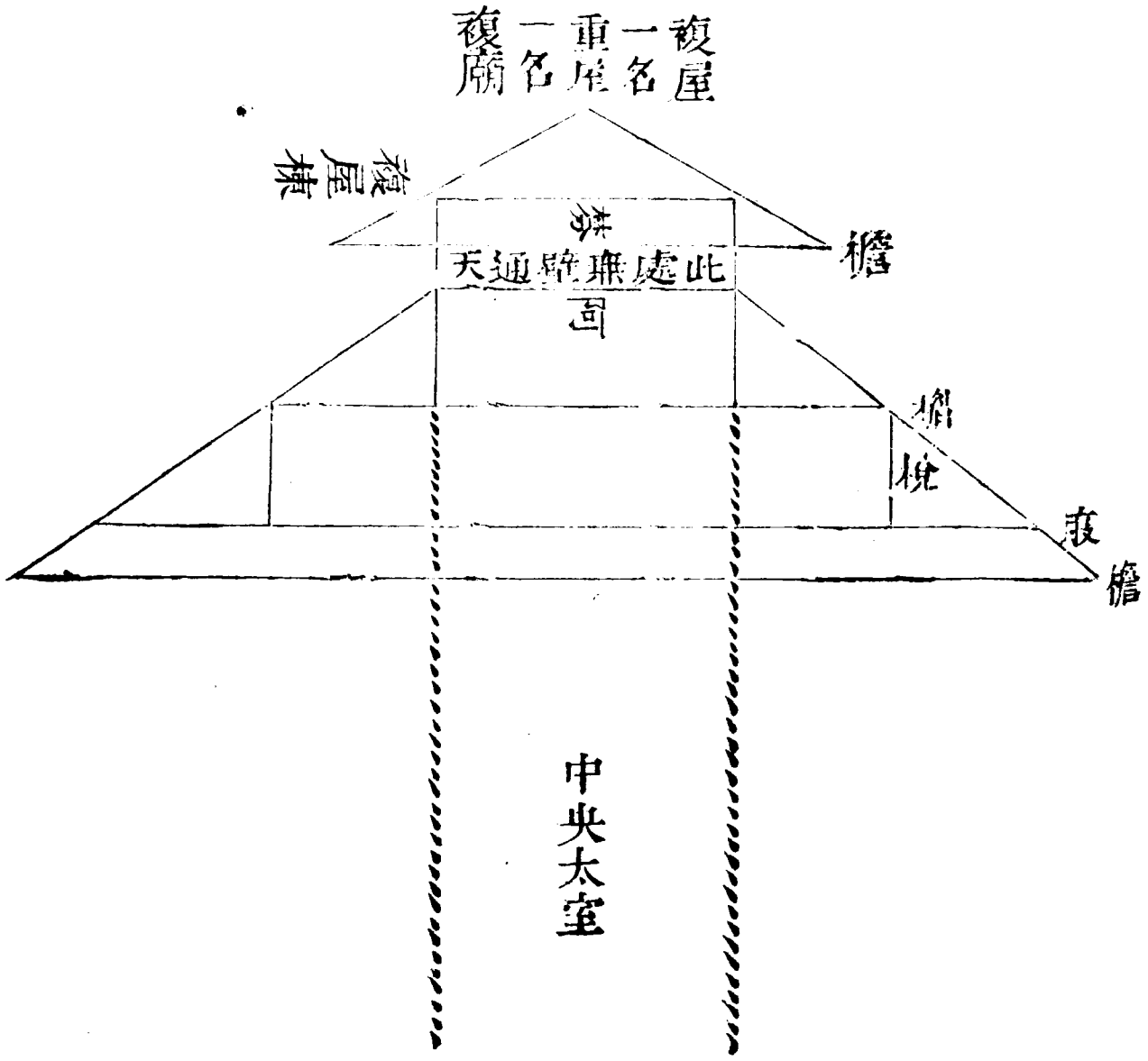
板云板葢廣二尺長六尺旁殺葢高四尺其廣袤未聞也知四尺者疏云以上合葬于防崇四尺今葬夫子不可過之又板廣二尺三板邪殺唯高四尺其東圅之廣南北之斜則未聞也竊謂六尺之板毋板二尺三板得六尺四尺之高以句股法計之其半當得四尺三寸有奇兩畔共八尺六寸有奇卽以四尺爲夏屋封之高而倍其下廣得一丈七尺二寸有奇高得其四分之一而不足合古瓦屋之制瓦屋比葺屋爲卑葺屋比瓦屋爲小圖見下此封之制類于瓦屋故云若覆夏屋也夏屋以卑而大言不以兩下言也

此上爲重屋



右屋圖二

卽第一圖立方形也詳見肯


複屋一名重屋一名複廟
複屋棟
楚
此處無壁通天
司
檐
檐
梲
夜
檐
中央太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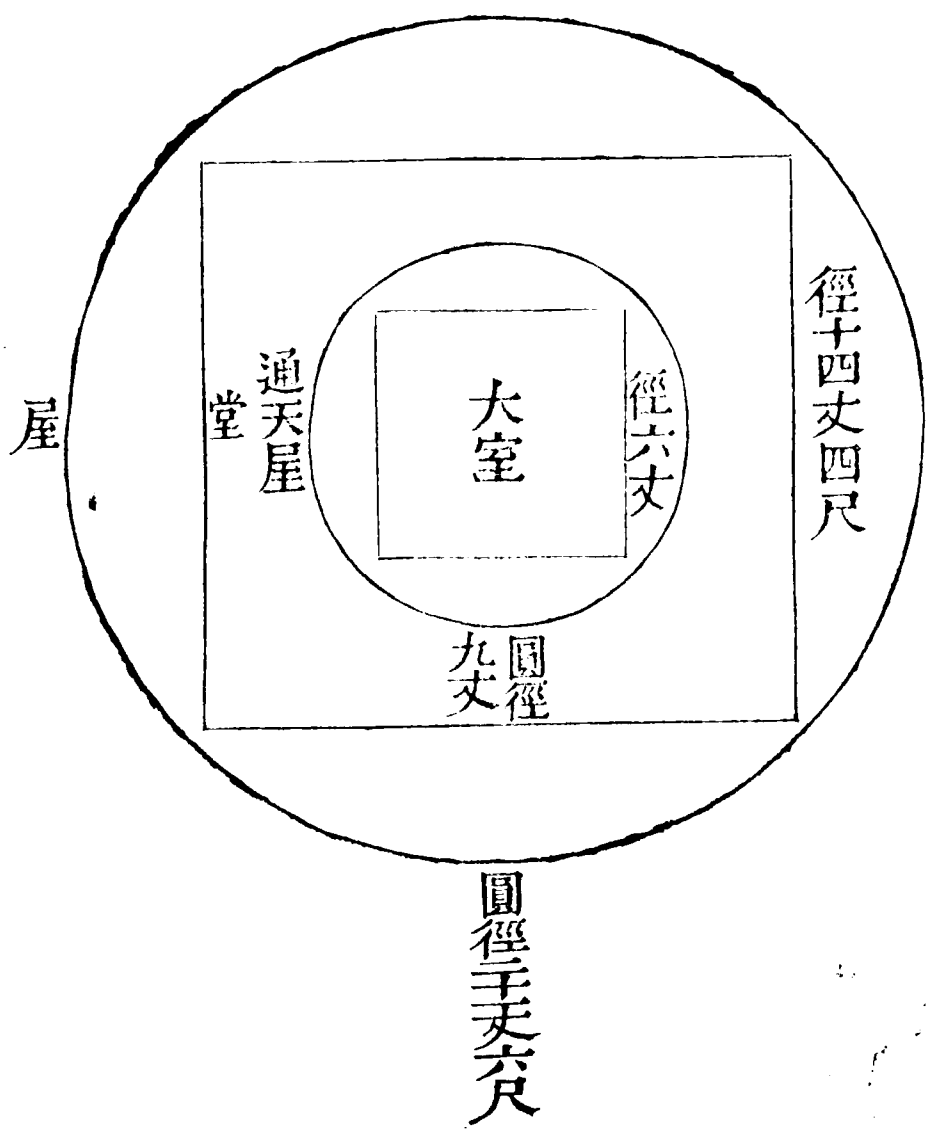
右屋圖三

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又云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註云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考工記云殷人四阿重屋註云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複笮也笮之訓胥二說文云笮在瓦之下棼上釋名云笮迮也編竹相連迫迮也此爲屋上所覆者之名爾雅所謂筄也廣雅云楶謂之笮此爲欂櫨之名所謂斗栱者也鄭以笮解屋當如說文釋名所云惠半農以復笮卽周書之復格爲芝栭之名此則用廣雅說也隋牛宏明堂議云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云肯堂曰太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大室之上屋也孔氏左傳疏云不直言大廟壞而云大室屋壞者大廟之制其檐四阿而下室當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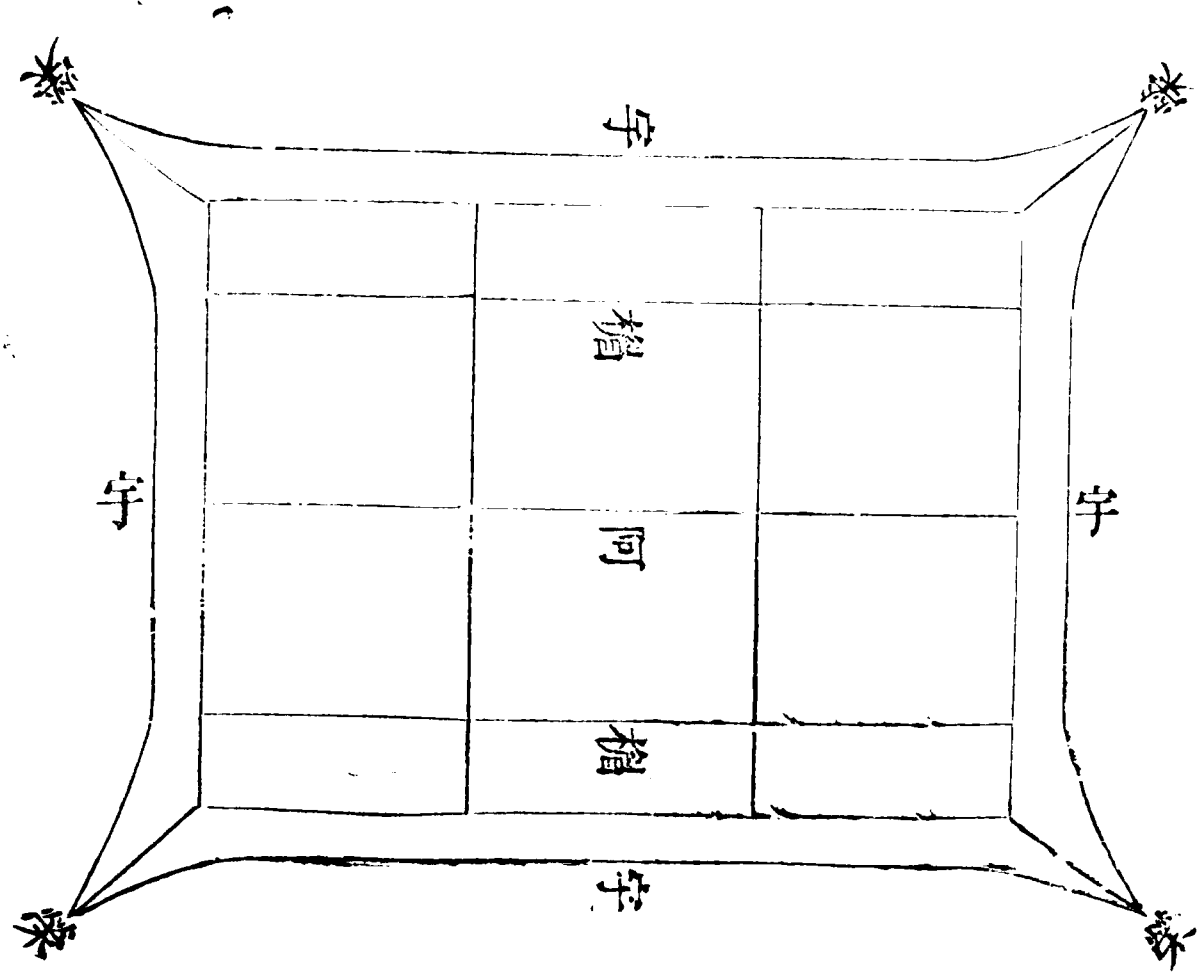
中又拔出爲重屋此是大廟當中之室其上屋壞非太廟全壞也孔氏又言左氏先師賈服等皆以爲太廟之室王肅註洛誥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馬云大室廟中之夾室乃裸不在夾室疑夾卽大字之譌考明堂位言大廟天子明堂又云天子之廟飾是天子廟中脊大室如明堂惠氏禮說云清廟之制如明堂中央曰大室亦曰大寢大室屋壞者室上重屋明堂位所謂複廟重檐洛誥王入太室裸是也說文樓重屋也按爾疋陝而修曲曰樓則古之樓非重屋之謂至孟子之上宮趙氏以樓訓之然未嘗以樓名也岑樓爲山領之稱亦非重屋說文自解其時之名耳又云層重屋也則重屋泛言可見因是推之重于阿之上不重于楣廄之上故阿必用四于四阿之上叓立以棳棳上又累

以阿說文云棼複屋棟也周書重亢註云累棟也是四阿之上又累以阿也阿之四旁又脊檐與正屋之檐相重故曰重檐云承壁材者壁乃牆垣名檐不與壁接今以承壁材解檐字必脊誤當言承桷材也皇氏云謂就外檐下壁複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說牽混非鄭義以蔡邕之說言之明堂方百四十四尺屋圜徑二百一十六尺大廟明堂宜準馬宏引作大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皆得二十四分十六通天屋即複屋也蓋四旁乘壁爲通天也說雖不可從然足爲太室屋證矣附其圖于左

蔡氏通天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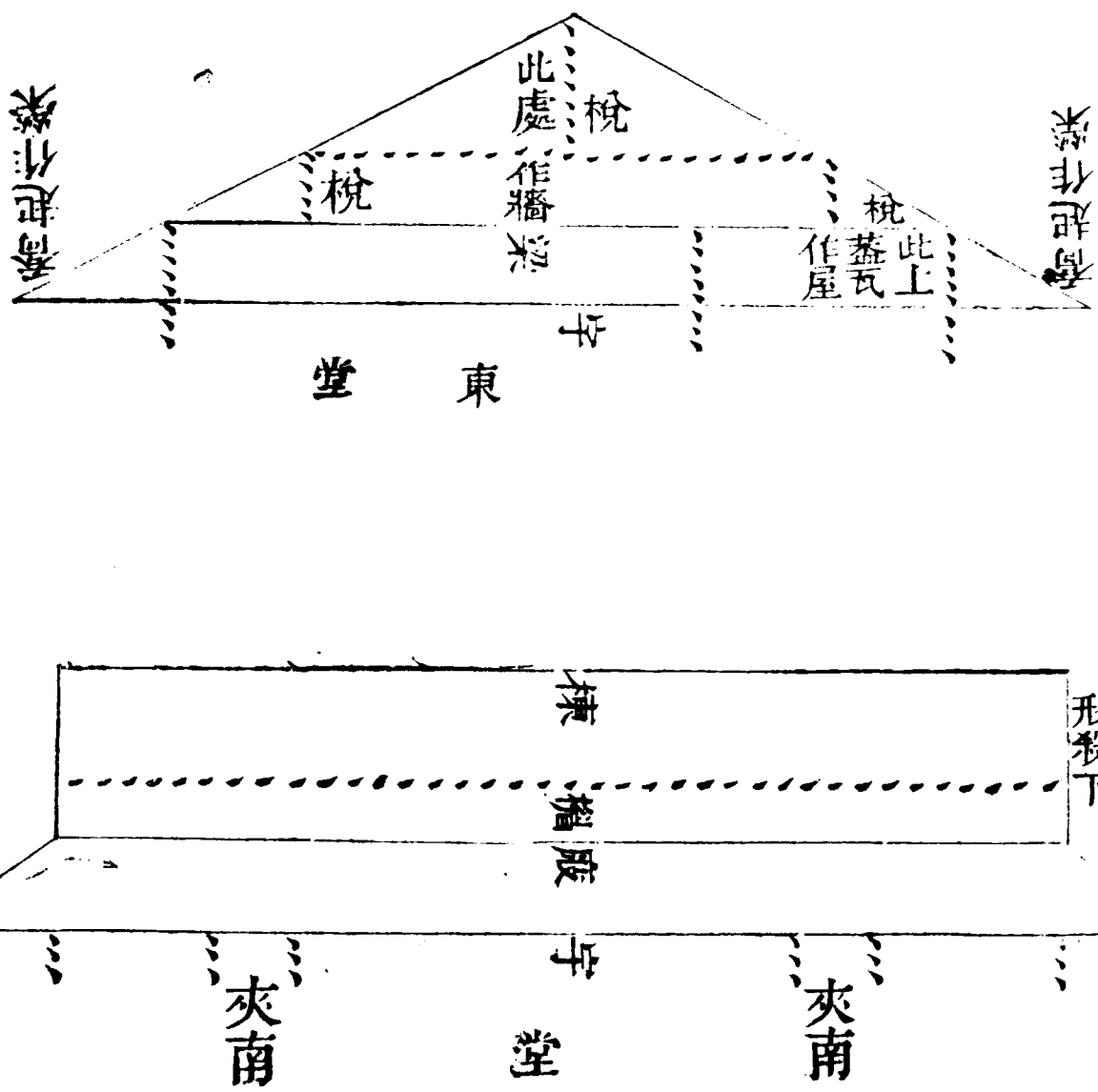
屋徑二十一丈六尺堂徑十四丈四尺相減屋餘七丈二尺通天屋徑九丈中央大室徑六丈相減得屋餘三丈皆得三分之一是中央室與通天屋合也通天屋太正屋檐與前三丈六尺


宇
宇
宇
宇
楣
阿
楣

右屋圖四

此不四阿而脊四霤四榮也諸侯以下之屋制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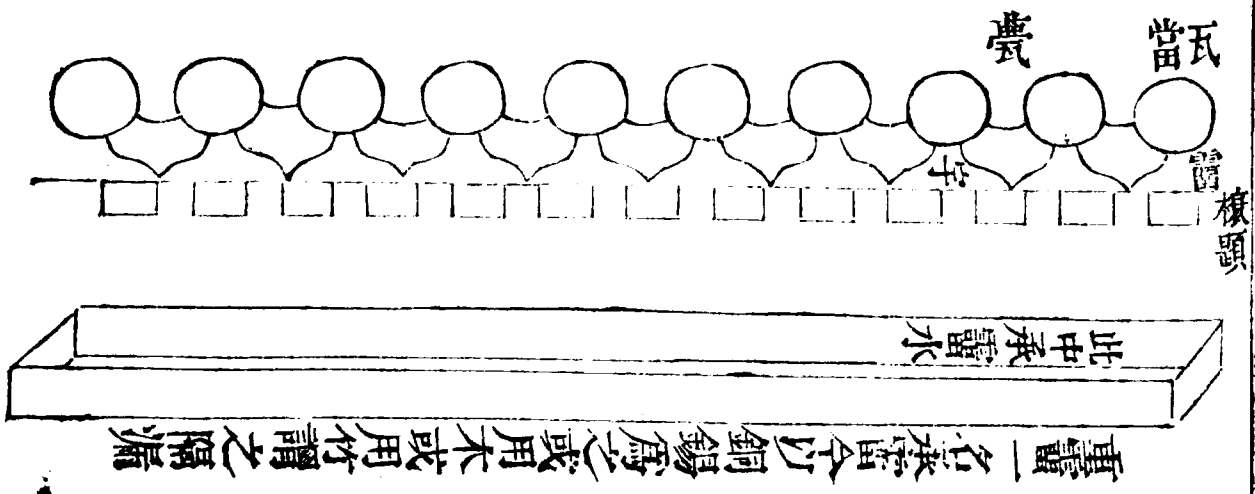
顧命翼室天子燕寢皆如之



此處
梲
梲
作牆梁
梲
此上蓋瓦作屋
宇
東堂
形殺下
棟
楣
廈
宇
夾南
夾南
堂

右屋圖又

此第四圖之旁面正面也自廄至宇與四阿之屋同楣以上南北爲屋東鬲爲牆牆下之屋張于左右脊如翼然鄭氏謂榮爲屋翼或指此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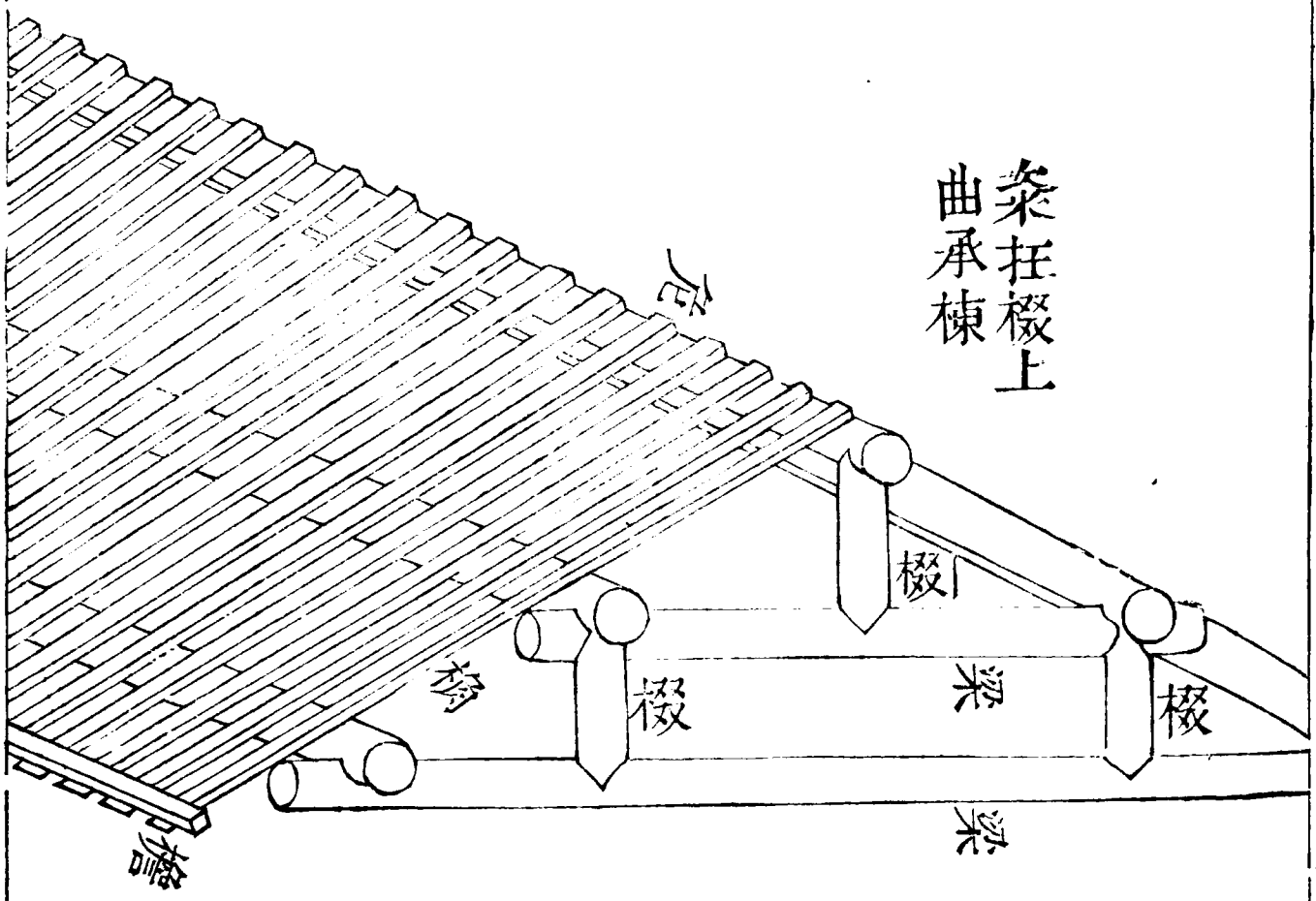
重霤一名承霤今以銅錫爲之或用木或用竹謂之隔漏

右屋圖六

易繫辭傳云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虞翻註云宇謂屋邊也說文宇屋邊也士喪禮云置于宇圖註云宇梠也是宇又名梠爾雅云檐謂之樀說文云齊謂之檐楚謂之梠是宇梠檐樀一也大壯上震爲木旁通巽爲長木棟也下乾爲天天覆象宇亦覆象故釋名云宇羽也如鳥羽翼自覆蔽也霤說文云屋水流也是霤爲雨流屋上之名故從雨檀弓池視重霤重霤施檐下以承霤水如兩重霤然然則檐邊流水之處即名爲霤故鄉飲酒記磬階間縮霤以磬之下垂者

爲霤也玉藻足如履齊頤霤以頤之下垂如霤也燕禮賜鐘人于門闔下說文闔謂之樀以在門者從門爲門內霤洗設于阼階東南當東檐爲當東霤孟子榱題數尺註云屋霤也亦以檐邊榱題之際爲霤然則一地也自榱言之爲榱題自檐之下覆者言之爲宇自雨下流之垂瓦言之爲霤也左氏褻公二十八年傳云援廟桷動于甍註云屋棟說文云甍屋棟也杜所本也竊謂甍從瓦宐非木類釋名云屋脊曰甍孔氏左傳疏亦取之乃屋脊與棟居屋之正中慶氏縱多力亦何能援桷而使之動惟廣雅云甗謂之甍甗卽霤也葢雨流處

之瓦之名與桷相近故援桷而桷上之甍動張衡圖
京賦云甍宇齊平甍與宇平正卽雷之一證非棟與
屋脊也


桼枉棳上
曲承棟
危
棳
棳
棳
梁
梁
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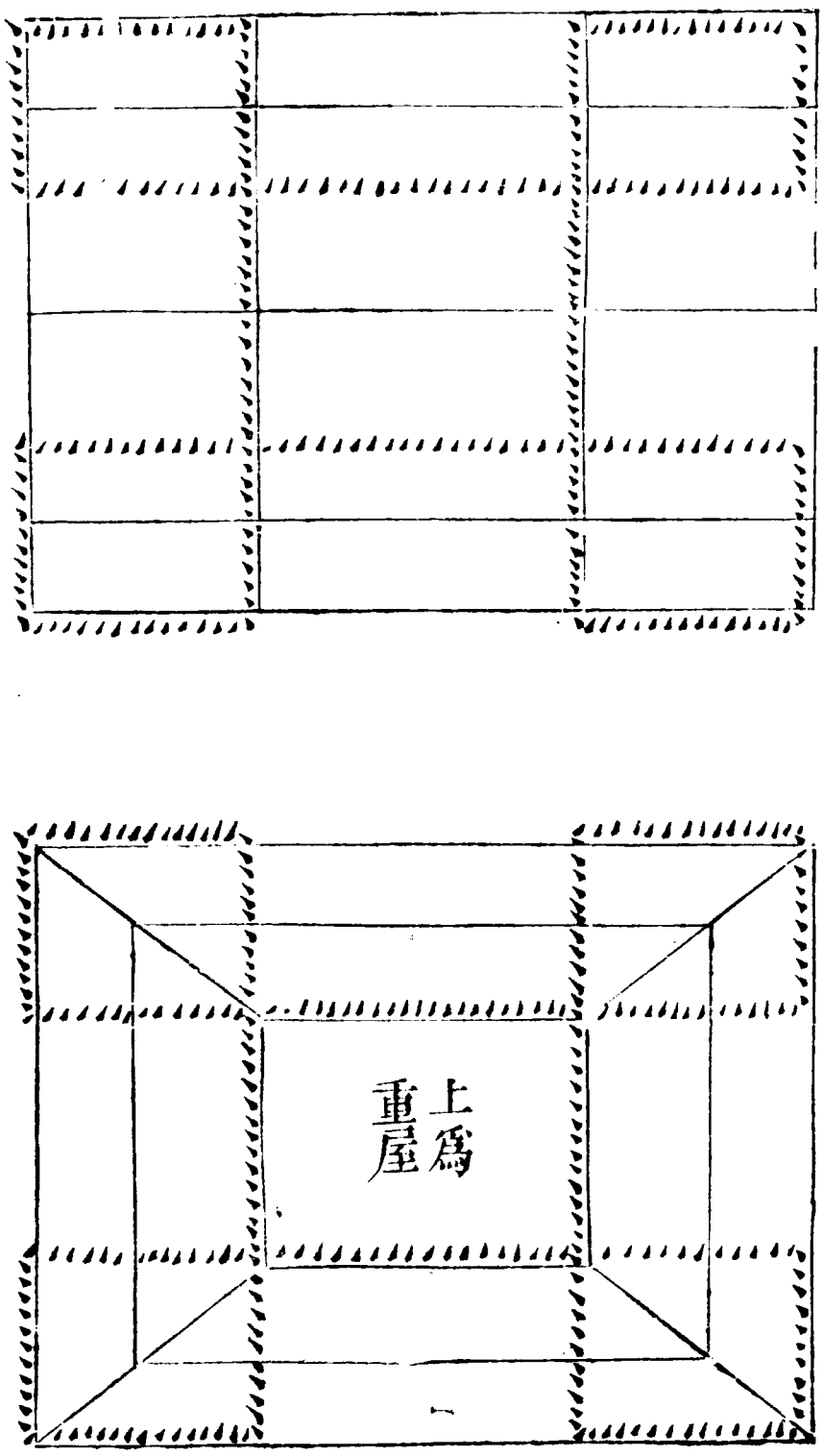
右屋圖七

爾雅釋屋上諸名甚詳云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棳梁之上肴棳則梁乃橫于南北庪者之名俗冒梁于棟不惟爾雅另文釋棟以別梁而棟上亦斷無肴棳之理棳卽梲爲梁上短柱一名侏儒柱高誘云朱儒梁上戴蹲跪人也葢漢魏間或刻棳爲侏儒人形如魯靈光殿賦所稱雅跽相對者因肴是名而漢儒注經遂以當時之名明古之棳其實古之棳止繪爲藻文不雕刻人形也又云開謂之槉栭謂之楶說文云榕蒪櫨也栭屋枅上標也又云開門蒪櫨也據此

粢與開一物而開爲扛門者之名郭璞則以枅釋開以櫨釋粢枅者說文云枅屋櫨也櫨柱上柎也則枅櫨亦一物之名其脊辨者張衡鬲京賦云結重欒以相承薛綜注云欒柱上曲木兩頭受櫨者左思魏都賦云欒櫨疊施孟陽注云欒櫨一也脊曲直之殊耳王逸魯靈光殿賦云層櫨磥垝以岌峩曲枅要紹而環句李善注云枅櫨爲一此重言之葢脊曲直之殊耳廣雅云蒱謂之枅曲枅謂之欒釋名云欒攣也其體上曲攣拳然也盧扛柱端都盧負屋之重也斗扛欒兩頭如斗也斗負上圓櫶也合考衆說則枅卽欒

抂柱上曲承櫨者櫨卽斗安枅上負棟者斗亦謂之斗栱（明堂位疏云李巡云栭今薄櫨也則今之斗栱論語疏云謂刻鏤柱頭爲斗栱形如山也）何晏景福殿賦云欒栱夭矯而交結言欒與栱相連其勢夭矯也逸周書作雒解註云復格累芝栭也靈光殿賦云芝栭欑羅以戢脊張載注云芝栭山節方小木爲之牚梁棟之上也各長三尺（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柱上方木曰枅太平御覽引舍人云開朱儒下小方木）斗抂欒上實爲方木節之爲櫨爲斗也乖疑矣其又名芝栭者其形層疊若芝栭之叢生斯所以名與考工記梓人作其鱗之而注云頰頜也戴氏補注云頰側上出者曰之下垂者曰而須鬣屬也此亦攢簇支張之狀

粢之稱芝栭亦猶之而也說文云蒱壁柱也高誘注淮南子云欂櫨卽梁上短柱說異未詳其云棟謂之桴桷謂之榱桷直而遂謂之閱不受檐謂之交者圜曰椽方曰桷長曰閱短曰交也又云檐謂之樀者詳見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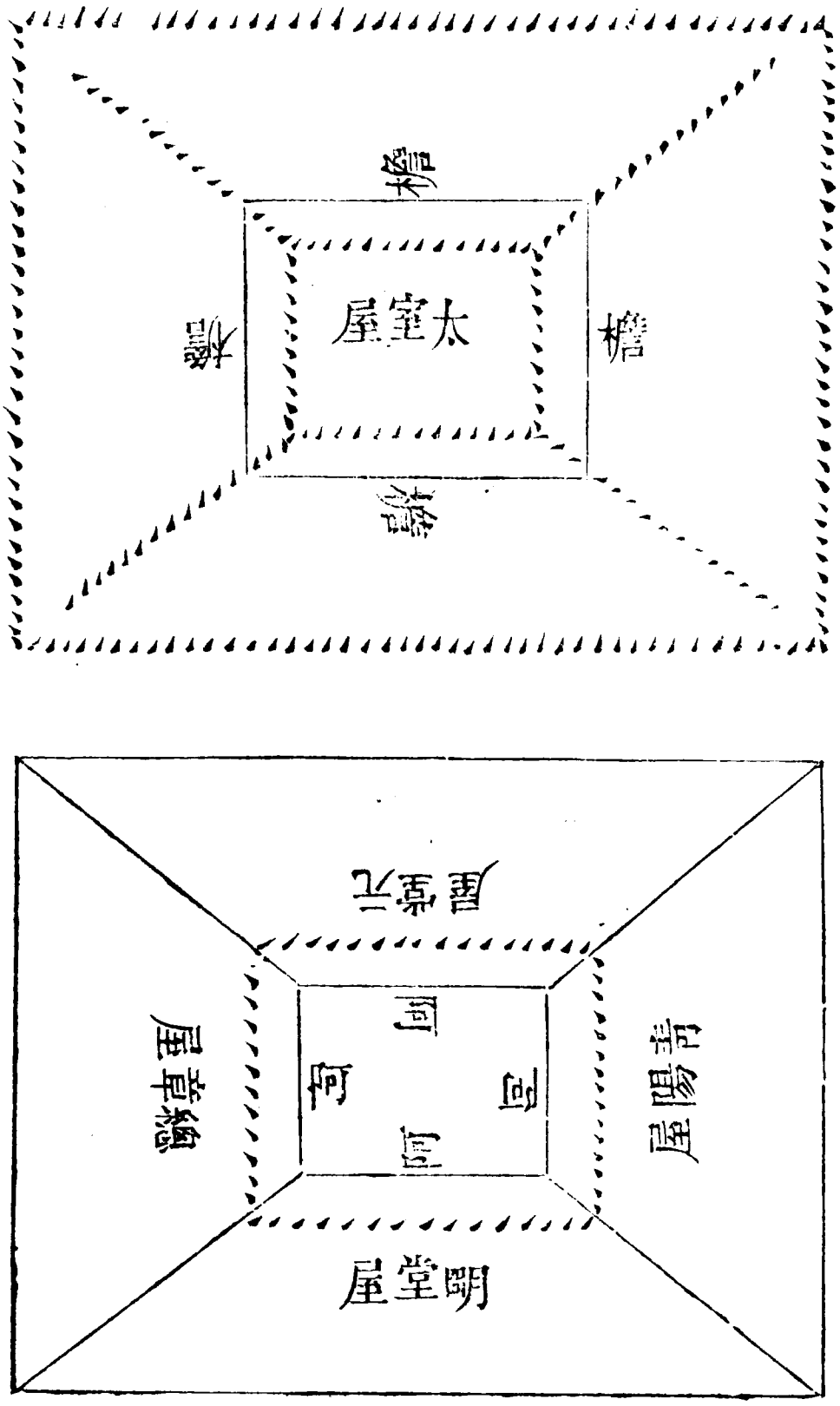


墨路爲屋墨點爲屋下之界

右屋圖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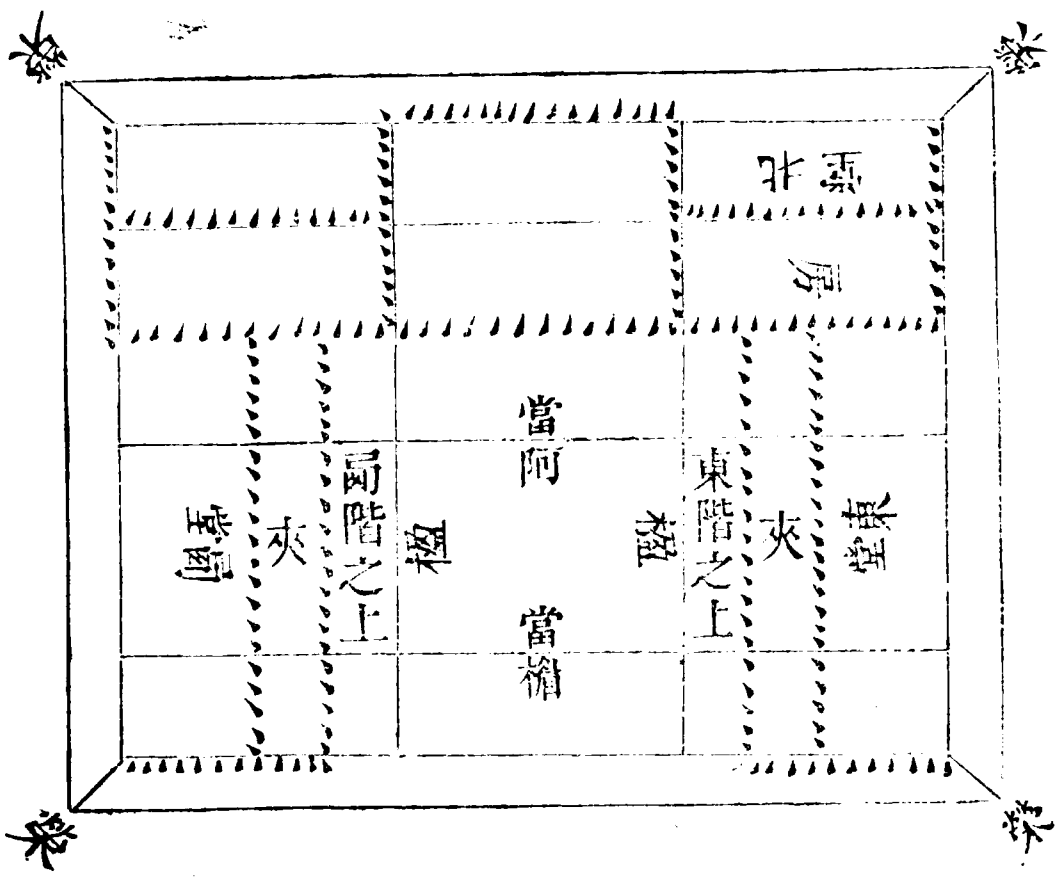
此夏殷之屋圖夏五室四堂毋室以當楣棟爲中則上下合也但五行之位同而東圅之屋異此勢必四阿重屋也殷五室四堂同于夏而四堂以當楣爲中中室當複屋四隅之室以兩楣交處爲中則上下合也但四室之上參差斜殺此勢必界其邪處而爲八个也（詳見明堂諸篇）制以變而益精周爲當矣然九室之制與一阿之屋合而八个之制則斷與一阿之屋不合九室之制與四阿之屋合而翼室之制則斷與四阿之屋不合殷以九室之故而改四阿周以四阿之故而

改八个舍屋而講堂宮室之制無怪其說益巧而益室
也


檐
檐
太室屋
檐
檐
元堂屋
總章屋
青陽屋
明堂屋

右屋圖九

周以四阿之屋易九室爲八个其中央重屋當下太室東阿之屋當下青陽南阿之屋當下明堂𠧪阿之屋當下總章北阿之屋當下元堂明乎大室之屋而四阿之屋定明乎四阿之屋而五室之制定不知其堂視其屋焉可矣餘詳下卷明堂圖


北堂
房
當阿
東階之上
東堂
夾
楹
楹
當楣
西階之上
夾
西堂

右屋圖十

四阿重屋之制明叓以兩下之屋言之屋處于上堂處于下其間相接者惟牆與楹楹之制自來無詳之者明堂位刮楹作雒解旅楹明堂之制也言旅則多矣个蓋以楹介之其位置不可考顧命翼室與諸侯大夫同李如圭云古之築室以垣墉爲基而屋其上惟堂上有兩楹而已又云楹之設蓋在肯楣下學者多宗之竊謂非也以廣二十餘丈之屋止用兩柱斷無此理商頌殷武篇云旅楹有閑寢成孔安傳云寢路寢也箋云正斲于椳上以爲桷與衆楹云衆楹非止有二矣禮經多言

兩楹者繹名云楹亭也亭亭然孤立旁無所依也齊
晉讀若輕輕勝也孤立獨處能勝任上重也然則無
所依者謂之楹堂屋之柱多依牆壁而立其無依者
惟堂上之兩楹非兩楹之外別無柱也至謂在楣之
下是尤不然楣之梲著梁高在梁之上兩楹無
高繫于楣之理求之今屋絶無此狀試以經文言之
鄉射記云序則物當楣棟堂則物當楣其禮文云豫則
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是楣在楹南棟在楹北楹在楣
與棟之間故公食大夫禮云豆實實于罋陳于楹外
簋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間曰楹外曰楹內曰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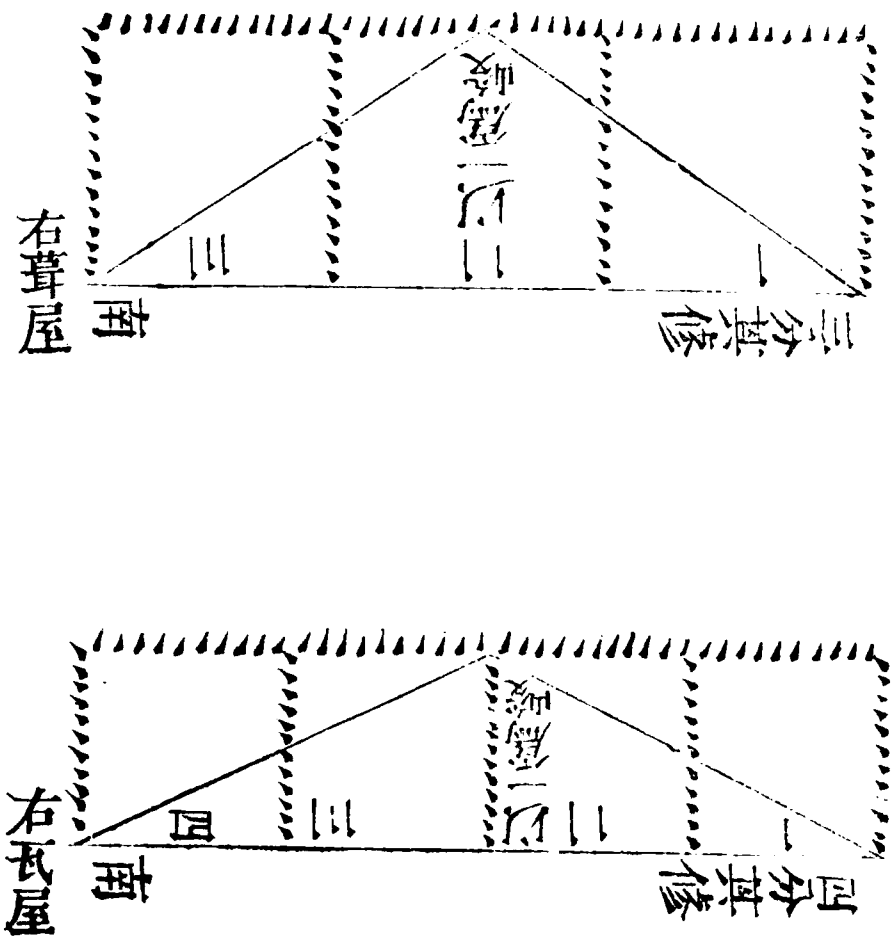
楹間明是三處旣云楹內又云兩楹間者自楹北至兩楹間篚皆陳也大射儀梓人設物于兩楹之間此大射當堂之正中與序當棟庠當楣不同也聘禮公當楣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蓋君當楣東賓立鬲楹鬲君北進賓東行君進一賓進二故會于中堂之東東楹之鬲楹與中堂竝其在楣棟之間尤可見也其註云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云入堂深則視楣爲進屋以棟爲中堂以中堂爲中中堂在棟楣南北之中兩楹在中堂之東鬲故云中堂與東楹之間也兩楹之地旣定而

楹之東鬲可考矣檀弓云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鬲階之上則猶賓之也兩楹之間爲中堂無疑以此例東階之上鬲階之上則東階之上者東楹東也鬲階之上者鬲楹鬲也葢自階至房戶之胥通謂之階之上也于何見之燕禮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鬲鄉云阼階上猶云東階之上也下又云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準此則公之席在楹北序之鬲楹之東而此地謂之阼階上是知東階之上乃由階至房戶之名也疏者泥于階字謂殯于四尺五寸

之地而疑考工七筵之度不知七筵自屬明堂而殯宮不居檐下也尚書大傳云天子之堂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又分內以一爲高東房夾房北堂各三雉鄭氏注云內堂東夾序之內也鄭氏以東夾堂卽夾室之肯堂故謂序內爲內竊以伏氏之所謂內宏合夾室及中堂而言也東夾堂向外故爲外夾室以內視東夾堂爲在內故曰內也其云東夾房北堂各三雉者統以九雉而三分之故曰三雉其實各階之一雉東夾房北堂止各得二雉三分雉之二使各三雉則階乘餘地不然則室止廣二雉不應室轉視房

爲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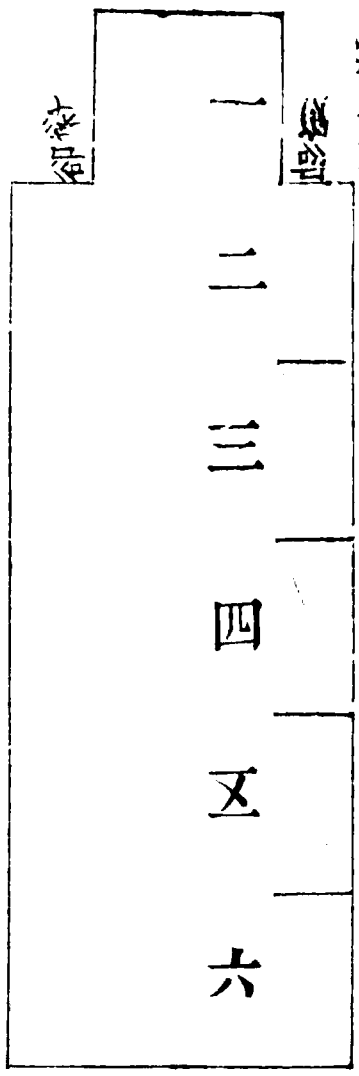
羣經宮室圖


右葺屋
南
三
二
一
三分其修
二分一爲峻

右瓦屋
南
四
三
二
一
四分其修
二分一爲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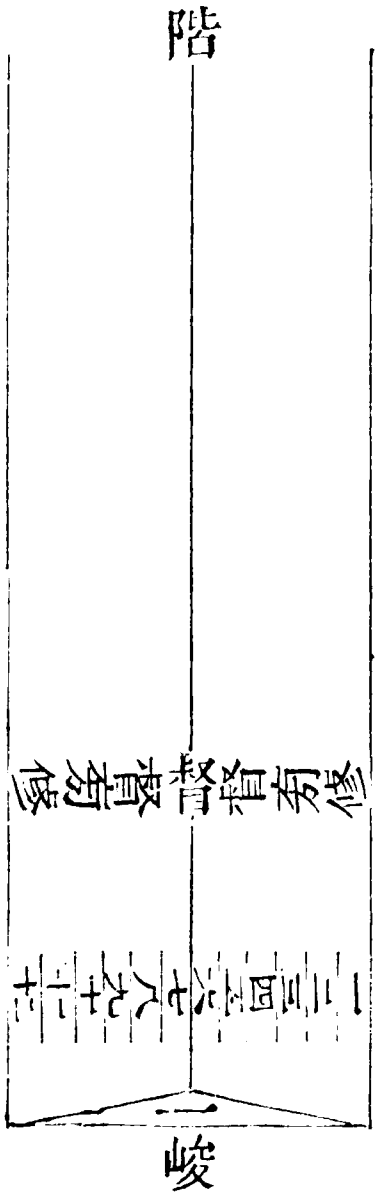
右屋圖十一

考工記云葺屋三分瓦屋四分註云各分其脩以其一爲峻疏云葺屋謂草屋草屋宜峻于瓦屋脩謂東圖爲屋則三分南北之間尺數取一以爲峻假令南北丈二尺草屋三分取四尺爲峻瓦屋四分取三尺爲峻也按以屋爲三角形下平度修丈二尺中分之爲兩句股則每句六尺股四尺弦七尺二寸餘一六爲葺屋句六尺股三尺弦六尺七寸餘一一爲瓦屋也記又云囷窌倉城逆牆六分堂涂十胥二分竇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逆牆堂涂不易明附圖于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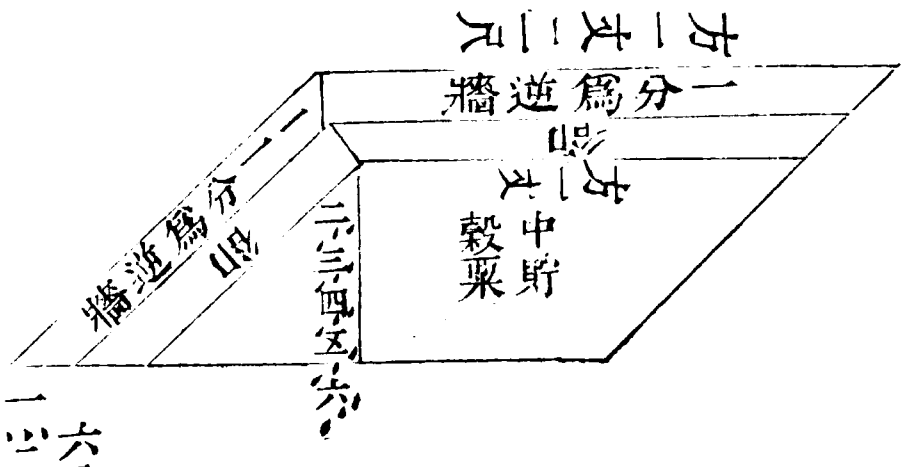
逆牆

註云逆猶卻也六分其高卻一分以爲綱疏云假令高丈二尺下厚四尺則于上去二尺爲綱上惟二尺知丈二尺則厚四尺者以記文牆厚二尺崇三之準之也高得六分九尺之一則厚得三尺之半爲逆牆之度



註云謂階肯若今令甓祴也分其督旁之修以一分爲峻也疏云令甓今之磚也祴磚道也名中央爲督所以督率兩旁修謂兩旁上下之尺數假令兩旁上下尺二寸則取一寸于中央爲峻峻者取水兩向流去故也按上下者自中至邊之謂兩旁邪綱故中央峻也

窌逆牆圖



註云囷圜倉穿地曰窌疏云窌入地口寬則牢固按說文窌窖也月令註云方曰窖蓋掘地作方形內四面亦爲牆設深六尺則口上一分縮卻一尺故寬于下計之若方一丈其口上高一尺之處則方一丈二尺也月令仲秋穹窌修囷倉高誘云圜曰囷方曰倉蓋于屋之中建牆或方或圜以貯穀其上不接屋爲逆牆也廩爲屋室之名倉囷窌則廩中貯粟者之名

羣經宮室圖下

社稷圖一
社稷圖二
宗廟圖一
宗廟圖二
宗廟圖三
明堂圖一
明堂圖二
明堂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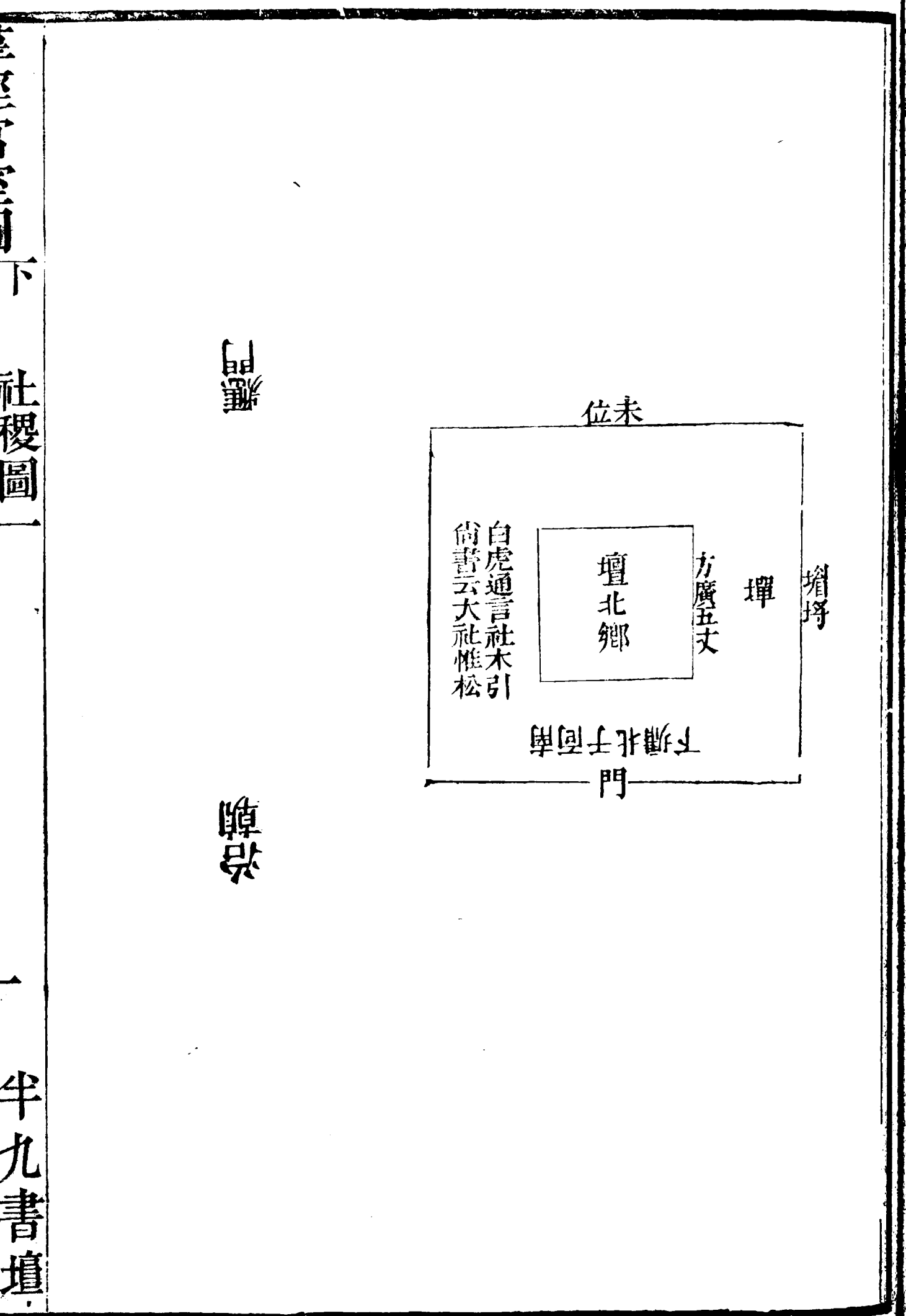
揚州焦循學

半九書壇

明堂圖四
明堂圖五
明堂圖六　附九室三三相重圖　四室之角接四室圖　七筵九筵分兩面圖　毋堂深七筵圖
明堂圖七
壇圖
學圖一
學圖二
學圖三
學圖四　附鄉飲酒敷席圖
學圖五

敘

凡十九篇附圖五



未位
壇北鄉
方廣五丈
壇
壝埒
白虎通言社木引
尚書云大社惟松
下壝北于面南
門

右社稷圖一

此大社也白虎通引春秋文義云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社稷二神同功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未獨斷云天子社稷土壇方廣五丈諸侯半之蔡氏

位者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門正午社壇在右是爲未位乾鑿度謂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郊特牲謂社祭土而主陰氣土與陰竝坤象故位於未此社稷居右之義也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註云壝壇與堳埒也疏云謂於中門之外右

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于廟門之屏設勝國之社稷其社稷外皆肴壝埒于四面也周書作雒解云乃建大社於國中其壝東青土南夷土圅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按尚書金縢篇云爲三壇同墠馬氏註云壇土堂祭法云去壇爲墠註云除地曰墠封土曰壇鄭風東門之墠傳云墠除地町町者正義云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壇墠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墠蓋古字得通用也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子產相鄭伯如楚舍不爲壇正義云服虔本作墠解云除地爲墠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者則讀爲墠也蓋墠从單壇从亶音同故相通借據金縢祭法則義各殊也說文云埒卑垣也蓋壝爲擁土之名故壇埒均謂之壝周書之壝獨指壇言其壇之土

肴五色也春官鬯人凡祭祀社壝用大罍此壝亦以壇言五色土之說亦見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圅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明肴土謹敬絜清也白虎通引春秋傳云天子肴大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圅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爲封社明土謹敬絜清也蔡氏獨斷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皆與周書說同禹貢徐州貢土五色鄭氏註云土五色者所以爲大社之封社之用五色土兼薿也胡氏渭云漢書武帝賜齊王閎策曰受茲青社燕王旦曰元社廣陵王胥曰赤社蓋古之遺制猶存故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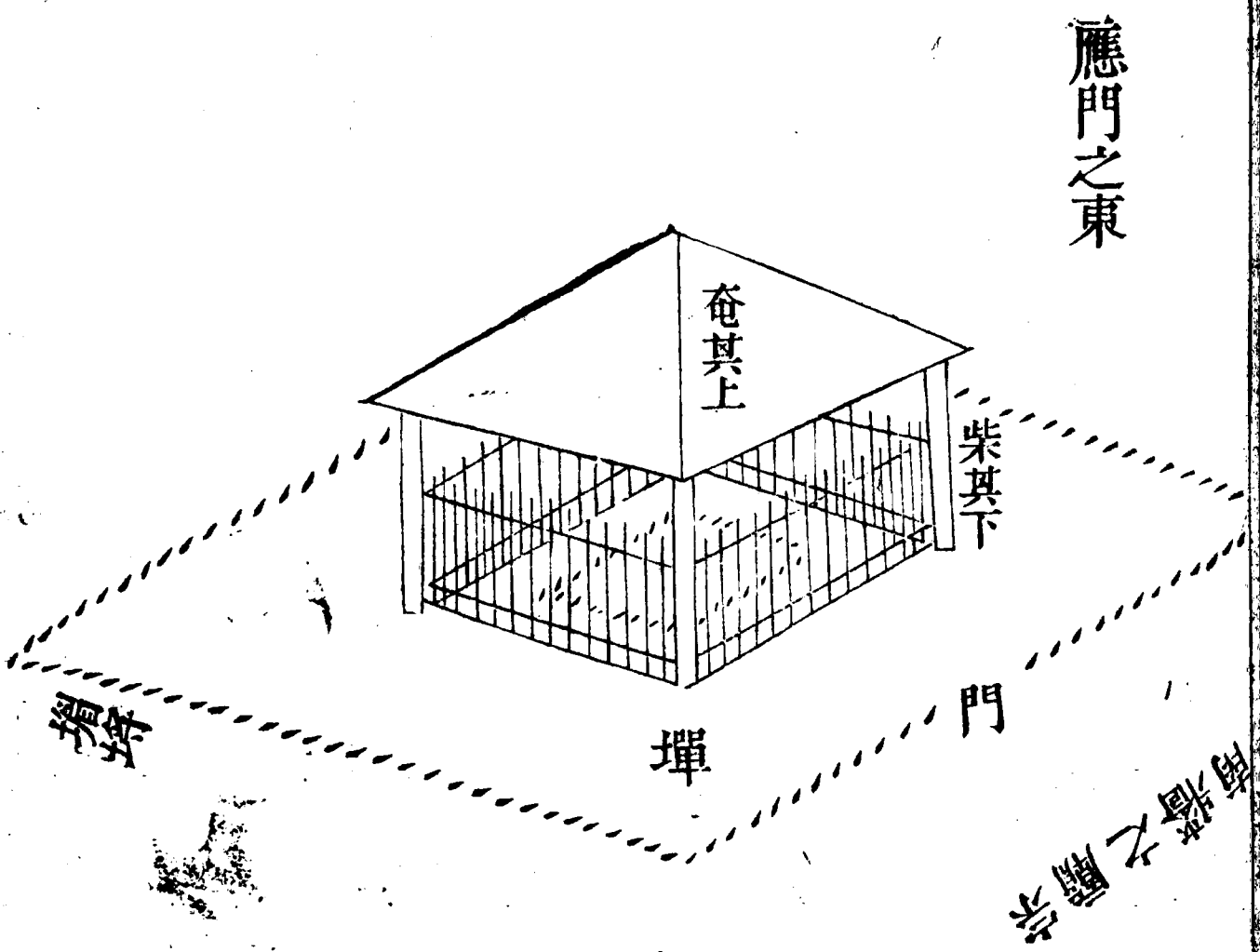
祀志元始五年令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也郊特牲云君南面於北墉下註云北墉社內北牆北堂書鈔引太公金匱云植槐于王路之右起兩社築垣壇祭以酒脯食以犧特尊之曰社垣與墉同類是壇外有垣周之也鄭氏以爲墉埒則所謂墉者弟壝土爲卑垣以覲禮會諸侯之壇例之當然郊特牲正義引條牒論云稷壇在社壇圖俱北嚮營並壇其門或曰在社壇北蓋覲四方之諸侯故四面有壝門此北嚮則社壇之北有門義或然也其云稷壇在社壇圖即蔡氏別壇之說竊爲五事以辨之封人掌設王之社壝註云不言稷者稷社之細

也疏引孝經緯云社是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原隰是五土之一耳五土者山林屬木川澤屬水邱陵屬火墳衍屬金原隰屬土洪範五行五曰土又曰土爰稼穡又曰稼穡作甘是穀屬於土稷者五穀之長故祭原隰之神謂之稷原隰已在社之中又立稷壇是有二稷矣其辨一周書言社壝用五色土蓋青土山林也夷土邱陵也白土墳衍也驪土川澤也黃土原隰也今於社壇之外另立稷壇將亦用土五色與是仍社矣將純用黃土以象原隰之神與則社已冒有黃土矣明堂之側別無太室大社之右另立稷壇

乘是制也其辨二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疏云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尚尊尊之義社爲五土之總神其尊於稷乘疑今稷壇轉居社壇之右是尊卑之位紊矣其辨三勝國之社屋其上而柴其下使脊二壇毋壇方廣五丈並得十丈屋必離壇以編棧則又兼以四面餘地及中相間之餘地屋已廣十餘丈較九筵之數已將倍之是誡社之屋大於明堂也且壇中不可以立楹柱此十餘丈之楣棟豈柴棧之壁可支與其辨四大司徒封人言社稷之壝封人鬯人亦獨言社壝小宗伯言右社稷匠人亦獨

言右社不聞脅獨言稷者白虎通云不謂之土何封土爲社故變名謂之社別於衆土也爲社立祀始謂之稷語不自變脅内外或曰至稷不以稷爲社立祀變其名事自可知也不正月祭稷何禮不常存養人爲用故立其神文雖殘闕不可詳說然云爲社立祀謂之稷蓋於社壇之上兼祀稷也以原隰之神脅生又穀之功故獨表而祭之而配之以后稷也小宗伯大師則帥脅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春烝嘗公二十又年傳陳侯擁社以待於朝是祭社則壇上另設社主鄭氏云以石爲之以此準稷若亦脅主祭時同設於社壇上故

白虎通曰立其神而不曰立其壇也其辨又舉此又事兼稷壇明矣陳氏禮書謂王社兼稷壝又云王社侯社不置稷大社國社皆有稷此據漢魏官社兼稷晉書禮志云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兼稷故常二社一稷以王社不祀稷兼稷壝太社祀稷另有稷壝余則謂皆祀稷而皆兼稷壝也


應門之東
奄其上
柴其下
墠
門
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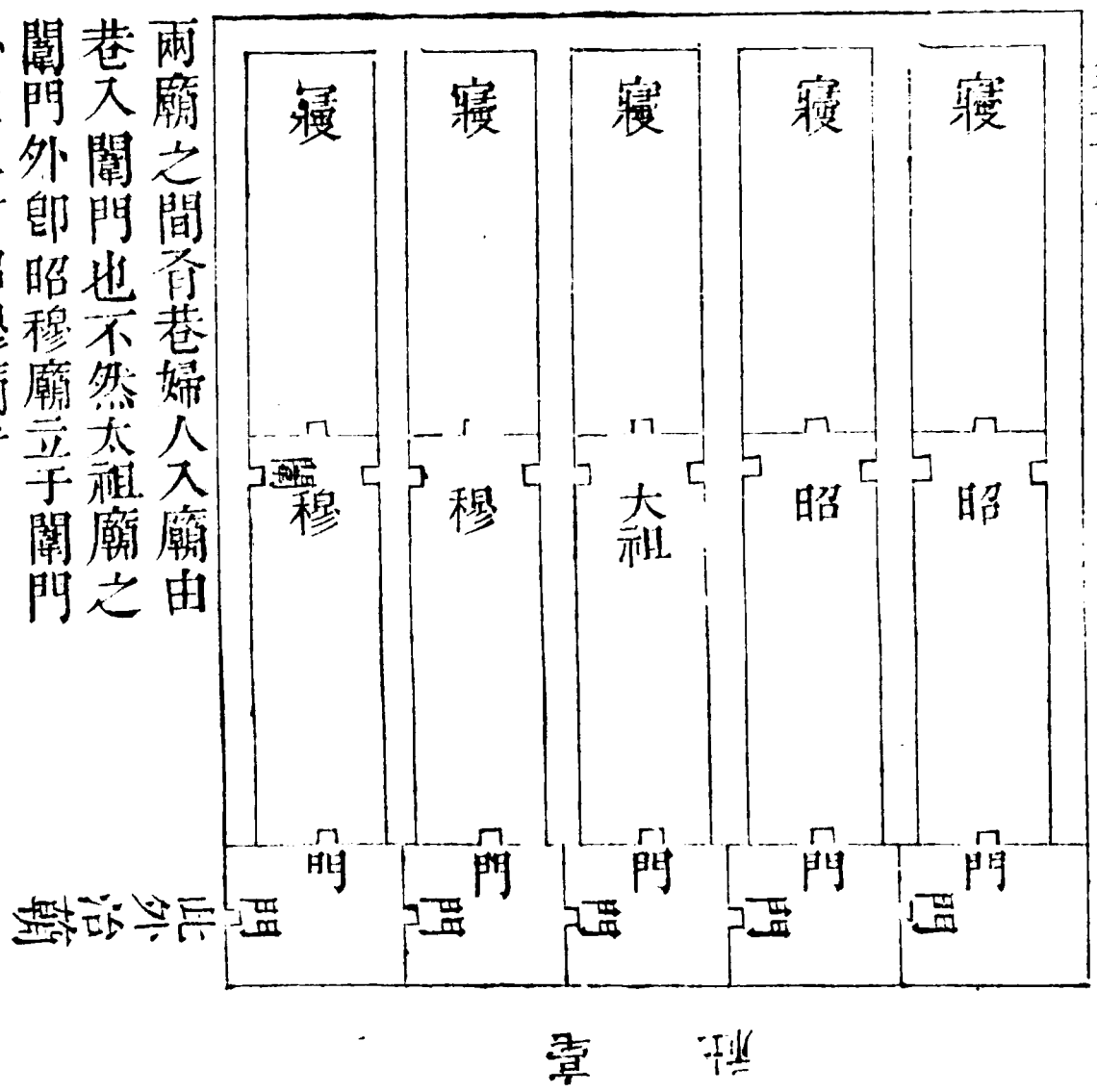
右社稷圖二

此亳社也其制散見諸書者穀梁傳云亡國之社以爲廟屏白虎通云置宗廟之牆南蓋爲廟屏者爲廟之屏蔽其地當亦樹木廟門外望見之故以爲誡也郊特牲云亳國之社屋之又云薄社北牖使陰陽時也註云絕其陽通其陰云而已公羊傳云蒲社災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掩其上則屋之之謂也柴者說文云小木散材月令收秩薪柴註云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管子山國軌篇云握以下爲柴

楂把以上者爲室奉三圍以上者爲棺槨之奉則柴爲小木棄疋也地官媒氏聽男女之陰訟於勝國之社註云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棄所通春官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註云勝國邑所誅討者社稷者若亳社是矣存之者重神也蓋揜其上而棧其下爲北牖論衡亦云亡國之社屋其上棧其下絕於天地此卽公羊說而易柴爲棧說文云棧棚也通俗文云板閣曰棧見一切經音義管子內業篇云傅馬棧最難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直木棄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棄所

施矣淮南子道應訓云柴箕子之門註云紂死箕子亡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考諸說蓋編木爲壁蔽其四面如今之柵欄也然胥不能兼疑者以柴作棧已自通明不必又於北爲牖且柴棧之上牖難依附所云北牖使陰明與公羊傳柴其下之說不可强通竊謂如郊特牲說唯北胥牖則不可以入尸祝之類其將列於牆外（烋官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祝見喪祝）恐非禮意疑四面爲棧向北胥門可通出入也依公羊傳作圖北牖之說姑置勿論

二祧兼寢蓋與姜嫄之廟另立一處



兩廟之間有巷婦人入廟由巷入闈門也不然太祖廟之闈門外即昭穆廟立于闈門外豈立于昭穆廟乎

右宗廟圖一

天子七廟之制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云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又廟乘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正義引禮緯稽命徵及鉤命決云唐虞又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又殷又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

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曰皆月祭之遠廟爲祧脅二祧享嘗乃止注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其注周禮守祧云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

廟是二祧卽文武之廟明堂位所謂文世室武世室
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而立四廟注云四廟高祖以下與始祖而又此云與
始祖而又與王制所云與太祖而七異者蓋又廟之
之制自虞至周通典云唐虞立又廟夏氏因之呂氏
春秋諭大篇引商書云又世之廟自天子至附
庸皆同通典云鄭元按禮緯元命包云天子又廟二昭二穆與始祖而又陳氏
禮書云公侯伯子男其衣服宮室車旗等衰雖殊其立又廟一也春秋
書紀季以酅入于齊公羊傳云紀季請後又廟
以奉姑姊妹則附庸之廟與諸侯同可知也周于又廟之外更立
二祧故周儒說禮者謂之七廟此鄭氏義也乃七廟
之位古無明文賈公彥言諸侯之又廟平列此七廟
或亦如之則成王時文王屬王考廟武王屬皇考廟

當是時祧廟立乎抑不立乎立則祀者何主倘虛之以待文武之親盡則曾子問所云七廟乘虛主者胥虛主矣倘先祀高祖之祖父則是共懿之胤六世而親盡孝夷而後四世而易檐而制紊矣不預立則先此之五廟已定至此必增加改造羣主遞移非所以安祖考奠鬼神也且爲計之廟制同于路寢毋堂東西九雉得四十五步七乘之得三百十五步饎爨在西堂下則堂下至壁胥餘地也士冠禮適東壁注云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是闈門在壁而闈門之外必胥巷道以居兩廟之夾中也然則此四

十五步外又加以堂下餘地及牆之厚巷之廣毋廟至少約得十步共七十步竝之已三百八九十步治朝之左僅廣四夫得四百步去七廟之三百八九十步此外宿衛官舍畜涂豈十餘步所可受者因考周禮隸僕職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注云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祧乘寢詩云寢廟繹繹相連皃也肯曰廟後曰寢若祧與五廟竝列而祧獨乘寢何以成制則二祧與五廟必非一地也惟祧與廟不一地故廟有寢祧乘寢親盡而立之爲乘礙于五廟抑五廟共廣三百步于朝左爲可置左傳言襄王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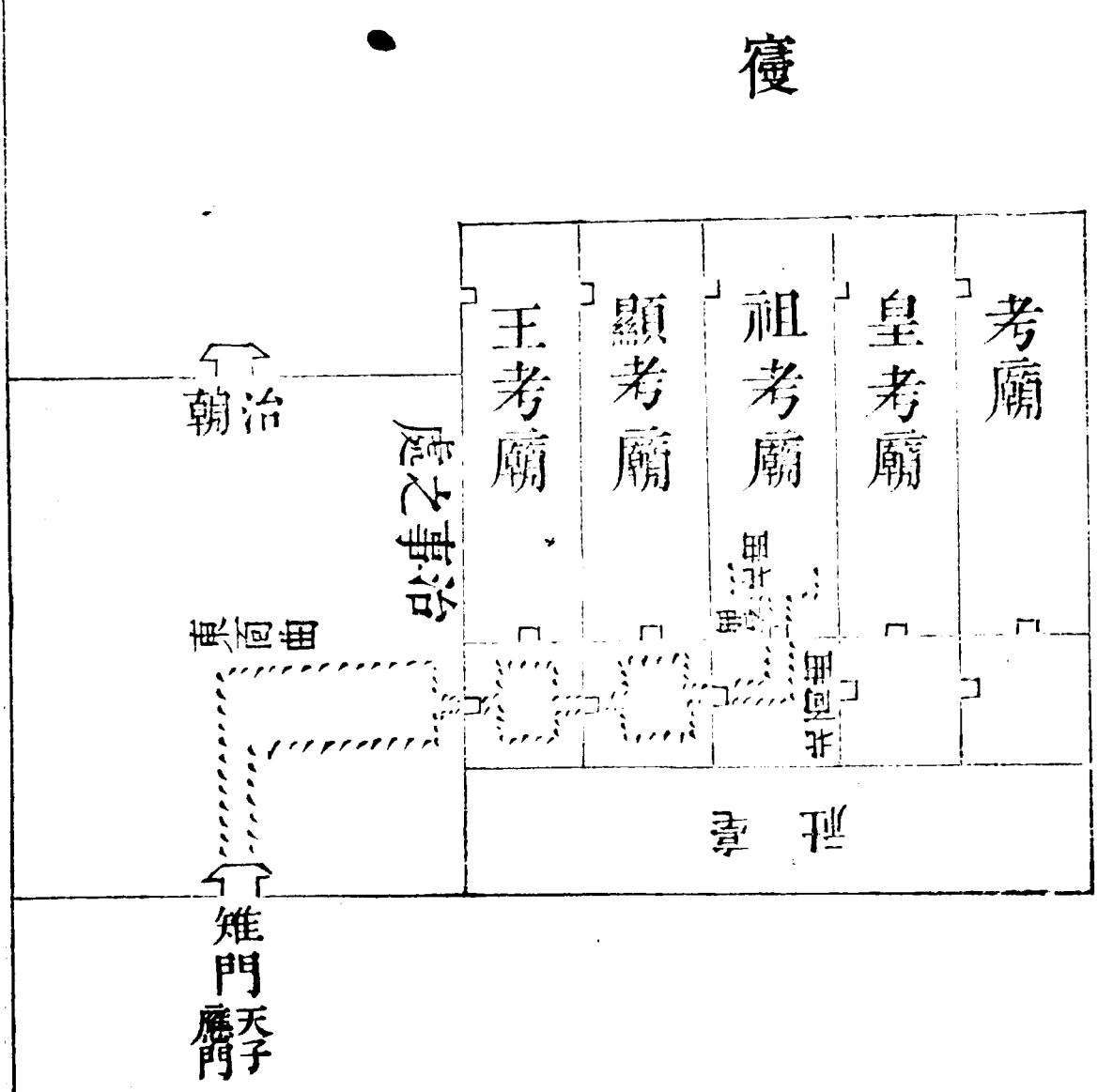
文武胙于齊史記言顯王致文武胙于秦獨曰文武必文武之祧另立另祭乃專得此稱魯賜天子之禮樂于周公之廟爲天子五室之制春秋太室屋壞注云大廟之室明堂位云祀周公于大廟又云大廟天子明堂太廟爲明堂制羣宮仍翼室制故子貢觀于魯廟脊北堂九蓋因周祀先妣亦立閟宮因周脊二祧亦立魯公武公之宮且雉門而兩觀丹楹而刻桷皆天子制也于魯之制可以明周之制矣余信鄭氏七廟之說又爲細推之如是若宗在七數之外言自劉歆九廟之制造于王肅廟位相次而南之說擬于孫毓而皆非也寢者薦新月祭皆于是二祧無寢故不月祭春秋昭公十八年傳云子太叔之

廟在道南寢在道北廟必南向寢在其北則寢在廟後也準以燕寢之脊廷則廟寢亦必脊廷尺寸雖不可詳而其制必非甚狹者肯廟之堂七雉得三十丈步廷三倍之門堂三之二共百六十餘步七廟九廟之不可平列皃如彼如孫嶽之說相次而南則四廟相承已六百四十餘步更加祧廟則八百步矣肯脊亳社後脊諸寢此王宮三里之地不足勝其長矣闈門者考工記云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注云廟中之門曰闈雜記記夫人之奔喪云入自闈門升自側階以階例門則闈亦在側爾雅云宮中之

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衖門謂之閎孫炎云闈宮中相通小門也李巡云閎衖頭門也公羊于內朝逢外朝之門爲閨蓋在路門之旁者地官師氏守王門保氏守王闈守門者守其中央之路門守闈者守其左右之闈門唐人名其東𠜱門爲閤閤卽古之闈門大小可通稱也文獻通考云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𠜱上閤門故謂之入閤冊府元龜云常朝出入取東上閤門或遇奉慰卽開𠜱上閤門士虞禮主婦亦拜賓注云拜之于闈門之內闈門如今東𠜱掖門又注保氏王闈云宮中之巷門然則朝廟之外皆有巷相通其巷側之門曰闈而在巷頭者曰閎惟其在巷側故在朝廟之東

鬲壁婦人由巷而入廟故出自闈門也乃閨閤與闈可通稱闈與門亦可通稱劉昭續漢志注引古大明堂之禮云日中出南闈見九侯門子日側出鬲闈視五國之事日闇出北闈視帝節是也志注又引王居明堂禮別陰陽門南門稱門鬲門稱闈是則闈之異解與考工不同也閎亦肴二說春秋成公十七年左傳云齊慶克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此巷頭之門也襄公十一年傳云盟諸僖閎注云僖宮之門昭公二十年傳云華齊御公孟及閎中注云閎曲門中曲門者卽曲城僖宮之門者卽聘禮每曲揖之曲是

毋曲之門亦名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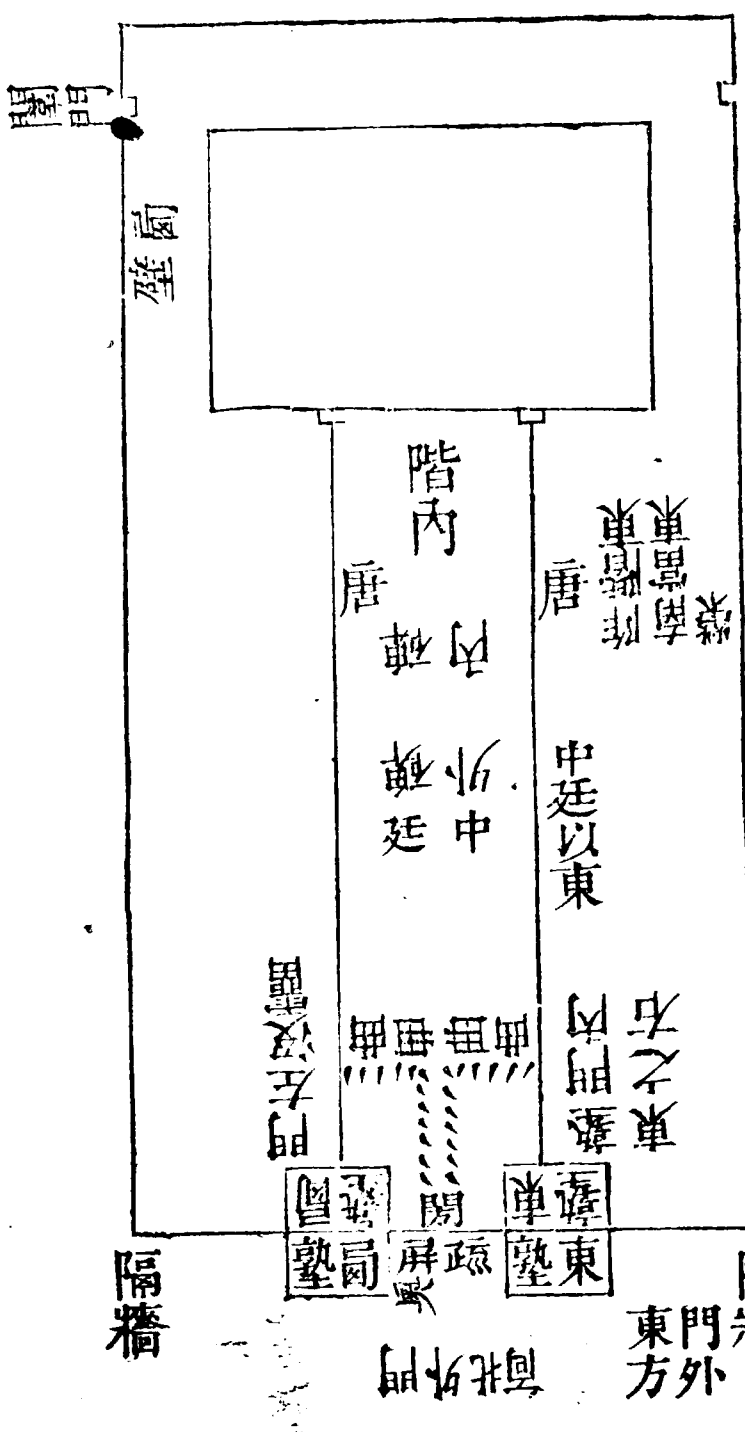

寢
考廟
皇考廟
祖考廟
顯考廟
王考廟
治事之處
治朝
東面曲
北面曲
北面曲
社臺
雉門
天子應門

右宗廟圖二

士冠禮每曲揖註云入外門將東面曲揖直廟將北面曲揖註又云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聘禮云每門每曲揖疏云諸侯有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圖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隔牆隔牆中夾通門若然祖廟已圖隔牆有三閤門亦有三東行經三門乃至太祖廟門中則相逼故將入門有曲入門則相遠入門既入也故又有曲是以每門皆有曲今合二禮文爲此圖也知廟平列者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

肯大夫士居後凡肯功者居肯註云先王造塋者始葬于此之君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扃註肯功者云居王墓之前昭穆之中央以墓例廟知廟之昭穆亦夾處東扃也

寢



右宗廟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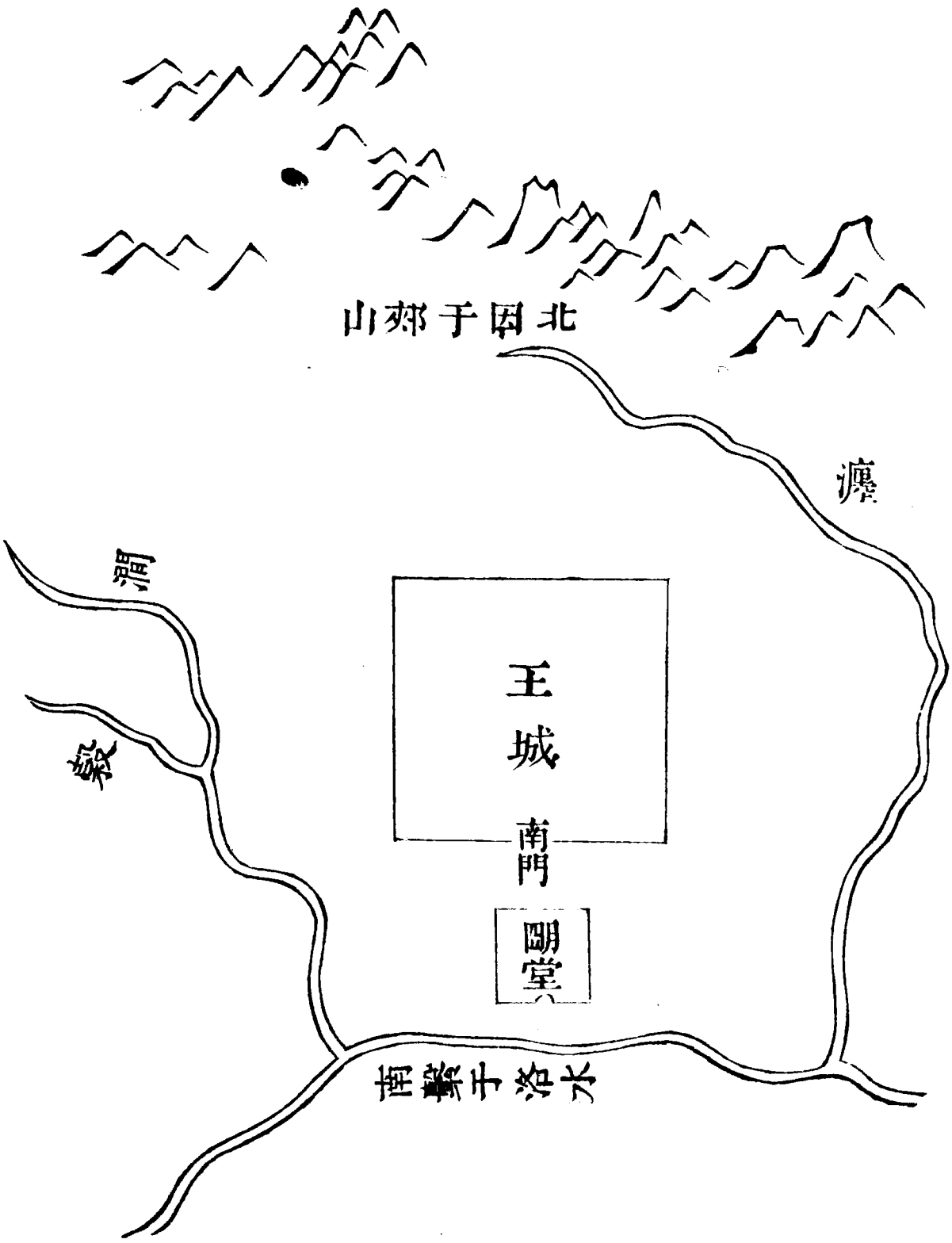
宗廟之制與路寢同其宜辨明者爾雅釋宮云閎謂之門詩祝祭於祊傳云祊門內也說文云扉門內祭先祖所彷皇也重文作祊此祊卽閎門內曰祊祭於門內亦曰祊以門內故从門以祭故又从示其實一也郊特牲云繹之於廟門之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註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閭室繹又於其堂據此則門外之墊亦得名祊蓋楚茨所言爲正祭之祊特牲所言爲繹祭之祊故以楚茨之祊爲在門內特牲之祊爲在門外竊謂繹祭之名見於諸經者絕不與

祊混禮記凡所謂祊皆正祭索神之名所云爲祊於外（禮器文）而出於祊者（祭統文）皆對室中言非門外也家語孔子引周禮繹祭於祊此亦謂明日之祭在廟門內非以祊爲門外之名特牲之所謂失之者繹在庫門之內爲失失在庫門不在門內也（秦侍郎蕙田云祭統云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內則全於臣全於子蓋祭祀之禮皆行於廟門之內不當在廟門之外）繹宮又云廟中路謂之唐陳風中唐有甓傳云中中庭也唐堂涂也甓瓴甋也周書作雒解隄唐孔鼂註云唐中庭道隄謂高爲之也說文云隄塘也塘蓋卽唐隄唐一物狀類於防故得同名瓴甋者爾雅云瓴甋謂之甓註云甓甋磚也今江

東呼瓴甓考工記堂涂十肴二分註云謂階前若令甓祴也疏云令甓今之磚祴磚道也知令甓是磚者廣雅云瓴甋甓甗甎也是磚卽令甓也祴卽陔儀禮鄉飲酒禮云賓出奏陔註云陔陔夏也陔之言祴也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肴鍾鼓矣春官鍾師職云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杜子春云祴讀如陔鼓之陔是祴陔古今通借字也說文云陔階次也蓋堂下之道以磚爲之高於平地也說文云甓瓴甓也墼令適也是甓又名墼月令註引逸中霤禮云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孔疏謂門之奧爲廟外圅室之奧竊謂禮文明曰門之奧則卽指門之圅南隅也祀戶於戶內故席於室中之奧祀竈於門外東方祀門於門樞祀行於門外之圅故席

於門中之奥奥以東南隅言不必泥其爲室中之名

而以爲圆室之奥也


北因于郟山
瀍
澗
毅
王城
南門
明堂
南繫于洛水

右明堂圖一

明堂之說言人人殊而所在則以南門外爲定玉藻云天子元端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註云南門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旹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於路寢夾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知聽朔在明堂者以月令十二月所居以布政云閏月立於門則十二月各處其方矣言南門外者周公營洛邑制七十里之郛南繫洛北因郟相去二十餘里南門外去水止四五里今洛城去水三里故王城在局北明堂在其間故五經異

義淳于登說明堂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也明堂月令說謂在近郊三十里如是則每月聽朔必踰洛水且洛水之外已非近郊蓋言其制如此爾若按東都之形勢宜以三里斷之故不曰南郊曰南門外也必以東都言者周書作雒篇言周公作明堂之制是明堂在東都而鎬京之明堂乘肴明文蓋明堂之設所以朝諸侯頒政令祀天帝宗文王非諸侯所肴未制禮樂仍依侯制乘明堂既卜天下之中營王城建明堂於此而局京不朝諸侯乘明堂也惟局京乘明堂故顧命諸侯朝於治朝左氏昭公四季傳云康肴酆

宮之顊顊於酆宮乘明堂也鎬京乘明堂而樂記言
武王祀乎明堂者鄭氏謂文王之廟乃文繫於不復
用兵之後蓋兼制作以後言不必泥於武王而以文
王之廟名明堂也祭義言祀乎文王諸語與樂記相似注云宗祀文王孝經云昔者周公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祀於明堂即宗祀文王宗祀定於周公武王安得有此以祭義相較知其泛論也知明堂爲顊諸侯者
孟子言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註云謂泰山下明堂本
天子東巡守顊諸侯之處明堂位云明堂者明諸侯
之尊卑也使徒爲布政之宮何以太於泰山又何取
義於明諸侯尊卑故荀子云築明堂於塞外而顊諸
侯豈在塞外者顊諸侯在畿內者不顊諸侯也惟東

都有天子之制圖京仍文武之舊故洛之廟有太室而顧命當成王昔猶翼室也鎬猶翼室而視朔後反宿路寢夫如明堂所居則爲王城之路寢而非鎬京之路寢明矣葢每月至東都布令居王城之路寢也辟雝作於文王明堂建於周公自不可混若謂卽大廟則明堂方三百步矣天子九廟已占九里非宮左所能容若在廟寢之後則與王后六宮相近未有朝諸侯之坐而與后宮竝者也玉藻南門外一言爲可據矣

宮方三百步

五狄之國

北門

六戎之國

西門

東門

九夷之國

南門

八蠻之國

應門

九采之國

右明堂圖二

明堂之在郊皐得而定矣而九五之辨堂室之淆戶牖之縣修廣之數紛紛不一竊謂泥衆說以求經則經文愈室審經文以考制度則爲狀甚明明堂位九采在應門外八蠻在南門外是有兩重門也九夷在東門外六戎在扈門外是四面有門也因推之考工記匠人言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又言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葢視夏之尺度爲變又增以四阿重屋之制其九階夾窗同也

又言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序九筵南北七筵堂
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夏殷中央之室大於四旁
之室周毋室度同又堂崇三尺者易爲九尺故詳之
其九階夾窗四阿重屋同也九階者明堂位云三公
中階之南北面東上諸侯阼階之東序面北上諸伯
序階之序東面北上是面有三階其三面毋面兩階
也云四旁兩夾窗者言太室之四旁毋旁一戶毋戶
兩牖夾之共四戶八窗無所謂三十六七十二所謂
二十戶四十窗者則指世室言非謂明堂夫如是也
考工記止言四旁
兩夾窗明白可據 云四阿重屋者大室之屋高於四旁也

見肯屋圖第六云南北七筵者深六丈三尺也東扇九筵者廣八丈一尺也每室二筵者每室深一丈八尺堂廉折南北者各深四尺五寸也至五室之制則以月令準之青陽東室也總章扇室也南室也明堂北室也太室中央室也因而審之四面曰堂（總章青陽以明堂元堂統之）中央曰室則一室四堂也考工記言五室者便文耳其于世室云堂修二七兼五室於內矣固不可瑣列之云某修幾何某修幾何也則云五室者兼堂矣固不必瑣列之云一室二筵四堂各二筵也且室夫通稱矣孟子言爲巨室詩序言宣王考室是也月令注周

書第五十三正爲周制其言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太室正考工記五室之明證个居左右則廟在每旁之正中云明堂左个明堂右个明堂大廟則三者皆名明堂猶云明堂之中間明堂之左間明堂之右間也云大廟大室則以室居中當四大廟故云大廟大室猶云青陽明堂總章元堂之室也由是言之五室爲一室四堂無疑也止一室則惟此一室有戶牖無疑也四堂分春夏秋冬而大室當夏季則通爲五行之室無疑也二个居四維則室不在四維無疑也四維別無室夾無疑也凡此見於經文者明白可見自泥

於五室之名必不欲統堂於室於是四維之个化而爲室而置个於四尺五寸之堂廉且變五室爲九室變四堂爲十二堂而月令之左右个遂乖寘處室既胥九戶牖夾多堂室既緜則斷非九筵七筵之地所能容乃又變九筵七筵爲方一百四十四尺而明堂之說遂乖定也又嘗考尚書大傳云孟春之月御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季春之月御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御明堂正室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孟秋之月御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御總章正室季秋之月御總章右个孟冬之月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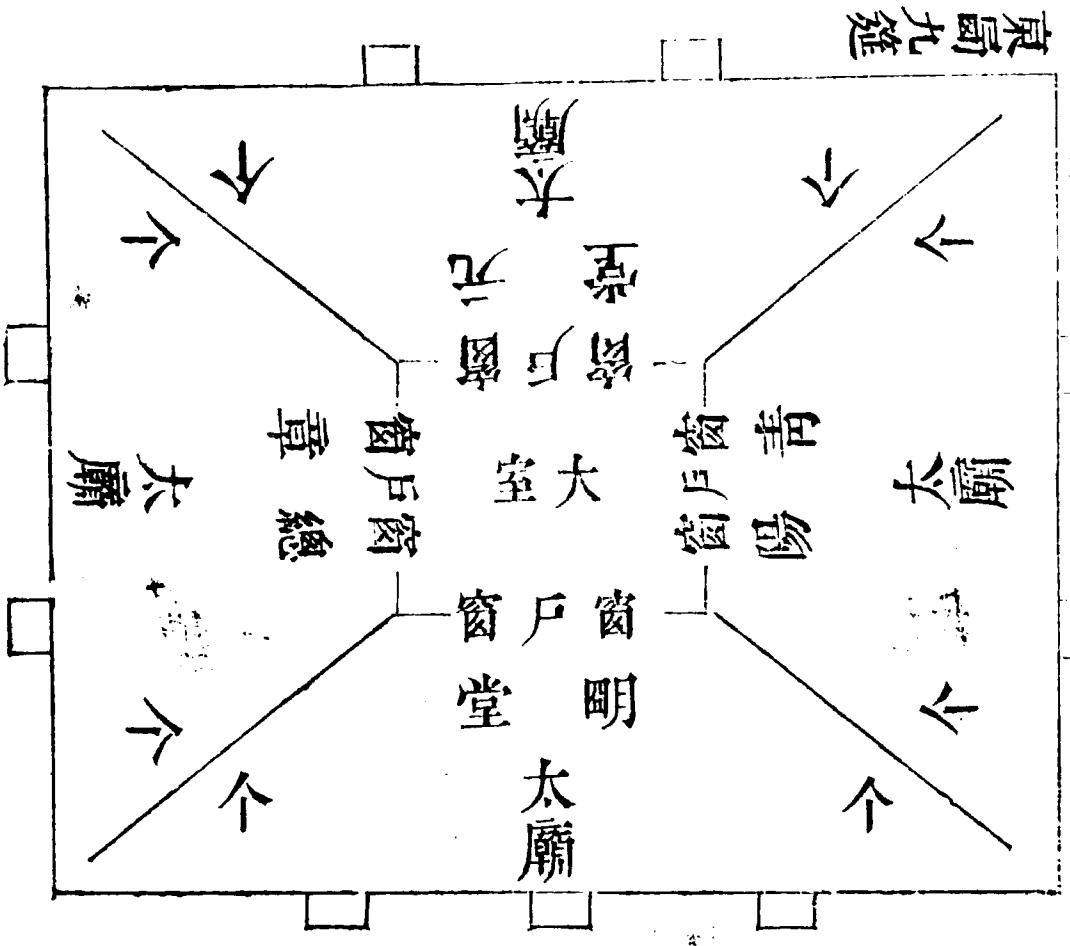
元堂左个仲冬之月御元堂正室季冬之月御元堂右个此與月令同而稱四太廟爲正室可見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卽名爲室此外別無四室也是尤四堂一室爲五室之明證矣逸禮云夏則居明堂正廟啓南戶冬則居明堂後廟啓北戶南戶卽中室之南戶北戶卽中室之北戶蓋每一昔啓一方之戶四戶之外別乘所謂戶也然則考工月令明堂位實可互証而定其制乘可疑也乃九筵七筵則胥議矣魏李謐論云凡室二筵丈八地耳戶牖之間不踰二尺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鄭元註云設斧扆於戶

牖之間而鄭氏禮圖扆制云縱廣八尺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却者較然可見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且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又復以世代檢之卽虞夏尙樸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隋牛宏上明堂議云依鄭元註每室及堂止脊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脊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亯之旹周人旅酬六尸竝后稷爲七先公先王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

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坐是却天子燕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亯之旹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大室之內大昊從食祖宗配亯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席工升歌出尊反坫揖讓升降夫以隘矣循謂一戶兩窗則戶處正中設扆正蔽戶牖李謐泥戶牖之間不足以辨且戶牖之間卽容八尺將扆爲偏設王非正太矣鄭氏說魯大廟如明堂以

周書五宮同制故謂三者制同不必皆九筵七筵也寢廟自依書傳爲九雉七雉因考之三公侯伯子男皆太於廷堂上惟天子太之翼以侍御乘取於大自戶至廉凡二丈二尺五寸以廣乘之依東鬲九筵當廣二丈四尺加以左右个地夾非小壇方三百步堂止方二丈四尺以此準之明堂之度於義爲合王會解唐公虞公等皆太堂下周公太公唐叔荀叔旁天子太堂上此卽二丈四尺之堂明堂位周公在堂上三公等在堂下與王會同則堂與壇可例戶外止餘四尺此依四角爲室言四角乘室余辨之矣至謂周尚文宜大牛宏又云漢司馬宮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以爲兩序間大夏后七十二尺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則虞十二章周九章矣監二代者非徒增乘去也

其上重屋見圖


東西九筵
南北七筵
太廟
個
個
個
個
太廟
個
個
太廟
個
個
太廟

右明堂圖三

一室四堂爲五室月令之文可據矣而左右个之狀未有詳者或以鄭氏言世室之室在四角又於月令言左右个爲東偏面偏南偏北偏室既非个因說个即四尺五寸之堂廉此斷不然矣李謐說四面之室各有夾房个者即寢之房也賈恩伯說按月令亦兼九室之名原其制度不菲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李說个在兩旁則明堂元堂有个而青陽總章兼个矣青陽總章有个而明堂

元堂兼个矣如賈說則止肴四个耳竊謂以左右言斷在兩旁以个之名屬於明堂青陽總章元堂言則每隅之兩个斷不可以相通个之形經兼明文然而可考也左氏傳大室屋壞此中央重屋名大室屋則南阿之屋爲明堂屋東阿之屋爲青陽屋西阿之屋爲總章屋北阿之屋爲元堂屋也明堂屋之下則明堂之太廟左右个青陽屋之下則青陽之太廟左右个總章屋之下則總章之太廟左右个元堂屋之下則元堂之太廟左右个每方之屋爲一正方夾兩句股形一正方卽爲大廟夾兩句股形卽夾左右个形

也自阿端至榮作邪殺脣下卽依此作隔牆太廟與兩个兼所隔毎隅之兩个則胥隔也然則以考工之重屋四阿知毎阿當一室於月令言左右个及太廟同繫毎室之名知大廟左右个合爲一室夫而後室與屋合堂與室齊胥正大之體兼瑣縟之象正先王之制作也陳祥道禮書云介於四隅然畫爲邪角非隔於毎室之左右也知兼隔者面三階不可皆容於太廟之前則兩旁之階必當个使个與大廟相隔則登必旋轉始至中矣且考之鄉射記言布侯之狀上个五尋中十尺倍中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註云中方者也躬中之上下幅也左右舌上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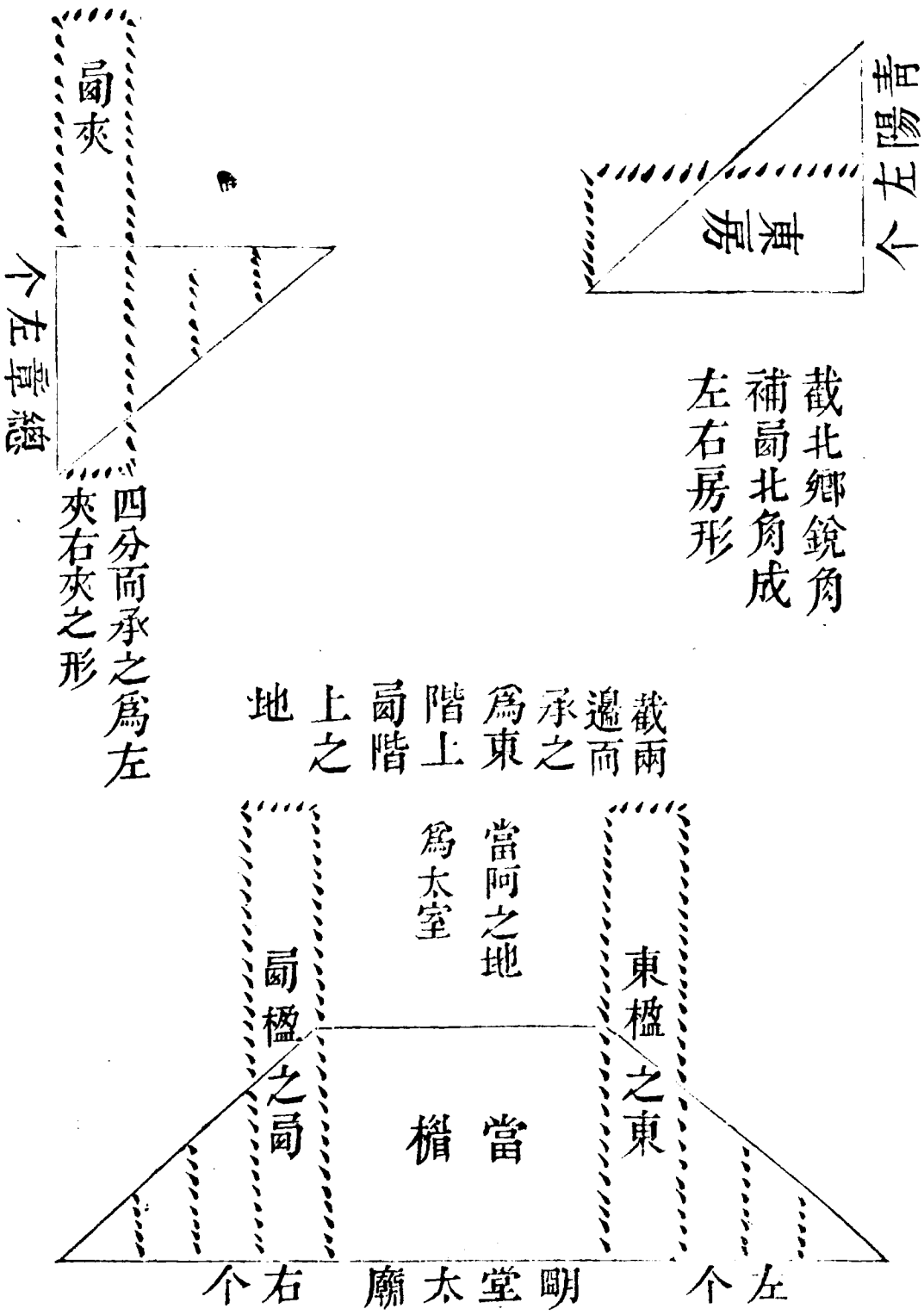
居兩旁謂之个又云上个象臂下个象足大射儀云中離維綱註云侯肴上下綱其邪制射舌之角者爲維疏云維於上个下个上下躳兩頭皆肴角又以小繩綴角邪折縫於繩上繫著植據此侯之兩畔作四三角形考工記梓人爲侯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此上兩个卽上兩旁之兩三角也下兩个卽下兩旁之兩三角也鄉射禮祭侯適右个設薦俎適左个亦如之左个左旁之三角形也右个右旁之三角形也射侯之得名个以邪角形則以大室比中以元堂明堂比上下幅其兩旁之个比侯旁之个其事雖殊義則可

通也鄭氏註梓人个云个讀如齊人搚幹之幹射侯之个同幹則⿰冂明堂之个亦必與幹同釋文云幹脅也說文云脅兩膀也釋名云脅挾也在兩旁臂所夾也个通於幹爲脅下之名張其兩臂夾下正兩三角形故个字卽象兩臂夾躳之形人字象臂脛形以形求之亦邪殺也按个字說文所無徐鉉云⿰冂明堂左右个者⿰冂明堂旁室也當作介今考个字之見於經者其說有二梓人註讀作幹一也特牲饋食禮云佐食盛肵俎俎釋三个註云个猶枚也今俗言物數有若干個者此讀然考工記局車稱七个五个大射儀矢稱一个二也鄭氏一讀幹一讀箇絕不作介字解之則是个字古有之非介也其个作介者秦誓若有一介臣大學引作一个襄八年左傳云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註云一介獨使也昭二十八年傳云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註云一个單使是爲介卽个之証乃馬氏尚書註解一介爲一心耿介趙岐註孟子一介不以取諸人云一介艸不以取人凡稱一介者非一个之義左傳一作个一作介必有一誤揆其文義當是介字左傳介誤作个則大學之个亦介字之誤未可據此謂⿰冂明堂左右个爲左右介也史記貨殖傳云

竹竿千个孟康云个者一个兩个顏師古註漢書此語云个字作箇方言云箇枚也說文云箇竹枚也蓋揚許之箇字卽个字故說文肴箇而兼个个之作箇猶鄭氏引世俗作個也據鄭氏讀幹之一語个非介字必矣太平御覽引周書明堂云左爲左介右爲右介此亦不足爲據

个惟明堂肴之左傳于叔孫家稱个何也夾室在左右與个之在左右同故稱夾室爲个此左氏屬文之稱非叔孫之家肴明堂邪肴之个也

羣經宮室圖


青陽左个
東房
截北鄉銳角
補鬲北角成
左右房形
鬲夾
左章總个
四分而承之爲左
夾右夾之形
截兩
邊而
承之
爲東
階上
鬲階
上之
地
當阿之地
爲太室
東楹之東
鬲楹之鬲
當楣
左个
明堂太廟
右个

右明堂圖四

考工記于七筵九筵明曰周人明堂則明堂度以筵也書傳于七雉九雉明曰周人路寢則路寢度以雉也（度長以長故雉長三丈）明堂小于路寢者路寢爲燕射之地不宏太狹明堂朝四方諸侯天子立于上羣后列于下列于下者衆故宮百倍于堂立于上者獨故堂不妨三分于寢宮大以容天下之同歸也堂小以著至尊之獨立也乃必以筵筵姝雉而七九則同者何也路寢大廟明堂其大小雖異又室則同易雉以筵制度仍合改其七九形則渝矣且翼室取于正方又室之个取

于邪䋣何也五室雖原于四阿而八个實通于翼室以翼室言之其東𠙵九雉南北七雉者自阿之南自阿之北各三雉餘一雉分爲檐宇之度葢正北二雉爲室室之東𠙵共四雉兩北堂合二雉兩房合二雉𠙵堂二雉東堂二雉兩楹之間得四雉兩階之上共得二雉兩夾共得二雉以尺寸計之毋二雉縱六丈橫八丈北堂及房毋廣八丈深三丈東𠙵堂毋廣十二丈南北度深四丈兩夾各廣二丈東𠙵度深十二丈兩階之上如兩夾之廣深兩楹阿棟之中得一室地而中堂之南北亦各得一室之地度雖參差以四阿之室準

之則明堂卽當楣之二筵也靑陽卽東堂之二筵也總章卽扃堂之二筵也元堂卽北堂之二筵也大室卽室之二筵也以室處當阿之地合北堂以處于室之地而兩北堂兩房之地乃合而裁之爲北之四个奚以東堂扃堂之南半移而當室而兩夾及兩階之上乃合而裁之爲南之四个奚正置之爲又室爲四阿以朝諸侯祀祖考化裁之爲兩夾爲兩房以便于居處通于諸侯大夫錯綜之而咸宜參仜之而皆合也又何疑于个之耶網乎

修四步　階　階

窗戶窗　窗戶窗　窗戶窗

窗戶窗　木　窗戶窗

窗戶窗　窗戶窗

深四步　土　深四步

窗戶窗　窗戶窗　窗戶窗

窗戶窗　金　窗戶窗

窗戶窗　窗戶窗

階　階　階

右明堂圖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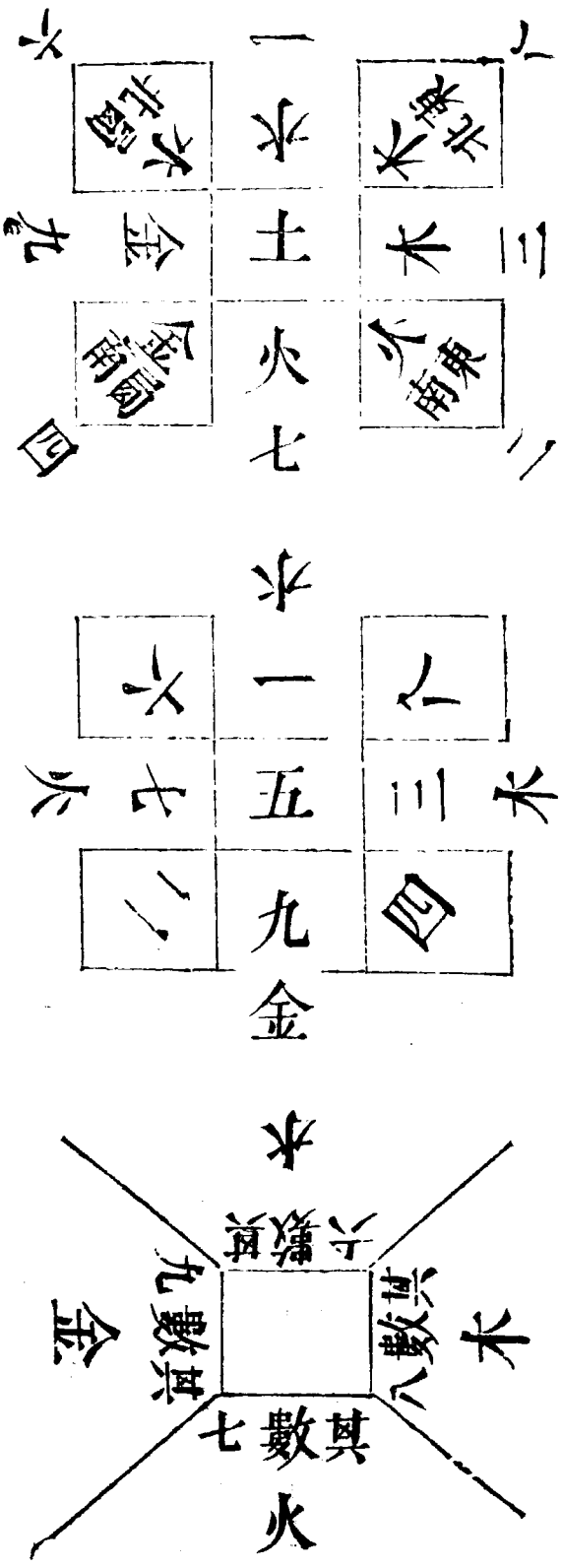
明堂之制既據經文以得其狀而又取鄭氏說者何也鄭氏之說世室說也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又室室三四步四三尺註云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又云堂上爲又室象又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扃南水室於扃北其方皆二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又室居堂南北六丈東扃七丈以上禮註以推之四隅室

各廣二丈一尺深一丈八尺中室廣二丈八尺深二丈四尺堂修八丈四尺廣十丈口五尺乃後儒李謐之徒多以室居四角之說爲非千餘年來爲鄭學者不能明疏其義今以其文核之其云木室於東北則木堂於正東也火室於東南則火堂於正南也金室於圅南則金堂於正圅也水室於圅北則水堂於正北也不言堂者木東火南金圅水北人人共知而火室之在東南木室之在東北金室之在圅南水室之在圅北則人或不明故詳註之也且此註註世室也彼經文明以中室之修廣大於四室則四室若居正

中將不成制況室居正中堂轉居四角邪惟其室在四隅室顯於堂故以室名殷人屋顯於室故以屋名周人一室在中四面皆堂則堂顯於屋與室故以堂名說本牛宏議所引馬宮說古之立名皆有取義按名思實亦可得之但室之在四角世室也非明堂也鄭氏註月令云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青陽大廟東堂當太室青陽右个東堂南偏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明堂大廟南堂當太室明堂右个南堂圅偏大廟大室中央室也總章左个大寢圅堂南偏總章太廟圅堂當大室總章右个圅堂北偏元堂左个北堂圅偏元堂大

廟北堂當太室元堂右个北堂東偏於世室言四角
肴室而不言肴个於此言某堂某偏而不言四角肴
室鄭氏之義正未嘗以世室明堂同制其考工記註
云或舉宗廟或舉路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
制者何也此謂夏舉宗廟明路寢明堂之制同殷舉
路寢明宗廟明堂之制同周舉明堂明宗廟路寢之
制同非謂三代之制同也若鄭氏謂明堂四角肴室宜曰某个爲某堂當某室觀其於大廟云當大室於个止云堂之偏則鄭氏之義正謂一室四堂也陋儒不究經文亦未深求註義因詆
其四角之說且移其四角肴室之說以說明堂又移
其東偏局偏之說以說世室及其不通而歸罪於鄭

且敢於疑經名爲鄭學者亦徒泥其言莫窮其蘊鄭
一蔽於詆之又蔽於護之眞足悲矣四阿自殷始八
个自周始鄭於四角刚曰室議者謂方位不正將使
堂居於角爲正矣眞瞽說也世室之又室不連堂而
妄指爲堂刚堂之又室統乎堂而泥指爲室尤可一
噱矣但四堂居正四室居隅位雖各正而毎行之室
獨偏於左或亦不能兼疑此錯綜參伍之妙也下爲
圖以詳疏之



右夏

右殷

右周

右明堂圖六

世室明堂其制不同既詳疏之矣論明堂者毋取大戴記明堂篇爲說嘗細考其文知其爲後人所譌旹先聖遺制可與考工月令相表裏者而附會瑣雜易於惑人故說之者不得其精蘊徒炫於異說今先正其文之譌誤而後疏其義其文云明堂者古旹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旹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圜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廱此一段玉藻疏引異義所說標戴禮盛德篇則此四十九字爲戴禮之文也鄭氏駁之云戴禮所說

雖出盛德記其下顯與本異章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呂不韋所益非古制也然則卽此四十九字者先儒已疑其僞也其文云明堂月令夫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東面九筵南北七筵上圜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此一段自堂高三尺以下四十字異義以爲明堂月令書說之文但所引九室十二堂作四堂十二室鄭駁之云四堂十二室誤本書云九室十二堂然則此四十字乃明堂月令書說之文非盛德記文故上尙有明堂月令四字鄭

所謂誤斥異義引誤也所謂本書指明堂月令之本書也杜氏通典大亯明堂篇引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九室室肴四戶八窗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蓋以茅上圜下方其外水名辟雍所引與玉藻疏異義同以下別言之云明堂月令說云堂高三丈東鬲九仞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室四戶八牖宮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其下引堂方百四十四尺一段以又曰二字繫之堂方百四十四尺之文明堂月令論之文也與堂高三丈三十二字相繫則堂高三丈之文斷爲明堂月令說而非盛德記也近世學者因以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筴也一段亦爲盛德記文此於盛德之

文既未審於通典亦未細讀也通典之文甚明茲不備錄其文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朱艸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也玉藻疏引異義云其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也其下說之云禮戴說而明堂辟廱是一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通典既引明堂月令說之後云又戴德云明堂辟廱是一物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皆以文王廟之說屬之周禮孝經別於戴記藝文類聚引禮論云或以明堂者文王廟周時往蓋德字之譌又落澤字合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

宮與大戴記文同通典云或以周時德澤洽和嵩茂
以爲宮柱名曰嵩宮此天子之路寢也然則大戴之
文禮論所說周禮考經之義非盛德本文也中文雜
入朱艸以下二十又字於文義爲不倫於篇義爲不
切而又以朱艸爲莫莢姝不可解說按許君所引鄭
氏所駁明白較然檢今本此又在盛德記後另標明
堂篇名又與異義引爲盛德篇者大異顯屬後人因
鄭氏旁呂不韋所言之說摘出附以衆說別爲明堂
一篇附於盛德之後故其文冗雜不一不可爲據因
又考之北史魏封軌云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論隋

書宇文愷引大戴禮云明堂者古肴之凡九室一室
肴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壁廱夫綴戶
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
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
順生於明堂不飾故肴天災則飾明堂舊唐書顏師
古議云大戴所說初肴近郊之言復稱文王之廟進
退乘據自爲矛盾據此則魏末隋唐之間盛德之文
已與明堂月令說周禮孝經說相亂諸儒引之而不
深考故或據以爲說或疑而與之辨幸五經異義隋
時尚存牛宏議明堂引明堂者古肴之也四十九字

標以盛德篇名孔沖遠杜君卿亦依異義爲說卓然
可據至今賴之矣今大戴記注不傳名氏或以爲周
盧辨撰乃其註明堂月令四字云於明堂之中施十
二月之令又疑其語太重複此未見又經異義不知
大戴之明堂篇爲後人雜附者其註二九四七又三
六一八云洽龜文也九數之爲洛書始於趙宋辨註也
不應及此蓋辨註已亡此註乃後人爲之非辨註也
因即今本大戴明堂篇考之夫綴戶也白綴牖也二
九四七又三六一八此十七字繫明堂月令之下當
亦即明堂月令說之文所闕詳思其義蓋傳之古矣

余所謂先聖之遺制與考工月令相表裏者卽九室及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兩言也九室者統堂言之指世室也以五室合四堂其數九也洪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逸周書小開武解云五行一炅位水二夷位火三蒼位木四白位金五黃位土月令疏謂乾貞于十一月子十一月一陽生故水數一坤貞于六月未六月二陰生陰不敢當午故火數二正月三陽生是建寅之月故三曰木八月四陰生是建酉之月故四曰金三月五陽生爲建辰之月辰爲土故土之數五水在北者從盛陰之氣

所以潤下也火在南者從盛陽之氣所以炎上也木在東金在𠧪者東𠧪俱陰陽相半也是則水北火南木東金𠧪之位所由定而不可易鄭氏易繫辭傳註云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東地四生金于𠧪天五生土于中地六成水于北與天一竝天七成火于南與地二竝地八成木于東與天三竝天九成金于𠧪與地四竝地十成土于中與天五竝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竝氣竝而減五據鄭此義生數既位于各方而又有成數與之竝故世室正北有水堂𠧪北又有水室正南有火堂東南又

脊火室正東脊木堂東北又脊木室正圖脊金堂圖南又脊金室也陽正陰偏故二四六八居四角二四六八必居一三七九之左者鄉飲酒義云天地嚴凝之氣始于圖南而盛于圖北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然則春爲東北正東夏爲東南正南秌爲圖南正圖冬爲圖北正北故木始東北火始東南金始圖南水始圖北陽數之三七九一既居四正則陰數之八二四六自居東北東南圖南圖北而在四正之左矣以爻辰之位言之寅木居東北巳火居東南申金居圖

南亥水居圅北亦其義也賈公彥考工記疏云又行
先起東方故東北之室言木其實東北之室兼水
東南之室兼木圅南之室兼火圅北之室兼金云先
起東方者卽鄉飲酒義之說云兼者蓋以左右个解
世室故謂其相兼其實四角各配一行不相兼也玉
藻疏引鄭氏云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
東南火土用事交于中央金土用事交于圅南金水
用事交于圅北周人明堂又室帝一室合于數此言
交者以周明堂每角邪分兩个言之非謂世室也生
成之數各十室止九者夏后氏蓋遵九皇之錫用以

作室形則如畱說文畱畊治之田也象畊詘形數則以九進奇于正退偶于隅陰尚于藏故以室藏之陽尚于著故以堂著之土雖陽而處于乘用故藏之以太室而尊之以中央究考工世室之修廣知鄭氏室居四隅之說爲至當推鴻範九數之奇耦知鄭氏東南𠧪南東北𠧪北之說爲至精也以是推之九定在𠧪而不可南七定在南而不可𠧪四定在𠧪南而不可東南二定在東南而不可𠧪南此五行之定位九數之定鄉今云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以九居正南而奪火位以七居正𠧪而竊金位斷乘此錯亂不經之數與鄭氏火室東

南金室扃南之說爲異與繫辭傳註二七竝于南四
九竝于扃之說亦異其說何也葢殷制也何以知其
爲殷制也呂覽名類篇云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于
水湯曰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惟湯
尚金故重屋所制九室之形四室之位雖依夏代獨
追火數于南也呂覽上德篇又云周明
堂金在其後肴以見先德後武也云周以金在後則
殷以金在前而周變之也金屬殊爲肅殺之氣故象武此文明曰
周明堂則指明堂無疑高誘謂作樂鑄
鍾在後試以地言之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扃間其南笙鍾其南鎛
皆南陳扃階之扃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鎛皆南陳不聞以南爲後者孟子云
金聲而玉振之也是作樂金在所先且九夏皆金奏凡祭祀
賓客皆用金節樂何云金後高氏之誤由不知殷明堂也云在後者扃

于南爲後地二生火地四生金四在二後南方屬夏局方屬烁烁在夏後也進火于南退金于
局也然則周之制同于夏矣謂五室爲一室四堂者
何也月令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大廟季春
居青陽右个而其數皆八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
明堂太廟季夏居明堂右个而其數皆七孟烁居總
章左个仲烁居總章太廟季烁居總章右个而其數
皆九孟冬居元堂左个仲冬居元堂太廟季冬居元
堂右个而其數皆六四仲月處堂之正中而仲春之
數亦八仲冬之數亦六是偶數居正矣何也夏分陰
陽而以奇偶爲偏正周合陰陽而以生成爲帥貳論

奇偶則二四六八附于一三七九以生成言則一二三四統于六七八九周取于成所以著陰陽合一之象也夏殷之數九故九室周數止五故五室重奇數則屏室于四維重成數則廣堂爲八个以一函三（每面一堂而含大廟左个右个）以三協一（寅卯辰同八巳午未同七申酉戌同九亥子丑同六）化夏殷之整爲斜裁夏殷之偏爲正此周之監二代也然則據考工而知夏據大戴記而知殷據月令而知周明堂之制明而九宮（即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漢儒以爲九宮稱宮者以明堂得名也宋儒又借爲洛書則誤矣）八卦（周易即用六七八九）亦明矣故曰先聖之遺制也云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者此臆說也蓋九室之名師承最久說者不知九室

爲四堂五室之九室因以每室皆有戶牖以四八乘之適得三十六七十二之數豈知卽如此言亦止二十四戶四十八牖算之者尚未密也若必以三十六七十二求九室必如北魏李冲所造三三相重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然其穿鑿泥古不成制度已牛宏之所笑矣則三十六七十二者斷爲後人所度不可據也其更異者蔡邕明堂論云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楣圜徑二百一十六尺通天屋徑九丈太室方六丈牛宏傳引作大廟明堂方六丈以宏下文又云大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則爲大室二字無疑八闥九室十二宮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戶皆外設通天屋高八十一尺二

十八柱布四方堂高三尺外廣二十四丈四周以水隋書宇文愷傳引周書明堂云明堂方百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說異于考工記九筵七筵蓋既泥室爲九又牽合月令之四廟八个以爲十二堂則此九筵七筵之地不可以容乃取乾策坤策之數以爲度然以方十四丈四尺之堂中室方六丈每面止餘四丈二尺去以街道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房間必有街道則堂室爲狹中大八小亦不成制于是又以四角之室接四室爲九室

李覯云盛德記九室蔡伯皆之徒傳之接四室之角又爲四室聶崇義誤以爲秦人明堂圖者是也魏李謐論九室云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又云堂之修廣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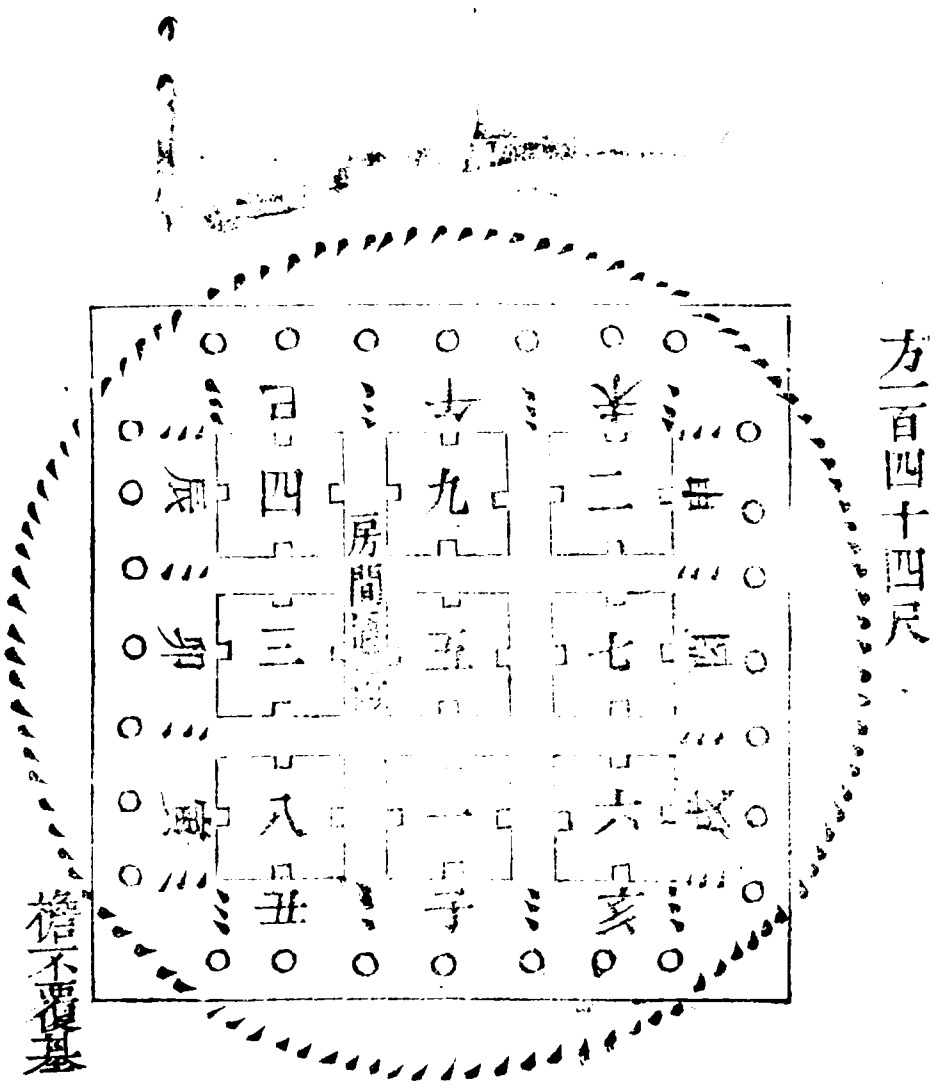
六十三尺其中五十四尺計其一室之中止有一丈此即四角接室也今計之以方十四丈四尺中室方六丈四隅所重之八室每室二丈一尺其正面分十二堂然四隅之室止當大室九分之一堂勢參差尤非制也若李謐取考工之五室取盛德之戶牖以五室而爲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不待知者而知其妄矣牛宏解衆說而不能通因議明堂取考工之五室合蔡邕說之一百四十四尺然去戶牖之緐則是疑七筵之度則非豈知考工月令之文本至明而至當哉然說者日多益巧益離其宗九筵七筵之制而不可不急辨者有二其一取九筵七筵而分之以中

央方二筵爲大室室外修二筵爲太廟廟外方二筵爲四堂之大廟廟之兩畔方一筵爲左右个當兩个太廟之前爲堂東圅㝵面四筵半合九筵南北㝵面三筵半合七筵是說也可謂巧矣乃通計之南北十七筵東圅十九筵既屬臆說而㝵角所餘方三十三筵肴奇叀何說以處此也此李覯說也修十七筵廣十九筵太室太廟方六筵則南北各餘六筵半東圅各餘五筵半㝵面三辰去六筵則㝵角餘三十三筵肴奇其一取七筵而倍之謂㝵面七筵說始于唐仲友推其說者以七筵六十三尺倍之得百二十六加中室二筵得一十八尺共成一百四十四尺以考工之度合于蔡邕所論視李覯說爲尤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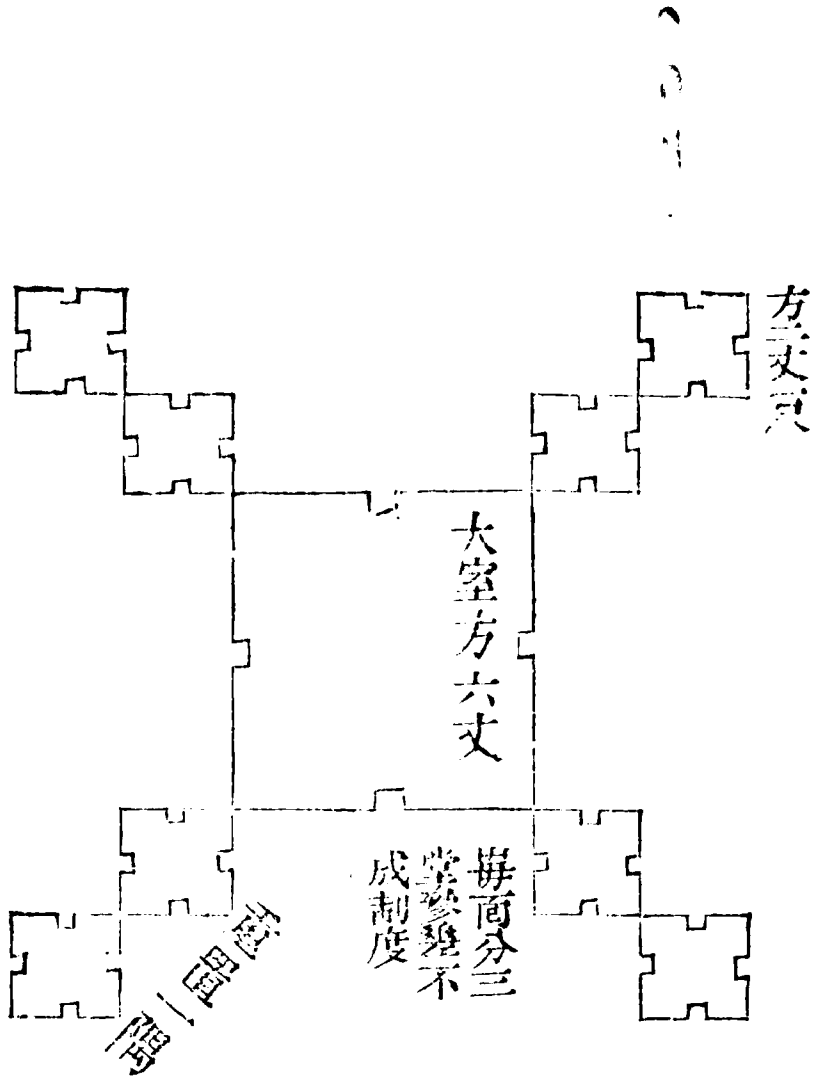
乃經文南北七筵今東𠧪亦七筵因而東𠧪九筵亦南北九筵既大戾于經文且九筵既爲𡨦堂之廣而四角所餘各方三丈一尺五寸又不知何說以處此也東𠧪九筵以一百四十四尺減之餘六丈三尺半之得𡨦角餘地方三丈一尺五寸考𡨦室二筵五室修五丈四尺此𡨦角所餘大于𡨦室將置何名又此七筵之堂兩邊當中室之角置二筵之室則此室角外餘方一丈三尺五寸之地又將置何名唐仲友駁李覯自爲𡨦面深七筵之說更有六楹三筵等悖于經文茲取其易惑人者辨之豈知經文之南北七筵東𠧪九筵𡨦室二筵不可增亦不可減不可倍亦不可分凡此紛紛新巧易惑不求經文徒牽衆說左荼右縮獲一亡十總由不知世室之五室以室言明堂之五室統堂言戴記之九室統堂言月令之十二堂以兼室言遂至

疑于七筵疑于兩个緜戶牖侈圍徑臆見林立莫敢違矣余于此制求之甚力每得一說從而又舍久乃知經文之本明鄭註之非謬三代之制燦然示掌其精義所取神而化也既分擇盛德記之文疏之于前又辨衆說之似是而非者庶幾古制明而經文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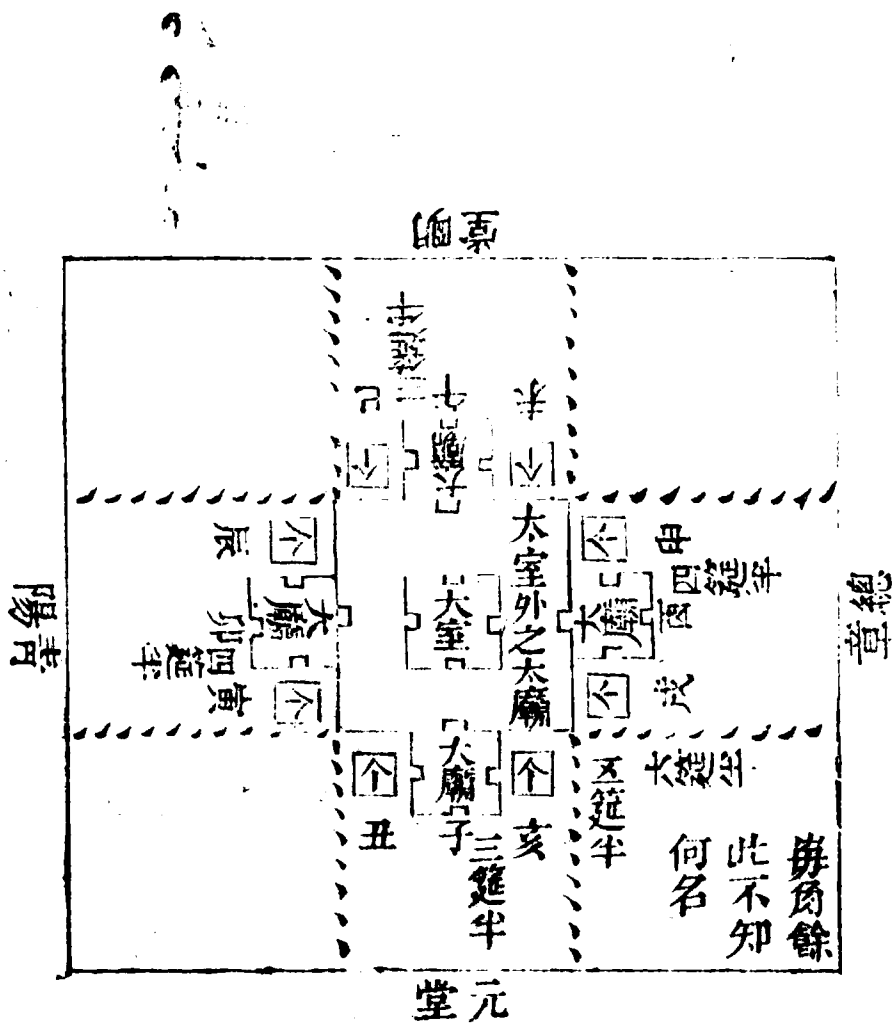
九室三三相重圖



四角之室接四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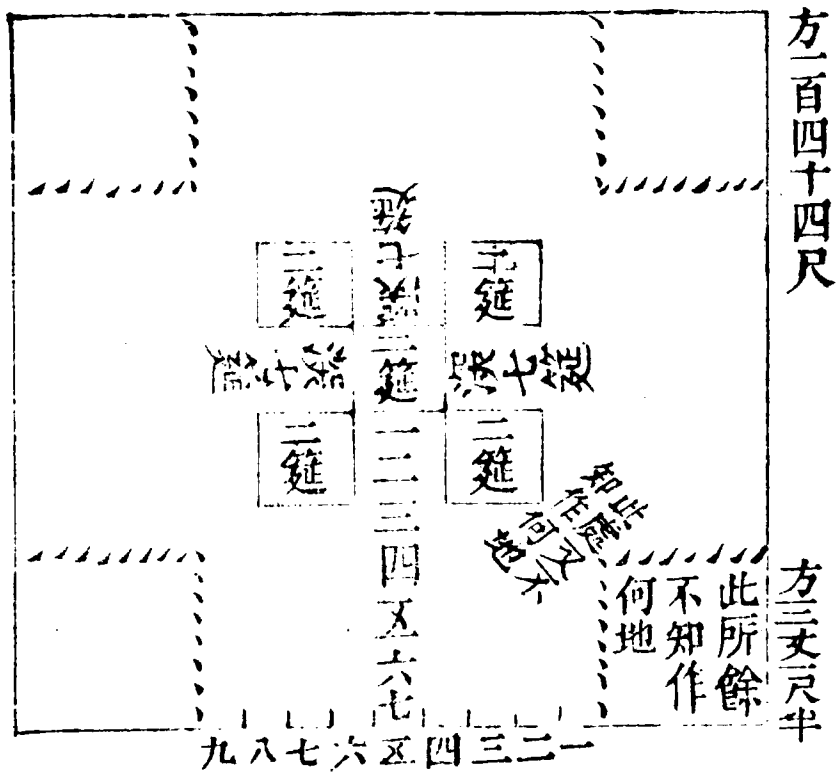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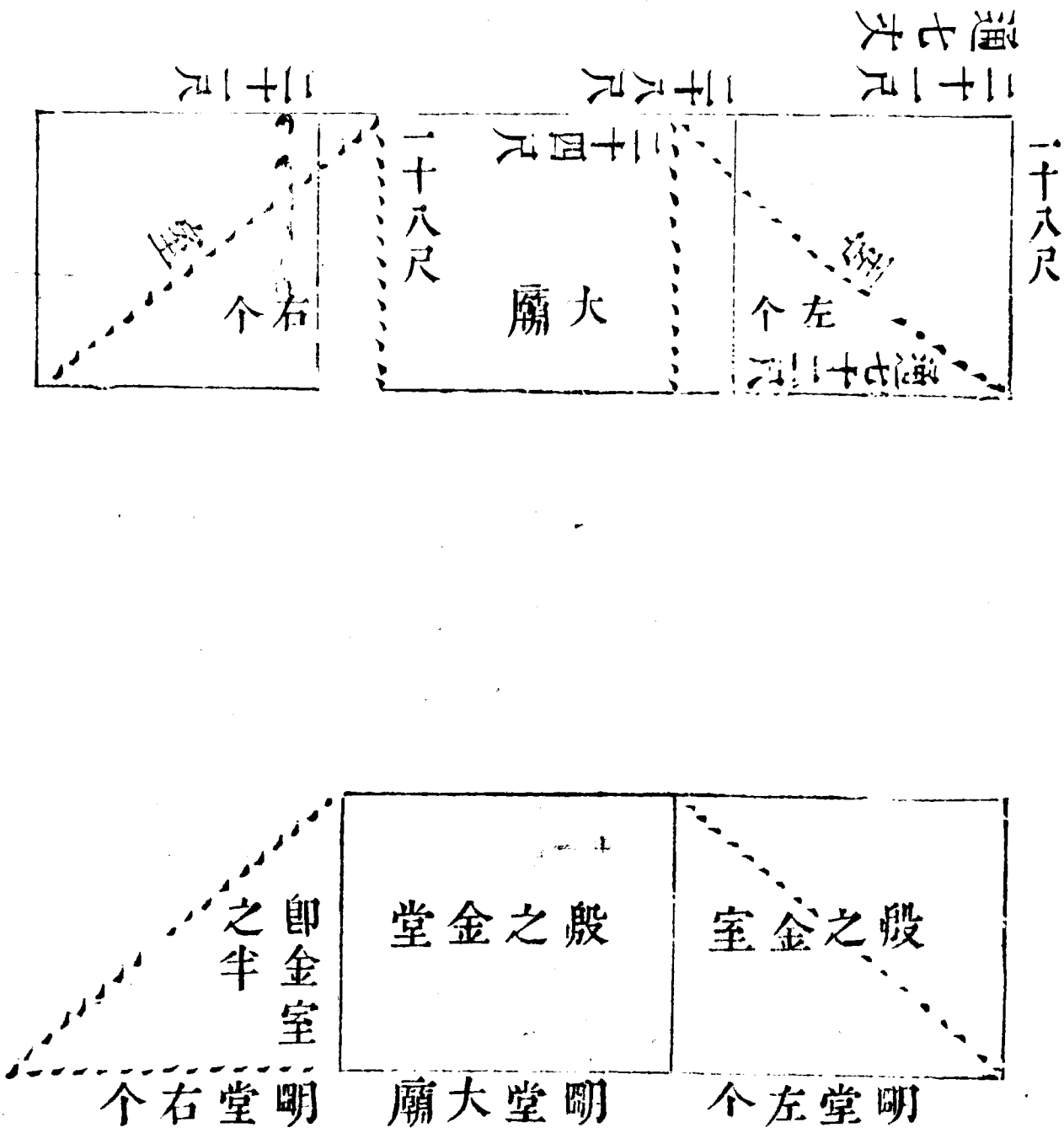
七筵九筵分兩面圖



陽
青
總
章
元
堂
太室外之太廟
太室
太廟
太廟
太廟
太廟
辰
卯
寅
巳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四筵半
四筵半
六筵半
五筵半
三筵半
此不知何名

毋堂深七筵圖


方一百四十四尺
方三丈一尺半
此所餘不知作何地
此處又不知作何地
深七筵
二筵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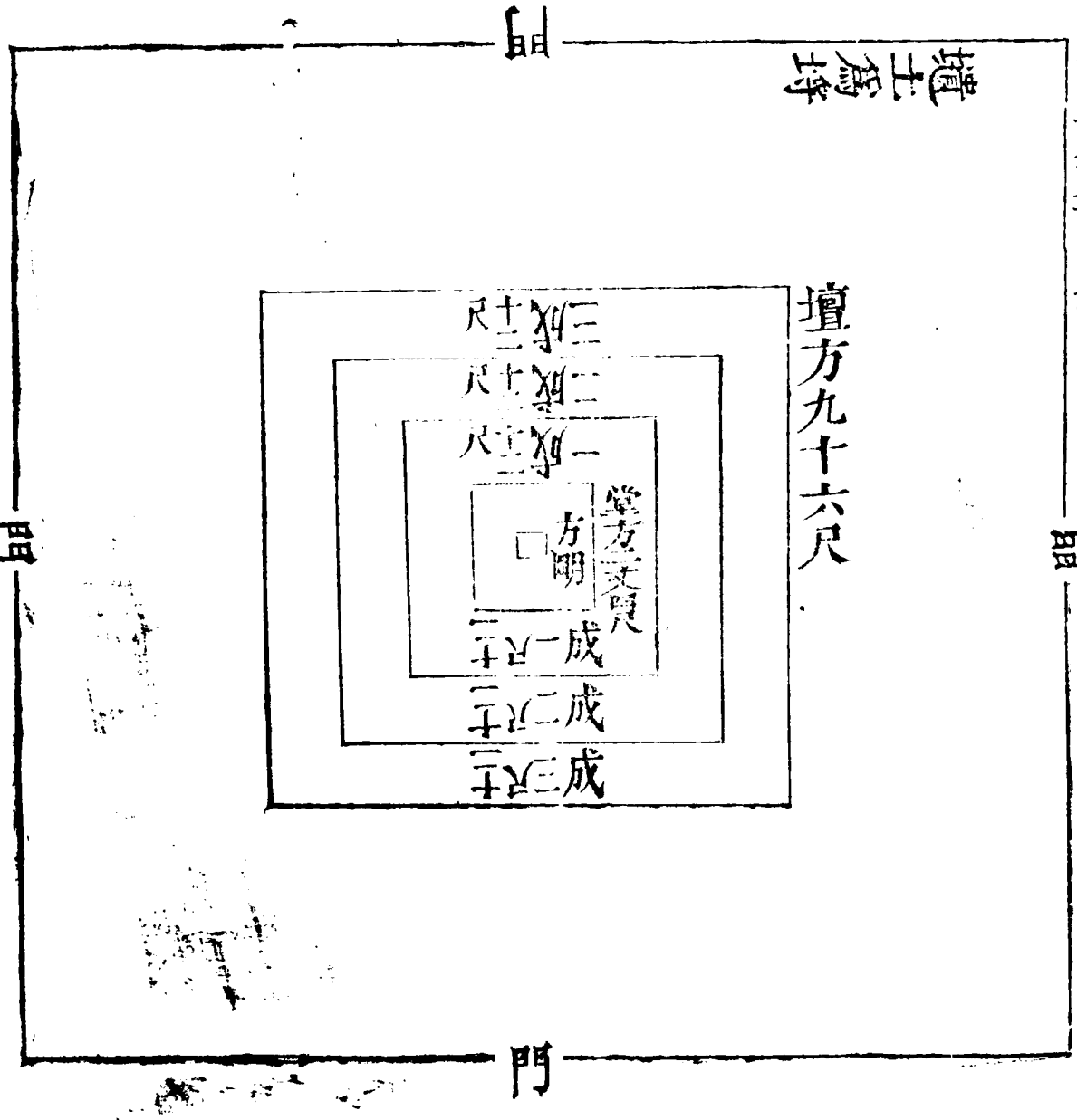
通七丈
二十一尺
二十八尺
二十四尺
一十八尺
二十一尺
一十八尺
左个
大廟
右个
殷之金室
殷之金堂
即金室之半
明堂左个
明堂大廟
明堂右个

右明堂圖七

夏殷九室周五室周之減于二代明矣然夏雖九而實四周雖五而實十二是周且增于夏也世室修十四步八丈四尺周明堂修七筵六丈三尺周之狹于世室明矣然世室之堂深三步如四隅室之深廣四步四尺如中室之廣積五百口口四尺深十八尺廣二十八尺相乘得積數如此周明堂深一丈八尺廣七丈二尺積八百六十四尺以右个補左个成方形則深十八尺廣四十八尺求得積數如此是周且大于夏也陽爲大陰爲小夏之堂大于室堂廣其面可置三階也周取于成則陰化而附于陽故每室二筵也此損益變化之妙用豈牽合于九州七宿黃鍾卦

變四海三統蔡邕說及十二座三十六雨七十二風白虎通說縣縛不切之類哉先王之制至平而至精後儒之說愈深而愈鑿識者當自辨也經云每室二筵者此亦卽南北之深言之南北七筵每室二筵東扇九筵則每室二筵口六尺也深可言廣以邪殺不一而不可言故經于世室言其修廣于明堂止言其修亦兩个爲邪形之證也以大槩計之南北之堂深一丈八尺近階廣七丈二尺則東扇之堂深二丈四尺近階廣丈丈四尺也爲二筵者三或謂明堂度小不能行禮豈通儒之論哉

叅經宮室圖


宮方三百步
壇方九十六尺
壇土爲埒
門
門
門
門
堂方二丈四尺
方明
成一尺±二
成二尺±二
成三尺±二
一成±二尺
二成±二尺
三成±二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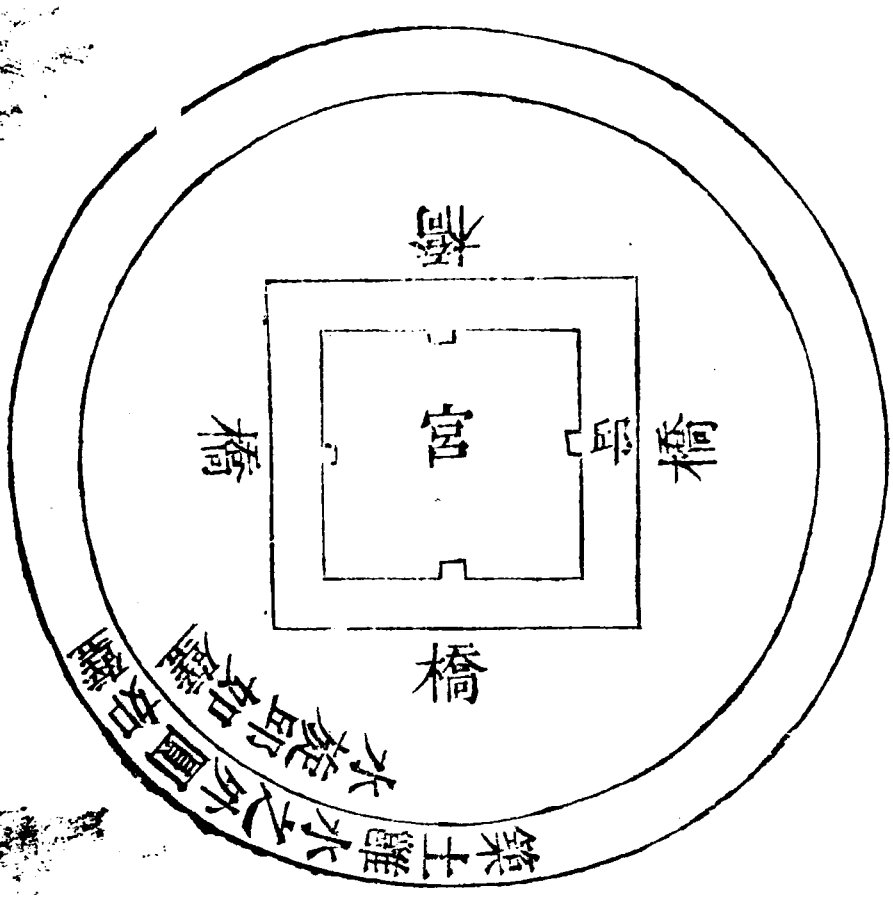
右壇圖

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肴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註云宮謂壝土爲埒以象牆壁也八尺曰尋十肴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云爲壇三成成重也三重者自下墮之爲三等而上肴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每面則四面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言每旁詔王儀

南鄉見諸侯也其註司儀職云天子春帥諸侯拜日于東郊則爲壇于國東夏禮日于南郊則爲壇于國南秌禮山川邱陵于鬲郊則爲壇于國鬲冬禮月四瀆于北郊則爲壇于國北賈氏云東八里南七里鬲九里北六里既拜禮而還加方明于壇上而祀焉又引爾雅云邱一成爲敦邱再成爲陶邱三成爲昆侖邱云壝土爲埒者掌舍掌王會同之舍爲壇壝宮棘門註亦云平地築壇又委壝土爲堳埒以爲宮按說文埒卑垣也葢四面壅土爲矮牆毋方之中闕之作門鄭氏云諸侯入壝門是也堳字說文玉篇俱無孔氏云掘地爲宮土扛堳畔而高則堳埒似溝塹之謂其引爾雅者水經註云

昆侖之山三級是昆侖之山脊三重故邱之三重者名之註取此以證三成爲三重非取昆侖之名也漢公玉帶言明堂之上脊樓名曰昆侖此自言樓而說者乃謂壇爲明堂誤矣荀子云築明堂于塞外楊倞註云壇也吳仁傑王炎本之因推其度宮方三百步爲里一爲徑一千八百尺爲積三百二十四萬尺壇高四尺蓋堂一尺成各一尺方九十六尺爲積九千二百一十六尺堂方二丈四尺爲積五百七十六尺每面十二尺則下層積四千口口三十二尺以十二乘九十六又以四乘之又以堂積數減之中層積二千八百八十尺以二堂積減下層積數上層積一千七百二十八尺以二堂積減中層積數自壇至埒

毋面相去七百五十二尺


橋
宮
橋
橋
橋
築土雝水之外圓名雝
水旋邱名雝

右學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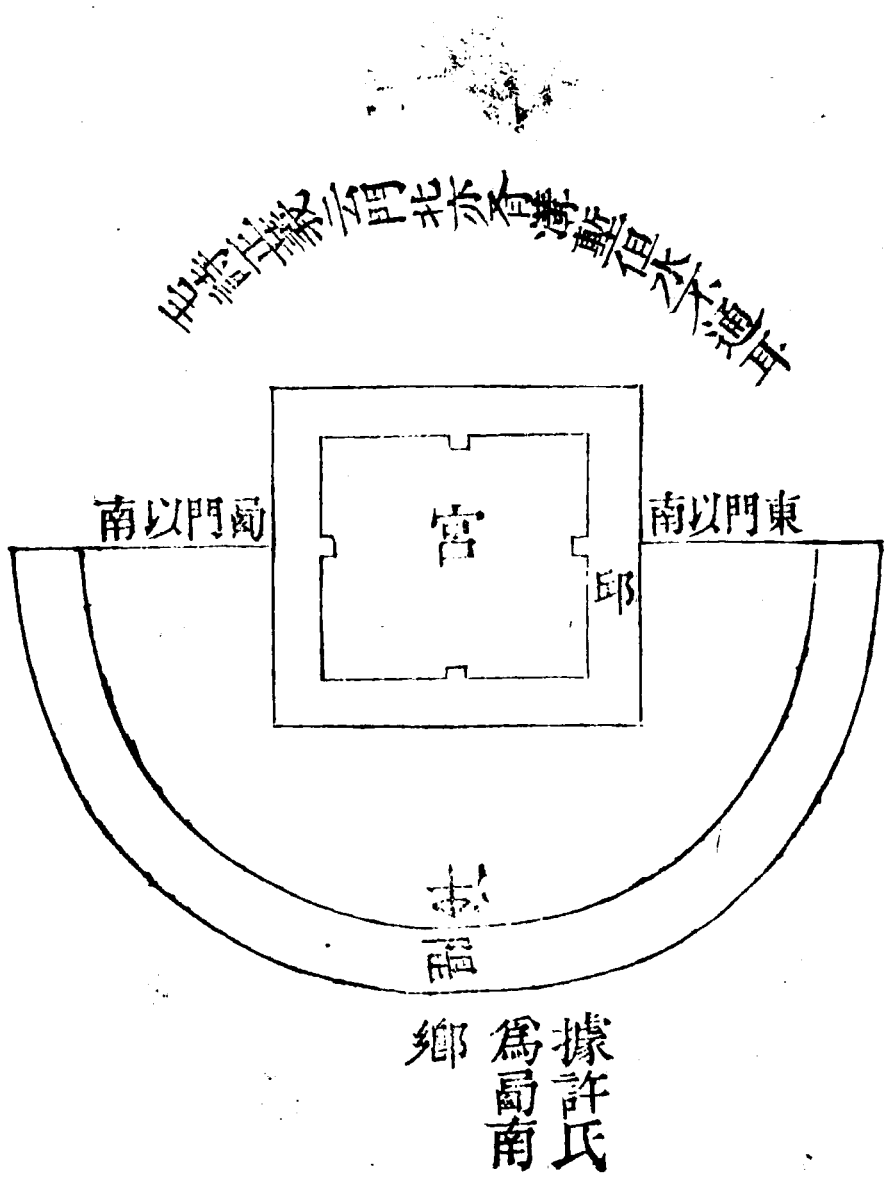
此辟雍也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又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功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囚頌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以此準之辟雍即大學獻馘之地也魯頌又云魯侯戾止言觀其旂乘小乘大從公于邁惟泮宮在郊故云從邁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頖宮註云頖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字或爲郊宮以此準之辟雍即大學大學在郊不必

殷制也王制註以社郊爲殷制大雅靈臺傳云水旋邱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魯頌箋云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則自水之圓言之謂之辟自水四方來觀者均也然則自水之圓言之謂之辟自水外隄言之謂之廱其中脊邱邱上之宮謂之辟廱宮是也箋云宮辟雝宮也文王脊聲詩云鎬京辟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箋云武王于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若狂城中何以容四方之觀者乎後漢書明帝臨辟廱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聽者蓋億萬計準此則由隄及邱亦必脊橋經文未具耳又按詩由靈臺及靈

囿由靈囿及辟廱左氏僖公十五年傳秦伯舍晉侯于靈臺大夫請以入註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則此靈臺卽文王之靈臺也云舍于此而大夫請入則臺在郊外是明鄭氏註靈囿云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孟子言文王之囿七十里囿之大如是定屬在郊三輔黃圖云靈囿在長安𨚫北四十二里靈臺在長安𨚫北四十里異義公羊說云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考乾鑿度云伐崇作靈臺鄭氏註詩序云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小序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公羊說以豐邑言豐邑在豐水之𨚫見鄭箋長安志云豐水出

長安縣圖南五十五里是豐邑在長安之圖也黃圖以漢長安縣言今長安故城在圖安府之圖北十三里水經渭水會豐水後越鎬水泬水而東逕長安城北是長安在豐邑之東也國之東南二十五里即長安圖北四十里也地里志文王作豐顏師古註云今長安圖北界靈臺鄉豐水上是靈臺在郊斷斷然矣七十里之圖必跨豐鎬爲之地里志鄠縣在豐地酆水出東南又有潏水即水經泬皆北過上林苑入渭上林苑在長安縣圖北閻氏若璩謂上林即靈圖地是也地里志成國渠首受渭東北至上林入蒙籠渠水經注成國渠上承汧及武功槐里縣北準此上林近渭水也蓋圖有二一在宮中月

令疏言宮室所在亦脊林苑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所掌也一在郊門之內孟子言郊關之內脊囿方四十里詩言靈囿是也鄭氏以三靈碎雍皆在郊決爲定論或以在太廟中盧植服虔賈逵潁子容蔡邕諸儒說袁氏辨之詳矣見毛詩禮記等疏


出蓋正義云門北亦有溝壍但水不通耳
宮
東門以南
南門以南
邱
本
鄉
據許氏爲鬲南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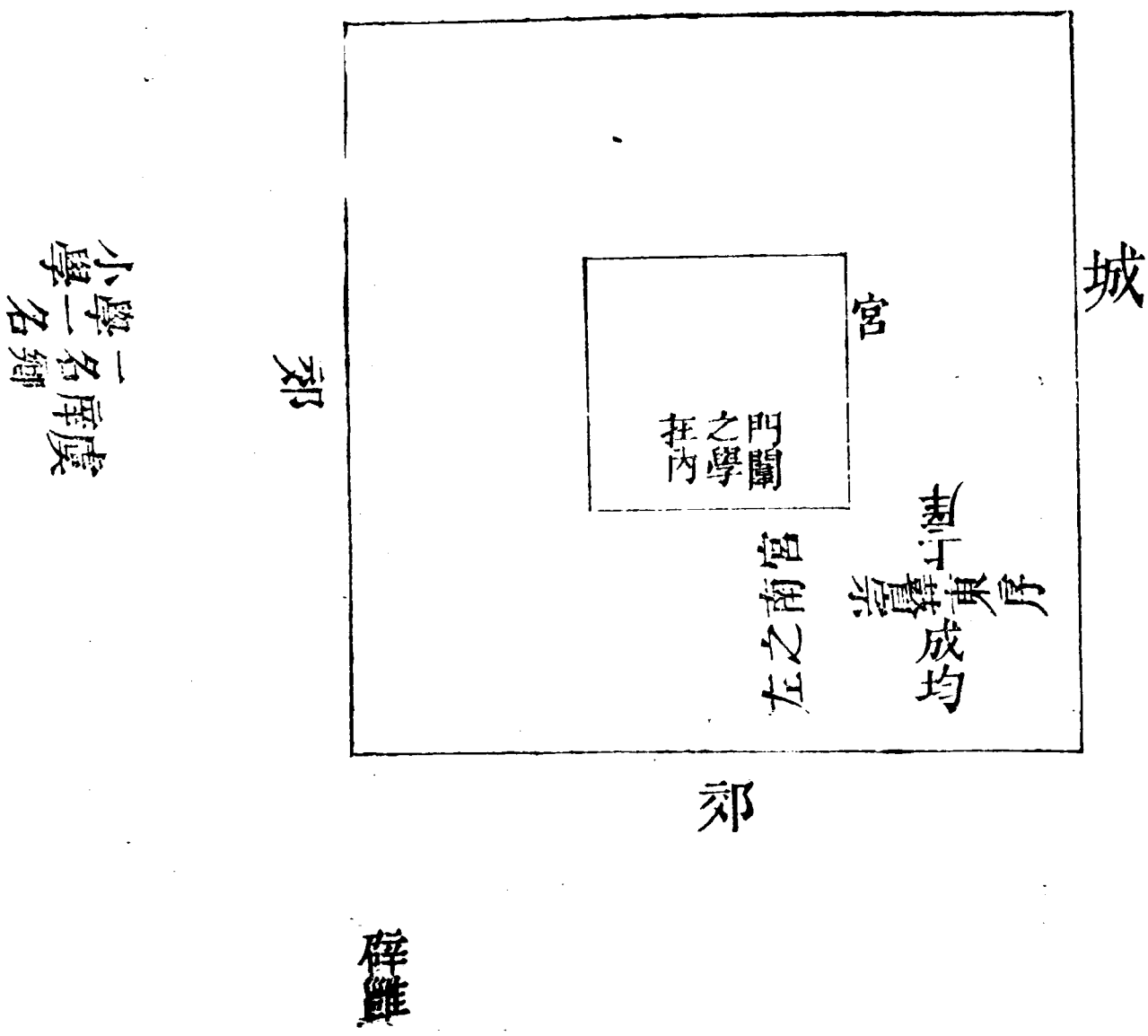
右學圖二

此泮宮鄭箋說也箋云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扃門以南通水北乘也說文云泮諸侯鄉射之宮扃南爲水東北爲牆按鄉射在庠不在太學此云鄉射之宮者射義云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又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已射于澤而后射于射宮註云澤宮名也夏官司弓矢澤共射椹質之弓矢鄭司農云澤澤宮也尚書傳云凡祭取餘獲

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鄉之取也于圃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于澤宮揖讓之取也澤上之宮蓋卽辟廱射宮又在一處不可考周頌于彼圅雝傳云雝澤也箋云白鳥卽于圅雝之澤說文邕四方有水自邕城池雝鳥名邕字之借巛春秋傳云川雝爲澤澤爲光澤之名亦借然則以水雝邱爲雝以土雝水爲澤故辟雝一稱雝宮古鼎銘云王在雝宮又云王在雝上宮一稱澤宮在圅又曰圅雝是則辟雝亦習射之所準之頖宮當亦然但習射之宮非鄉射之宮也

奉經宮三圖

三一


城
宮
門闈之學在內
宮南之左
東序
上庠
成均
郊
郊
小學一名庠
小學一名鄉
辟雝

右學圖三

辟雍之爲大學大學之在郊繼繼然矣而禮經又有東序瞽宗上庠成均虞庠又名紛紛而不可部署因細審之紛紛者皆由小學大學之名不可定也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則小學在城中矣又云耆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郊郊耆庶老繼繼非大學而小學則又在郊矣于是或以瞽宗爲小學東序爲大學或以辟雍爲小學或以成均卽虞庠此皆不明小學大學之稱也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之子弟凡國

之貴遊子弟學焉保氏耆國子以道教以六藝六儀
蔡邕明堂論云周官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興賢能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五禮六樂五射五御九曰九數

謂鄉學也此卽扈郊之虞庠鄉大夫行鄉飲酒禮於
此記言主人迎于庠門之外卽此庠也又云元日習
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
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
不帥教者移之右左右皆胥學則不獨扈郊胥庠四
郊皆胥之惟以耆庶老言故獨曰虞庠也又云不變
移之郊不變移之遂註云郊鄉界之外者也爲之習
禮于郊學遠郊之外曰遂又爲習禮于遂之學郊遂
皆胥學則不獨近郊胥庠矣學記黨胥庠術胥序註云術當爲遂疏云六鄉舉黨六遂舉遂則餘閭里以上皆胥學可知又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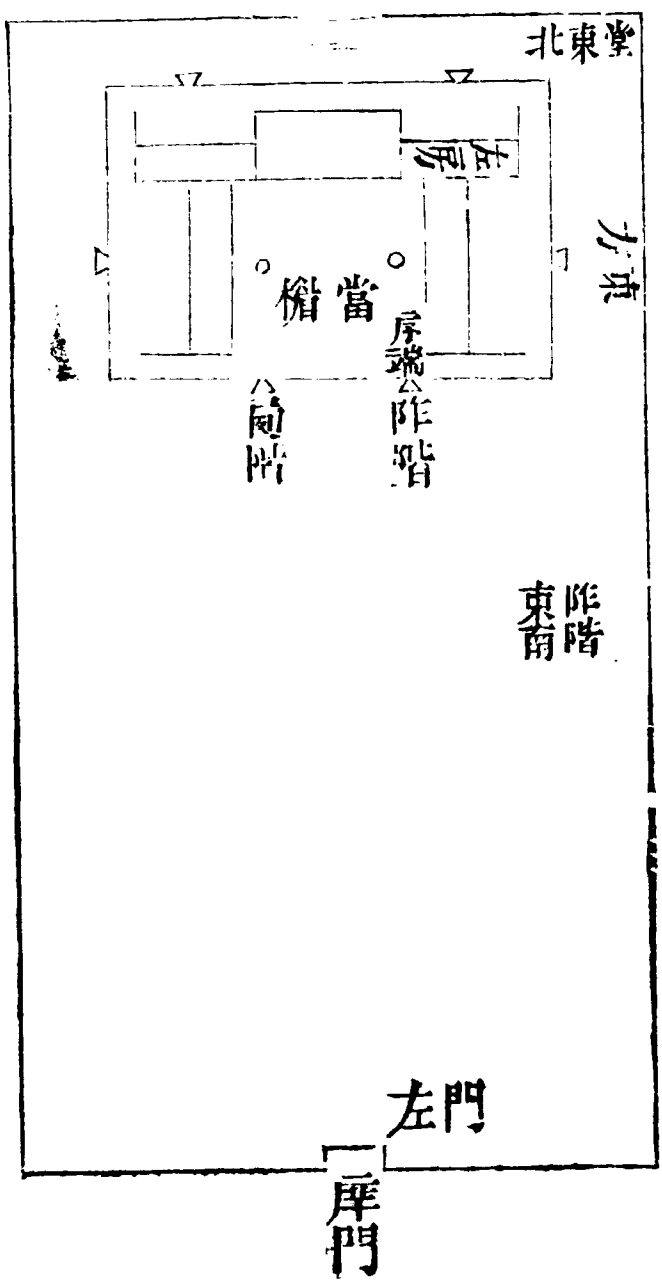
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註云學大學升而後入太學則未升之時在小學而四郊之學爲小學無疑蓋王子以門闈爲小學俊秀以郊庠爲小學也又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然則自門闈而入與由郊庠而入者同一大學文王世子云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註云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于學者又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

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又云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于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此與王制所云樂正崇四術等語正合則所入之大學卽所云東序瞽宗上庠也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小樂正爲樂師見文王世子註則大樂正必大司樂大司樂教國子于東序祭樂祖于瞽宗而統云掌成均之法則成均亦卽大學祭義云食三老又更于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

齒于大學下言四學則大學肴四東序成均瞽宗上
庠所謂四學也東序之在東兼可疑祭義云祀先賢
于勗學此卽祭于瞽宗之謂且烁學禮而在瞽宗冬
讀書而在上庠則瞽宗在勗上庠在北兼疑東序瞽
宗上庠旣分于三方此成均宜在南方也成均爲南
學之定名卽爲大學之通名猶青陽總章元堂統曰
明堂也文王世子云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歛才焉此
郊學也又云于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此升于成
均也統言大學則稱成均詳指其事則各舉一方之
學舍諸家不一之說以經証經小學大學之制了然

易見然則大學在宮左小學在郊一定不可移者而王制云大學在郊小學在公宮南之左何也此以辟廱泮宮言之也以國學較鄉學則國學爲王子所在故曰大學以國學與辟廱較辟廱者天子講學之地說文云天子飲酒之地以泮宮在泮飲酒言之則亦飲酒也非太子所得入則國學宜稱小學辟廱宜稱大學也大戴禮帝入東學帝入南學帝入局學帝入北學卽東序成均瞽宗上庠也又云帝入大學則辟廱也宋陸農師云辟雍最處中其南爲成均其北爲上庠其東爲東序其局爲瞽宗說四學之方位甚合惟以辟雍在中爲誤王制明言在郊何得與宮左之學共處祭義明云四學何得脊五治朝比燕朝則稱外朝文王世子註云內朝路寢廷外朝路寢門之外廷比外朝則稱內朝王藻曰視朝于內朝註云此內朝路寢門外之

正朝也宮左之學比鄉學則稱大學比辟廱則稱小學隨文取義固無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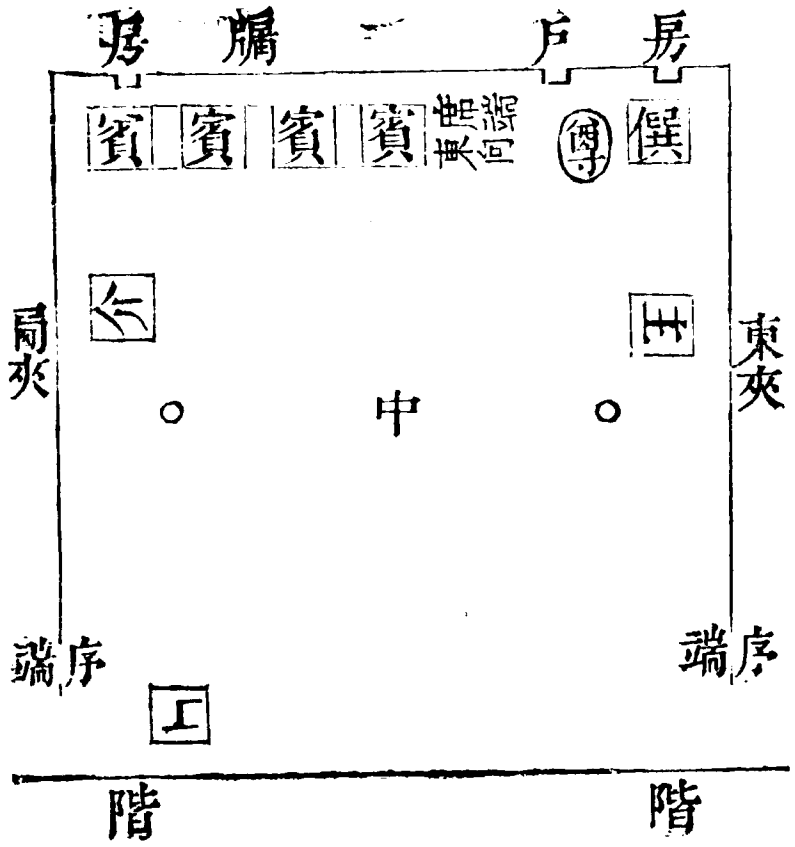

堂東北
左房
方東
當楣
序端
阼階
阼階
東南
左門
庠門

右學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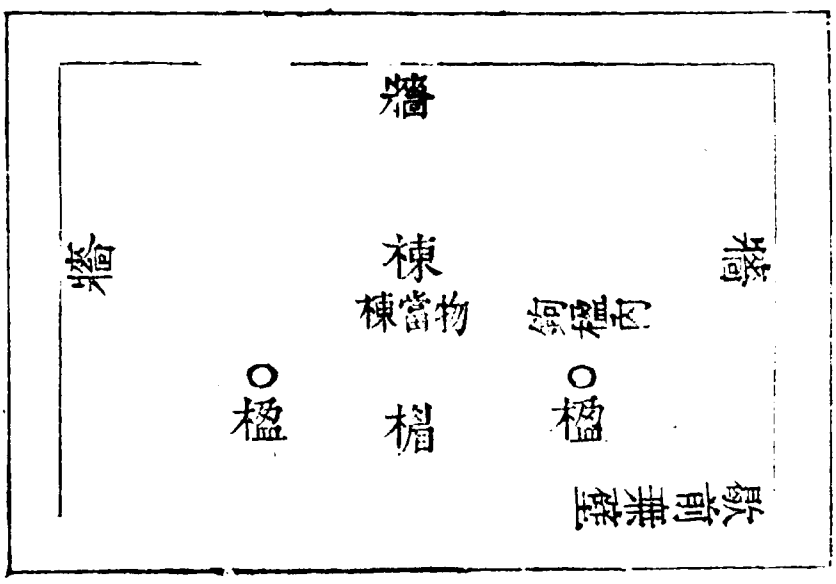
此鄉大夫飲酒鄉射之庠也儀禮次大射于燕下次鄉射于鄉飲酒下禮記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上鄉飲酒屬鄉大夫則鄉射亦鄉大夫之禮矣且証之最明者周禮地官鄉大夫職旣獻賢能之書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是鄉射明屬之鄉大夫若州長射于州序乘鄉射之稱矣且序乘室乘序乘四霤而鄉射禮言東榮言序端亦爲射于庠之証也惟言鹿中以記準之宜是士顧寧人言古本儀禮鄉射記有士鹿中一句然記言大夫兕

中次君下葢謂諸侯之大夫鄉大夫則天子之大夫也以天子大夫射豹侯諸侯大夫射參侯例之其鄉射自用鹿中邪又以三侯例之或射者皆士其大夫自射之算用兕中士之算用鹿中邪且經文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序與庠竝言矣總之地官鄉大夫鄉射一言自足爲鄉射在庠之的據其記文或記異說或經中雜言士制可乖泥也

附鄉飲酒敷席圖



賓席正中南鄉衆賓席在賓席局合賓與衆賓言之故曰坐賓于局北也介視賓則在局南主人對介則在東南僎在主人北尊東故曰東北衆賓席不屬各爲一席也鄉射則相繼而局席接席也介以輔賓亦賓也僎輔主人亦主人也尊在僎及賓之間故曰賓主共之也鄉飲酒義言四面之坐如此疏者泥此謂兼局房江氏辨之而疑鄉飲義不可據附此圖以明東房局室之說誤並以明鄉飲酒義之可據也


牆
牆
牆
棟
棟當物
楣
楹
楹
欹前兼壁

右學圖五

此序也州長春秌習射于此黨正正齒位飲酒亦于此鄉射禮云豫則鉤楹內註云序乘室可以深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凡屋乘室曰榭宐從榭按爾雅云乘東圆廂胥室曰寢乘室曰榭榭蒙乘東圆廂言則視寢又乘室矣杜預註宣十六年傳云宣榭講武屋謂屋歇前孔疏云歇前者乘壁如今廳是也歇前正乘廂與室之屋也學記云黨胥庠術胥序註云術讀如遂聲之誤也黨屬于鄉遂在遠郊之外此卽移之遂之學其制與州

序同故亦名序顧寧人云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周禮黨正飲于序此言黨胥庠者五百家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立庠州立序黨正之飲酒蓋卽于州序非黨亦胥序也黨胥庠之黨與遂對舉則鄉之通名非毋黨另胥庠也孟子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以校序庠別于學序乃鄉學之名殷人尚質其制乘室而歇前周立此制于州遂而易鄉學爲庠也王制云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𤔲序文王世子于大學言東序是太學亦胥序稱周之東序又曰東膠膠與校蓋同音通用字

大學稱序挍猶鄉學名庠而北學亦稱上庠也歇前之制惟在州遂者然耳

敘

竊嘗謂爲童子師者必先教以古音均之學而後授以詩必先教以爻辰互變之例而後授以易必先教以土地山川之所在而後授以春秋必先教以宮室之制度而後授以禮經人苦禮經之難讀者未明宮室也所稱堂室朝廟之狀如日星之在目其餘揖讓之節酬酢之等不異肩膊脅胳之載於俎米鹽布鐵之陳于肆矣是故揆之爾雅縷釋其名搜之考工備條厥度制作之精散見六經至詳備矣乃漢魏以降師學日多遞承其指毋失其眞或泥于一字而亾其

大概或觀于大略而悖于本義竊念經之立言以文
緜則相統以竝見則互列未發之旨其機躍如究其
舉一可以知三而乃未能深入徒肆多惑明文可證
屏之不取私臆所益苗莠雜陳學者不擇奉爲圭臬
寧于悖經不敢違註舛誤已著必傅會以飾其非其
說之精轉拘牽而障其蘊經學日湮註義亦晦良可
傷也不佞幼從性學去意周程旣知其派上及漢唐
遺文考之賈陸訓詁求于鄭許然而歆向傳經父子
殊詞德聖授禮叔侄異輒說詩之家胥四魯史之傳
胥又豈一經之文可備衆論胥所爲是卽胥所非是

以古經之註義長是取文字之解博采所成且速朽
惑于親聞裼襲分之同學遺經之趣洵難漫言與註
是拘寧經是叩參稽之下用以自嚴好我而從亦惟
斯授因念詩音易象述諸碩儒業可師法宮室之制
未肴專書說明堂陰陽者其簡已燼述宮宅地形者
所學不經乃考隋史所傳肴王城宗廟明堂圖一卷
訪之
四庫已乖其書竊比先進擬爲一編成而數之類孚
陽數之老篇協大衍之用始以城者周王敘官首蒙
建國肴聲之詠築城爲要堵雉之度郛亶之狀宜首

講也次以宮者重門取豫繼以大壯政令所出王居是重宗廟社稷宮實包之三朝六寢于此畫矣次以門者左扉之立同諸五室拂臬之行或菲其方考諸朝制門可遺乎次以屋者堂戺之基必合棟宇舍屋論堂爾倕扼腕四阿兩下象違而通屋制既定堂室既明而宗廟明堂由是推矣次社稷者宮室之造壇居廟右祀典之大社與郊並索之遺文其制可證次宗廟者堂階之制見于路寢五七之說淆于衆儒屏南毋曲亦所宜辨唐閎名別尚明其同其在于郊首明堂者宗祀所在羣后所朝重陽數者隅其室取成

數者个其堂精義所寓奄于說者經文不究制度遂
岐穿鑿傅會客踔主奪以致二九之文僞爲河雒令
金火相竊南圖易位職明堂之不講也次以壇者地
乘明堂會則壝土乘龍張鶴典式裔皇開方以計度
旁常羙終以學者辟廱之水天子所臨郊庠州樹及
于庶士舍是而謀不登廟要歸于茲竊以自懋凡
此九類研之以精形勢得其修廣義蘊窮諸參伍尸
以禮經實通諸籍以此汲古庶增一縷後旁嗜者將
不廢也